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九十一

赦宥第十

唐文宗太和八年二月庚寅詔曰朕祗若天命繼承  
睿苗正統紀以清四方序彝倫以貞百度慄慄寅畏  
于茲九年雖儉已飭躬推誠育物懼有未至不遑晏  
寧屬節氣交時疾恙嬰體列聖垂祐涉旬復初既上

慶於兩宮宜覃恩於兆庶思與寰宇同茲福祥自太和八年二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降徒流已下罪遞減一等唯官與犯賊及諸色所繇破用官物故殺人十惡等罪不在此限左降官流人宜准去年八月九日勅卽與處分爲政之要必在去煩厚下之恩莫先已責應度支戶部鹽鐵積欠錢物或因繫多年資產已盡或本身淪歿展轉攤徵簿書之中虛有名數囹圄之下嘗積滯寃言念於斯所當矜恤其度支戶部鹽鐵應有懸欠委本司具可徵放數條流聞奏不得容留奸濫京諸司使食利錢已納利計五

倍已上者本利竝放其有攤徵保人納利兩倍已上者其本利亦竝放免京邑之內本無攤酤屬貞元用兵之後費用稍廣始定店戶等第令其納攤况萬戶所聚私釀至多禁令旣不可施權利自無所入從立課額殊非惠人其長安萬年兩縣見徵攤酒錢一萬五千一十貫八百文若先欠者竝宜放免其攤酒錢起今亦宜停此者滄寇干紀稽誅數年諸道興師竝獻戎捷時方討叛難議釋縛免死戍邊已有恩貸令滄州一道久被朝章念其懷土之心必有向隅之歎俾之遂性用洽優恩其諸道所送滄州將健配流及

邊鎮營田役死者竝委諸道據見在人放歸本管如有已效軍職及自有生業不願去者亦任便住董昌齡自邕州累平溪洞兵威所向首惡皆擒言念蒼生無非赤子况在荒徼尤當撫循其溪洞如有未歸附者向後非因侵擾更不用進討仍加存撫各使懷安所獲黃洞百姓竝分配側近州縣令自營生不得沒為奴婢將充賞給如元是奴婢者即任充賞南海蕃船本以募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達於殊俗况朕方寶勤儉豈愛遐琛深慮遠邇未安率稅猶重恩宥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除船脚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自為交通不得重加率稅天下諸州府如有寃滯未申宜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察訪聞奏朕百靈所祐獲遂痊和虔奉神休敢忘昭報其五岳四瀆天下名山大川委所在長吏致祭仍豐潔以副精誠朕以寡德上承丕構宗社流慶玄穹叶靈微恙懋和旋就康復渥澤思及於人瘼儆戒先自於朕躬俾我華夷共歡富壽中外臣庶宜體予懷

十二月己卯詔曰王者愛人如身推己及物恤其寒

燠之苦適其舒憐之宜俾協太和用臻至理朕恭默思道憂勤在懷時屬嚴沴念深微纏當霜雪之候滯囹圄之中饋餉爲勞逮捕斯擾沍寒所迫愁難必多惻然疚心思有矜降宣布在寬之令使無留獄之嗟應京百司及畿內諸縣見禁囚徒應犯死罪特降徒流流已下者遞減一等如欠官錢情非巨蠹責保填納不要禁繫唯故殺人者及官典犯贓不在此限仍委京兆府及諸司官長制下日當速疏決聞奏朕司牧黎元存誠寰宇况封甸殷廣京師浩擾憫觸法以罹辜式加恩而宥罪庶亡無告寧失不經宣示中外

令知朕意

九年十二月丁亥詔曰朕以翼翼之心孜孜求理十年之內庶政未凝極其焦勞志在博採聿觀奇士冀獲長才取其節焉不顧發迹故李訓鄭珏咸得進言望其沃心每許造膝邪人奸色順非而澤信行聽言深心厚貌包藏不怍僞辨無疑梟獍爲心禍亂竝作志欲剪除中外悉去大臣志願非常謀安太過上天垂祐宗社降靈同惡雖多姦謀竟敗忠臣輸力保護朕躬是日彌寧已嘗布告尚聞閭里未悉予心猶有浮言謬相誑感朕君臣之際疑間不行致此妖妄

慙非哲惠前月二十一日王涯賈餗舒元與李訓鄭  
珏李孝本韓約羅立言王璠郭行餘魏逢等親率金  
吾兵仗又郭行餘王璠潛領所部將健持兵上殿叶  
謀不軌傾覆社稷謀害中外凡此凶徒悉已梟戮絕  
其遺類以謝忠良內外庶臣卿士百辟體予前志宜  
卽自安無惑浮言尚相恐怖且布維新之慶宜申在  
宥之恩京百司見禁囚徒死罪遞減一等未結正  
者推問畢日准此處分諸色所繇官吏陷於脅從雖  
有名籍涉於註誤者一切不用更問仍付左右神策  
兩金吾京兆府御史臺並准恩赦處分休便追捕其  
有潛藏迴避限令出三日各歸本司逆人親族已處  
置外其餘周親已上一切不問所在更不用繫留聞  
報其先有定名捕捉者所在尋追獲日奏聞不得漏  
網昨者有擅入逆人之家盜掠財物擁無故之利生  
怙亂之心尚有縱酒聚徒妖言惑衆志於掠盜恐嚇  
居人假託軍司輒持兵器及以前月二十一日事妄  
相告訐者委御史臺京兆府嚴加伺察擒捉奏聞所  
在集衆決殺不在恩赦之限於戲齊晉之難桓文是  
興珏訓之妖朕志先定識邪正之路辨消長之端觀  
衆臣宣力於急難見禁旅摧兇於頃刻當時危急之

際識臣節之勤藏于予心何日可忘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開成元年正月辛丑朔帝常服御宣正殿受朝賀禮畢大赦天下詔曰朕以寡昧祗奉昌圖兢業爲心不敢自怠庶乎播祖宗之光烈致區宇之康平推誠不疑唯才是用豈謂兇姦背德宗社將危中外叶謀咸加顯戮知人則哲實在帝而猶難罪已興懷誠爲君之不易緬慙古理良用惕然是用因元正御正殿先明首罪仍布鴻恩王守澄累朝獎任久掌禁軍忠力雖多僣誤難掩交通雜累延進奸邪專弄威權蠹害

時政鄭珽李訓因緣引見忝竊恩榮二三舊臣陷在非罪成予憂昧抑有其繇遂使姦惡構連竊起前殿王涯賈餗舒元輿宰輔股肱叶謀不軌王璠郭行餘節將在京率兵上殿羅言立李孝本紀綱臺府深入領徒韓約誘金吾衛兵立成嚮背魏逢驛騎來往鄭珽自出成師將相通謀情狀咸具上天降祐氛侵已清討其本因已正刑辟王守澄旣已云亡難議深責自特進已上官爵及實封竝宜削奪禍已終於旣往恩宜覃於有截可大赦天下宜改太和十年爲開成元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嘗

赦所不原咸赦除之其左降官量移復資及才用有足稱者中書門下處分貶流大中元勅不許量移及終身勿齒者竝與量移其去年應緣朋黨連累並十一月二十一日坐罪流貶者不在此限其身亡伏誅者委所在州府量給棺殮任所親收葬制服其戶部度支鹽鐵應有諸色欠負太和五年已前者竝放免諸色賀正端午降誕賀冬進奉起今權停三年其錢充紉放百姓兩稅所在除藥物口味茶果外不得輒有進獻百司及諸道應宣索製造一物已上者竝同三年京畿百姓兩稅已下凡一歲之內徵取者并百

官職田竝全放一年其京兆府一年所支用錢物斛斛草等竝勒鹽鐵使以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同州河中絳州去年旱歉賦歛不登宜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同州賜雜穀六萬石河中絳州共賜十萬石委度支戶部以見貯粟帛充賜三省九州列御史臺選黜陟使十人同問風俗進賢退不肖興行新制務令通流天下戎鎮文武帶憲官者解補進退竝須奏聞其逐州令制譯語學官嘗令教習以達異意內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上封事極言得失有裨時政者必加升擢以待不次其有藏器候時隱身岩穴奇節獨行

可激風俗者委嘗參官及所在長吏各以名聞文武之道合而兼濟勲臣子弟有能修詞務學應進士明經及通諸科者委有司先加獎引河朔節將以州縣歸國者有張茂昭田弘正程權各與一子官子弟堪任使者委中書門下量加引用應內外文武官進階加爵有差

二年三月壬申以妖星見詔曰朕嗣守丕構對越上玄虔恭寅畏於今一紀何嘗不宵衣念道曷食思愆師周文之小心慕易乾之夕惕懼德不類貽列聖羞欲致和平時無灾咎然誠未感物謫見於天仰愧三

靈俯慙衆彙思獲攸濟浩無津涯昔宋景發言星因退舍魯僖納諫饑不害人取鑒往賢深惟自勵載軫在予之責宜布恤辜之恩式表殷憂冀答昭戒應在京城百司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各委長吏親自鞫問罪合死者從流流已下並釋放唯故殺人及官典犯贓并主掌錢谷之吏計較盜竊者不在免限揚州楚州浙西管內諸郡如聞去年稍旱人罹其灾豈可重困黎元更加誅歛爰布蠲除之令用伸拯物之情宜委本道觀察使於兩稅戶內不支濟者量議矜減今年夏稅錢物每貫作分數蠲放分拆速奏仍於供



上及留州使額內相均落下務令蘇息膏澤不愆播種伊始土木興役恐防農功禁中及百司所有修造竝宜權停韶陽御辰生氣方盛思全物類以順天時內外五方凡有籠養鷹鷄及鷄鳴狐兔等悉宜放之起今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禁京師畿內採捕禽獸羅網水蟲以遂生成未爲定制委臺府及本軍本司切加禁止唐州晝劫縣官桂州聚集妖人或始於計窮或迷於誘導嘯聚未散伏藏山林者各委本處長吏遣人宣諭恩旨便令放歸鄉貫田里俾安家業勿更相尋所犯如不從制命不在此限朕今素服避殿

命太嘗撤樂大官減膳一日嘗費分爲一旬近者內外臣僚繼獻表章徵引故實請冊尊號夫道大爲皇德大爲帝朕膺此稱祗媿已多矧鍾星變之災敢議名揚之美非徵旣往且儆將來宰臣百僚及諸道節度觀察等使更不用奏請如表已在道路及到者竝宜却還嘗參官及諸州府長吏如有規諫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陳救災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心以俾厥辟於戲朕明誠未感化理未孚譴告在天丁寧斯甚所宜盡意與我同憂勉進嘉言共凝庶績躬違納誨副茲虛懷宜示內外各令知悉

三年十一月壬戌以妖星再見詔曰上天蓋高感應必繇乎人事寰宇雖廣理亂盡繫於君心從古以來必然之義朕嗣膺寶位十有三年當克已以虔恭每推誠於庶衆將以導迎休應漸致雍熙斯克荷於宗祧思保寧於華夏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災氣上騰天文譎見再周期月重擾星躔當求衣之時觀垂象之變兢懼惕勵若蹈泉谷是用舉成湯之六事念宋景之一言詳求譴咎之端採聽消穰之術必有精理蘊於衆情冀屈法以安人爰恤刑而厚下應京城百司及諸道州府十一月八日已前見禁囚徒未

經勅斷者犯死罪竝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其十惡及謀殺人劫盜賊弁官典犯賊不在此限諸道今年遭水及蝗蟲州縣人戶等宜委觀察使與州縣長吏計會精加察訪勿憚奏論諸道所有進獻時新委中書門下更點勘摶減以稱朕意京畿之內百役繁興欲其阜安切在優恤其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勅賑貸諸州百姓糧種粟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石如聞數內半是義倉斛斛此乃救災之備豐年自合收積其餘有戶部管係者竝且停徵以俟來歲畿內諸縣應有開成元年以前諸道逋欠竝宜放免仍委度支

與府司同簡勘聞奏如是官吏破用不在此限皇太子  
子塋事十日稍近但令粗及禮制不必過務虛儀似  
涉繁冗則須裁減莫無害物夫豈傷恩易定兩州地  
理深阻近者守臣喪沒軍中初有異圖累遣詔書申  
明事理章心遷善章表繼來張元益出定州後應是  
初扶樹元益有違朝旨者自將較至於官健委新節  
度使安行慰諭竝經放釋如或輒相告訐却以其罪  
罪之莫使藩方永無疑懼文武百寮及諸色人有能  
通達刑政之源參考天人之際隨在各上章疏指言  
得失乃至撤樂減膳抑亦舊章便當內自指揮不復  
更形綸翰宣示中外宜體至懷

四年十一月己亥曲赦京城及畿內死罪降流流已  
下者遞減一等唯十惡五逆殺人官典及監臨犯賊  
不在此限

武宗以開成五年正月卽位二月戊申大赦天下  
會昌元年正月庚戌享圓丘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  
二年四月戊寅受冊尊號大赦

五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南郊禮畢御承天門大赦天  
下

六年二月癸酉制䟽理天下囚徒除官典犯賊及持

杖劫人犯十惡外餘罪遞減一等犯輕罪者并釋放京城內仍委宰臣一人與御史中丞同疎理兩京及天下州府耄老憫獨及殘疾窮困交不存濟戶今年夏稅竝放免所攻討黨項事不獲已其婦人并幼小未任持兵仗者交兵日不得濫有殺傷

宣宗以會昌六年三月卽位五月大赦

大中元年正月戊申享圓丘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四年正月大赦天下徒流人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爲限旣遇明恩例減三載使循環添換邊不關人次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州源州威州武州諸關等所配

流人須量輕重與立年限宜令止於七年放還如有住者亦聽中有犯死罪及逆人賤隸不在此限諸道府州縣官員如請公假一月已下而權差諸廳判官一月已上卽准勾當例其課料等據數每貫刻二百文與見判按官員添給有故意殺人者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意欲殺傷偶然得免竝同已殺人條處懿宗咸通元年十一月丁未有事於南郊廟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庚午有事于圓丘禮畢御丹鳳樓大赦七年十一月壬申以復安南御宣正殿大赦

十二年正月戊申冊尊號禮畢大赦

五月庚申勅慎恤刑獄大易格言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獄吏苛刻矜在舞文守臣因循罕聞親事以此械繫之輩溢於狴犴逮逋之徒繁於簡牘實傷和氣致用沴氣况時屬炎蒸化先茂育竝赦罪戾式順生成應天下所禁繫罪人十惡五逆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持杖行劫開發墳墓外餘竝宜疏理釋放或信任人吏多有任情繫留續察訪得知本道觀察使判官州府本曹官必懲譴以誠慢易勅後到十日內速踈理分析聞奏

十四年四月八日迎佛骨入內道場三日後出京城諸寺制曰朕以寡德續承鴻業十有四年頃屬蠻寇猖狂王師未息朕憂勤在內愛育生靈遂乃尊崇釋教志重玄門迎請真身為萬姓祈福今觀觀之衆陸塞路陵載念狴牢寢興在慮嗟我黎人陷於刑辟况漸暑毒繫於縲紲或即幽寃有傷和氣關連追擾有妨農務京畿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故意殺人官典犯賊合造毒藥光火持杖開發墳墓外餘罪輕重節級遞減一等其京城軍鎮限兩日踈理訖聞奏天下州府勅到三日內踈理奏聞

僖宗乾符元年十一月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樓  
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丁丑赦天下繫囚及徒流人放還

廣明元年正月乙卯朔御宣政殿制曰朕祗膺寶祚  
嗣守宗祧夙夜一心勤勞八載實欲驅黎元於仁壽  
致華夏之昇平而國步猶艱羣生寡遂災眚荐起寇  
孽仍臻竊弄干戈連攻郡邑雖輸降款未息狂謀江  
左海南瘡痍旣甚湖湘荆漢耕織屢空言念疲羸良  
深軫惻我心未濟天道如何賴近者嚴勅師徒稍聞  
勝捷皆列聖之潛祐寧菲德以言功屬節變三陽日

當首歲乃御正殿爰命改元况及發生是宜在宥自  
古繼業守文之主握圖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發  
號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範固百代之洪基莫不繇  
斯道也可改乾符七年爲乾明元年近日東南州府  
頻奏草賊結連本是平人迫於饑饉驅之爲盜情不  
願爲委所在長吏子細曉諭如自首歸降保非詐僞  
便須撫納不要勘問如未倒戈卽時剪撲東南州府  
遭賊之處農桑失業耕種不時就中廣州荆南湖南  
盜賊留駐人戶逃亡傷痍最甚自廣明已前諸色稅  
賦宜令十分減四其河中府太原府遭賊寇掠處亦

宜准此吏部擢選人粟錯及長名駁放者除身名踰  
濫欠選考外竝以此遠殘闕收注入仕之門兵部最  
濫全無根本頗壞紀綱近者武臣多轉入文臣依資  
除授宜懲僭幸以辨品流自今後武官不得轉入文  
臣選改所異輪轅各適秩序區分其內司不在此限  
中和元年七月丁巳帝在蜀御成都府廨大赦改元  
光啟元年三月丁卯帝自蜀還京已巳御宣政殿大  
赦改元

五月御殿受冊尊號大赦

文德元年二月壬午帝自鳳翔還京戊子御承天樓

大赦改元

昭宗龍紀元年正月癸巳朔御武德殿大赦改元申  
外文武臣僚進秩頒爵有差

十一月辛卯祀圓丘禮畢御承天門大赦

天順元年正月戊子朔御武德殿受朝賀號禮畢大  
赦改元

景福元年正月丙午朔御武德殿受朝賀大赦改元

乾寧元年正月丁丑朔御武德殿受朝賀大赦改元

二年十月丁亥制赦繫囚其節文曰其有任崇柱石  
位重合衡或委以軍權或參諸宥密竟因連謗終至

禍名鬱我好生嗟乎強死應天順已來有非罪而加  
削奪者竝復官資其杜讓能西門重遂李周潼已下  
竝與昭雪還其爵秩韋昭度頃處台司每伸相業王  
行瑜求尚書令獨能抑之致於沉寃諒繇此事李璣  
文章宏贍迥出輩流竟以朋黨之間擠於死地凡在  
有識孰不咄嗟宜竝與昭洗仍復官爵

光化元年五月己巳朔以立后大赦

八月己未帝自華州還京甲子御端門大赦改元

天福元年四月甲戌御長樂門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己巳自鳳翔還京謁廟禮畢御長樂樓大

赦

天祐元年閏四月甲辰帝至雒乙巳御光政樓大赦  
改元制曰乃睠中州便候伯會朝之路爰逢百六順  
古今禳避之宜况建鼎舊京我家舊宅輶轅通其左  
郊鄩引其新周平王之東遷更延姬姓漢光武之定  
業克茂劉宗肇葺新都祈天永命皆因否運復啓昌  
期或西避於戎狄或載殲於妖孽遭家不造布德弗  
明十載已來三罹播越亦屬災纏秦雍叛起邠岐始  
幸石門以避衛兵之亂載遷蓮嶽仍驚畿邑之侵憂  
危則殆及車輿凌脅則火延官廟迨至連綿宦豎構



結姦兇致劉季述幽朕於下官韓全誨劫予於右輔  
莫匪兵圍內殿燭亘九重皆思假武以容身唯效指  
鹿而威衆矯誣天憲欺蔑外藩行書詔以任情欲忠  
良而獲罪雖羣方嶽牧協力扶持拘戎律於阻修報  
朝恩而隔越獨有副元帥梁王全忠以兼鎮近輔總  
兵四藩遠赴歧陽躬迎大駕辛勤百戰盡勦兇渠營  
田三年竟迴鑾輅成鎬載新其宮闕讓珪絕顛於閭  
徒方崇再造之功以正中興之運而又邠延結釁岐  
蜀連兵上負國恩下隳鄰好焚官烈火更延蕪於親  
鄰却駕兇鋒復近侵於禁苑抑又太乙游處併集六

官罰星熒惑久躔東井玄象荐災於秦分地形無過  
於維師爰有一二蓋臣洎四方同志竭心王室共誓  
嘉謀魏鎮定燕航大河而畢至陳徐潞蔡輦巨軸以  
偕來披荆棘而立朝廷剗煨燼而光輪奐左郊兆而  
右社稷肅爾崇嚴前廣殿而後重廊藹然華邃公卿  
僉議龜噬叶從甲子今年孟夏初吉備法駕而離分  
陝列百官而幸維郊都此殷繁良多嘉慰謝罪太廟  
憂惕驚懷登御端門軫惻興感蓋以一人寡祐而萬  
姓靡寧工役艱疲忠良盡瘁克建載遷之業冀延八  
百之基宜覃渙汗之恩克俟雍熙之慶滌瑕蕩垢咸

與維新可大赦天下改天福四年爲天祐元年應依天祐元年閏四月十一日昧爽已前所犯罪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嘗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唯十惡五逆故殺人命造毒藥持杖行劫官典犯賊不在此限長流人罪無輕重一切放免左降官與量移已經量移者更與量移經兩度量移者便與復資縱元勅云逢恩赦不在量移者今亦與洗滌一例施行如所在亡歿者便許歸葬朝貶官前資官及父母喪服闋委中書門下先與叙用存樹勳庸歿留義烈宜錫子孫之澤永流苗裔之恩庶邀英

風以光壯魄武德以來立功效節著在史策兼與樓訪子孫繼嗣量才敘用其近年隨全忠鳳翔迎駕及青州討伐身役王事者委全忠錄奏如未經追贈者與追贈已追贈者更與加贈有子及妻在者優與存恤用表始終土木之工辛勤斯極朴斷旣利於斤斧結構悉冒於梯登轉石如生剪茨就垣或簡差於軍伍或微役於他州下不告勞吏皆戮力言念於此先布爾恩應修都邑工匠人夫軍將節級軍人百姓等共賜錢一十萬貫以見在東都諸道上供物充委全忠分給其軍將仍委具名銜聞奏量材酬獎天旋日

轉取象神明雷震電昇蓋資儀衛稱警前導清蹕至  
都楯帳赫奕於行宮旂纛披靡於長路建茲班仗整  
肅無虧稟教揚威宜膺賞賚應自陝州執掌儀仗隨  
駕馬軍及樓下立伏將士等共賜錢五萬貫以見在  
東都錢充委全忠分給文修紀律武靜艱氛當于建  
國之辰體爾榮家之志大頒蠟印用慰泉扃應內外  
文武嘗參官已上及節度觀察防禦刺史並與追贈  
追封先已有者更加封贈務表哀榮漢宗蕭何周師  
呂望不有人傑孰極屯危况茲定鼎之方甫爾建侯  
之所嘉其勲德一何巍峩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守太尉中書令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等軍節度使諸  
道兵馬副元帥知府事判六軍諸衛事梁王全忠四  
溟偉量五嶽奇姿挺將相之兼才行公侯之全孝迎  
鑾岐邑忠貫於神祇作輔鳳池智周於今昔副予愛  
子仍董衛兵既久而稱芳見多多而益辨一昨痛  
思國難首建良謀追周官卜維之規述殷后遷都之  
策故得會盟咸萃遐邇遒臻分功盡稟於指縱表位  
悉歸於心匠躬勤巡撫頻散財糧荷畚鍤以駢羅執  
斧斤而翕習千門萬戶化雒宅之新宮三署六軍踰  
西京之舊制人謀既叶天祐相扶俾我耿躬享茲垂

拱策勲之典別降麻制處分陞惟良帥活濟疲民果  
因富庶之基遂創繕修之事表得人之斯理見有開  
而必先叶節元勳賚爾同德東都留守祐國軍節度  
使簡較太師兼中書令河南尹張全義保釐泉維二  
十餘年惠行而藹若春和令簡而煦猶愛日珪璋特  
達桃李無言勸勤靡憚於身先敬善每聞於國事官  
商迭應杞梓相扶誅茅棘爲平坦之田變黍離爲垣  
墉之峻役均甸服莫不子來夙駕而勤陝宮載星而  
營新殿講論勲績實謂亞焉報功之典別降麻制處  
分國有大慶先及輔臣僉同旣賴於經綸夙夜頗勤

於扈從道途久次已聞啓沃之言朝闈方新更佇謀  
猷之力裴樞等宜與進改別降麻制處分凡營都邑  
宗廟爲先非託良臣孰能盡禮魏博節度羅紹威經  
文緯武本孝資忠奉三百年之威靈構十二堂之棟  
宇將親禘合式魏崇嚴獲展蒸嘗預懷悽感天屬所  
蔭百代無踈矧我居新尤宜共樂鎮奠節度使王鎔  
代延勲戚躬尚禮儀採嘗嶽之瓌椽製棠華之廣第  
內列雍和之殿外開朱戟之扉用弘友愛之風切慰  
睦親之思行鑿所駐供億攸難淹留將及於十旬忠  
敬備傾其任土陝州節度使朱謙驂驅得路鵬鷺逢

秋識將臣事君之儀導季父扶天之業仲春迎蹕西  
自於閔鄉閏夏撰行東及於都界饋獻有豐於國制  
贍濟盡費其家財卓立茂功宜膺異賞竝別降麻制  
處分伏念明祖之幸蜀都服闋則恩施父老代祖之  
駐陝服廻鑾乃澤布州閭德祖之巡梁州冲人之省  
華郡前則以興元列號後則以興德標名矧乃甘棠  
抑惟右鎮俾新稱謂用慰藩方宜追列聖之舊文兼  
循往年之近事宜改陝州爲興唐府長史爲尹其所  
置官屬一准興元等例其將士等仍賜錢三萬貫充  
優賞委所司遂便支給其潞州節度使丁會左創文

昌之省右新執憲之臺軍令嚴明興功迅速河陽節  
度使張漢瑜宵程來覲兩舍不歸問彼春芳躬巡板  
築宮庭馳鞠蓋閱驍才王處直遠罄規模備周場殿  
則有留陽上相獻嵐谷之瓌材浙右元侯貢夏金之  
三品咸鎬緝繕完之政荆襄開水陸之途豫章傾尊  
獎之心鄂渚竭忠貞之懇潭桂守弭兵之畧甌閩勤  
納貢之儀夏川孤立以安邊朗陵兩州而效愔嶺表  
則番禺盡節海濱則青社自新交馳陝澠之途竝集  
澗瀍之闕嗟朕菲德何以致茲履薄臨深莫申兢畏  
其諸道藩鎮牧守竝委中書門下等其功績進改處

分禮儀使御營使各與進階執政垂方自羅衆怒任使斯久恐忘舊恩故太子少傅崔裔頃者朕在下官實輸忠節後全忠迎奉又罄禪謀不慎滿盈據投於覆餗今逢曠蕩興念於遺簪宜復本官階爵准天福四年正月十四日已前從別勅處分夫爲下不二爲上不疑適當樹鷄之辰將陳刑馬之誓咨爾藩岳敬聽朕言敦好睦鄰諸侯大義興兵動衆有土深安居人不保室家戰士身膏草野爲人上者何所忍焉恃安者危逞欲者敗齊桓葵丘之會但整衣裳晉文踐土之盟唯論職貢古賢雖遠仰止何殊如有隣境自相攻討情理不可容者先具奏聞朝廷爲平其事理若有不用王命擅舉兵者委諸道共伐之含垢匿瑕國君所尚雷驚雨洗域內斯同乾坤盡欲其包容日月不私於炤耀其有負江山之固納奸諂之謀雖恣猖狂或思改革禹誅後至予不忍爲舜用舞干竊所景慕如其執迷不悟長惡不悛國有刑章非朕能捨禍福二事審自擇焉李茂貞楊崇本頃朋閹孽罪已貫盈近抑強鋒謂知大德喘息纔緩翻覆如初嘗懷梟獍之心欲恣豺狼之噬劫脅羣下安忍不臣此而可容是隳王法卽宜經畧進討然念彼一境獨困內

殘罪止二人之身其下竝許立功自贖俟續處分人倫之間天性或異特起因心之孝獨堅匪石之貞方遷國於土中貴廣教於區內應天下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績彰顯爲衆所知者仰所在長吏標錄聞奏當與旌表門閭將安疲瘵須委循良共理者太守之能親人者縣宰之任戈鋌稍餌政術爲先刺史縣令有勸課農桑招復戶口一倍已上於前者委本道觀察使條件奏聞當加進陟如貪墮不理害及於人者速使停替務加葺養稱朕意焉思拯艱難實資材幹尚慮非嘗之士猶懷自進之嫌苟或失人焉能致

理倘有懷才抱德隱遁山林武藝絕倫湮沉卑賤者仰所在處長吏察訪奏薦如得才實當待以不次之位於戲肆肯間闔卽安宮闈雖九廟几筵已開於新室而諸侯松栢遙隔於舊都將務又寧難申顧慕文武百辟執事具僚從我千里而來竭爾一心蒞政恩覃旣往效責從新方當開國之初必舉慢官之罰分茅邦國外相大官愍茲多難之時無爽勤王之業協告元輔毗予一人礪山帶河敬守漢高之誓卜年與代希同穆滿之言未安新京無忝我高祖太宗之景命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哀帝以天祐元年八月卽位二年四月辛亥制以星  
孛西北赦京畿之內府縣諸軍諸使及近鎮州應有  
見禁囚徒除嘗赦不原者罪無輕重遞減一等限三  
日內踈理聞奏畿甸之內應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長  
吏指揮以上供錢收拾埋瘞身沒王事者並追贈修  
奉園陵役費夫匠車牛宜令錄奏優復一年鄉里耆  
耄長吏切加存問搜訪湮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  
司具以名聞奏必當旌表其鰥寡孤獨不濟者長吏  
量加給卹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九十二

赦宥第十一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卽位於魏州升告禮  
畢御應天門改元肆赦制曰法天取象令王以降衷  
下民秉籙承乾哲后以膺勗受命莫不運推曆數道  
濟艱難經綸於草昧之中式遏於亂略之始君臨兆



庶子惠萬邦壽域將登肯灾是宥朕顧慙涼德誠媿前修祗荷鴻休恭修清問將布維新之政是覃革故之思遐按彝章溥頒成憲爰自夙承丕構世奉本朝誓雪耻於君親欲再安於廟社所以躬提義旅力殄凶徒漸致小康未清中夏俄厲列藩羣后不謀同辭咸稱僞逆于天宗祧乏享眷命所屬主鬯攸歸以朕籍係鄭王志存唐室合中興於景祚須再造於洪基推戴既堅讓辭靡獲既難違衆遂命有司乃擇元辰率尊前典尋升壇而奠玉仍卽位以建元欽若舊章敬敷霈澤宜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二年可大赦天

下自四月二十五日昧爽已前除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唯犯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殺人官典犯賊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鎮州自收復已來累行告諭或因緣危難爲保家族久在山中寨柵懼罪遲疑或被張文禮脅從事不獲已者昧爽已前一切不問咸從赦宥宜體予懷應六軍及行馬步蕃漢諸道將校兵士等皆以身先冒刃志切勤王或竭節於忠勞或連年而征戍須加恩獎倍撫苦辛其將校尉竝賜功臣名號未有官者卽起一子與簡較官已有官者

亦超一資如官資已高者與加爵邑如曾封爵者卽給一子六品已上正員官其長行兵士並賜功臣多應將士等並勒逐處各定等第優賞應有大勲上將元老重臣或盤維每賴於急難或邦國早資於經濟卽安義令公實昆仲之長護軍特進同骨肉之恩不可以名氏標文不可以臣下同等嘉庸如在崇德未申其次有戰沒陣場身終王事須顯忠彞之美咸隆贈謚之榮周德威蓋寓李存璋李思思李嗣本李存進伊廣等兼應該勅文者並委中書門下各令所司一一具錄聞奏各加追贈仍定謚號貴流王澤永餘

泉扃應諸道管內有高年踰百歲者便與給優未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與免一子免役州縣不得差役鄉里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委在所長吏錄其節行具以聞奏盡據典章必行旌表内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封事兼有賢良方正抱器懷能或利害可陳無所隱諱直言極諫將一一行之亦委諸道長吏具姓名申奏或所在有義行頗高爲鄉里所推者並仰准例舉選所司量才任使澤潞封疆兄弟之國進思舊績言念疲民惠在綏懷恩加招撫各仰沿邊鎮戍布命宣陳咸令樂業營生使無侵疆爲患應有奉使

危邦罹殃殊域旣遭陷害深可憫傷如伊鐸蓋寓戴漢超李承勳之徒竝仰所司具名錄奏朝廷必議褒贈其貢舉之道誘導爲先切要便行貴申獎士委中書門下速商量聞奏其雲應邊陲北山八軍易定幽燕邊陲諸縣自鮮卑入寇仍歲經災眚彼流入良堪與歎或乍來復業纔擬營農尚怯侵擾須加慰恤其稅率仍委長吏量與矜減凡有逋毒孤貧惻婺鰥寡歷代皆聞於教化自古共切於軫傷勉致喚咻遍加惠養應有欠負不繫公私若曾重出利累經徵理填還不迨者竝皆釋放夫掩骼著在前經敬神垂於古典告布諸道州縣所在應有暴露骸骨竝勒逐處理瘞及山林川澤祀典神祇各隨處差官崇修祭享教之爲本禮儀是先德之所崇昭報在上其民間有曾經三世已上不分居者竝與蠲免諸雜差徭倘兵銷患息何須有丹鳳白麟若歲稔人和何必有紫芝赤鴈起今後諸道應有祥瑞竝不要奏聞其赦文中未該詳事節者卽仰所司條件錄奏如敢以赦前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

十月己丑御崇元殿降德音曰伏順討逆少康所以誅有窮續業承基光武所以滅新莽咸以中興景命

再造皇猷經綸於草昧之中衣過於亂畧之際朕以  
欽承大寶顯荷鴻休雖繼前修固慙涼德此以誓平  
元惡期服本朝屬四海之沾危允萬邦之推戴近自  
親提組練徑掃氛妖振已墜之皇綱殄偷安之寇孽  
國讐方雪帝道爰開拯編氓覆溺之艱救率土倒懸  
之苦粵自朱溫構逆友貞嗣凶篡弒二君隳殘九命  
虺毒久傷於宇宙狼貪肆噬於華夷剥喪元良凌辱  
神主帝里動黍離之歎朝廷多棟撓之危棄德崇姦  
窮兵黷武戰士疲勞於力役蒸民旣竭其膏腴言念  
於斯軫傷彌切今則已梟逆豎大豁羣情覩曆數之

有歸顯神靈之匪昧得不臨深表志馭朽爲懷將弘  
濟於艱難宜特行於青宥應僞命流貶責受官等已  
經量移竝可復資徒流人放歸鄉里京畿及諸道見  
禁囚徒大辟罪降從流已下竝赦除之其鄭珏等一  
十一人未在移復之限懋德賞功百王明訓疏封列  
爵國有通規應扈從征討將較及諸官員職掌軍將  
節級馬步兵士及河北諸處屯駐守戍兵士等皆情  
堅破敵業茂平讎副予戡定之謀顯爾忠勤之節竝  
據等第續議獎酬其有交鋒戰陣沒於王事未經追  
贈各與贈官如有子孫成立堪任使者竝量才甄錄

叛之則懲服之則捨蓋前經之與旨爲當代之通規  
既屬纂承是務遵守應舊僞庭位居藩翰任處專城  
或掌握兵權或捍防邊鄙各爲其主以全其名既解  
甲以歸明或飛章而送款變通斯覩忠節可嘉其逐  
處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及諸州刺史監押及僞  
庭先差出行營將校都監等竝頒恩詔不議改更仍  
許且稱舊銜當候別加新命理國之道莫若安民勸  
課之規宜從薄賦庶遂息肩之願異諧鼓腹之謠應  
諸道戶口宜竝罷其差役各務營農新係殘欠稅賦  
及諸務懸欠積年課利及公私債負等其汴州城內

自收復日已前竝不在徵理之限應天下諸道自壬  
午年十二月已前竝放其兵戈蹂躪之地水旱災沴  
之鄉苗稼不登徵賦既減應今年經霜旱所損田苗  
處檢覆不虛便據畝隴蠲免兼北京及河北先爲妖  
稜未平配買征馬如有未請却官本錢及買馬不追  
者可竝放免往哲弘仁有興滅繼絕之道前王惻隱  
垂矜孤恤寡之文應有本廟宗屬及內外文武臣僚  
被朱溫無辜屠害者竝可追贈之如有子孫及本身  
逃難於諸處漂寓者竝所在尋訪津送闕庭當行升  
陟其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竝宜旌表門閭量加賑

給或鰥寡孤獨無所告仰者所在各議拯救或有身  
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殷王以恩推解網竝務好生  
帝堯以引過責躬乃思含垢應有先投過僞庭將按  
官吏等一切不問事繇無令輒有恐動側席求賢將  
臻至理懸旌進善或贊鴻猷應名德有稱才藝可取  
或隱居朝市或遁跡林泉竝逐處長吏遍加搜訪津  
致赴闕朕當量才任使兼僞庭僭逆已來凡有冤抑  
沉滯之人宜竝特與申雪仍加遷陟封遺冢而葬枯  
骨義出周王祀名山而祭大川禮傳虞帝既立規於  
前古足垂訓於後昆應所在賢士丘墳竝仰聞奏當  
議封樹或有暴露骸骨亦委逐處堊埋或有百神祠  
宇不得有虧時祭應德音內有節文不該者竝仰所  
司重具起請分析聞奏當議施行於戲患難以平成  
自忠良之力瘡痍未息宜施撫育之恩更在文武元  
臣中外耆德觀覆亡而立戒竭忠盡以爲謀無縱驕  
矜須知廉慎同致昇平之道未全開創之功布告遐  
邇當體朕懷

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禮畢還御五鳳樓宣  
制曰體元立極樹司牧者大君創業開基定禍亂者  
貞主是以肇分正氣斷鼉足而定四維耿觀玄風抗

龍首而朝萬國兆人歸往率土駿奔同興牧野之師  
共赴塗山之會恭行弔伐廣示驅除纔應順於人心  
俄恢張於戎畧未踰半歲悉集大功剪窮后於夏郊  
擒漸臺於新室配天纂祀寃耻咸申向闕來庭華夷  
率服再移星律得事郊禋獲申報本之義已展告虔  
之禮顧惟寡薄愧畏尤深久屬僞室克狂彞倫失序  
照臨之內愁疾畧同爰當改物之辰乃布維新之慶  
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應同光二年二月  
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所犯罪無輕重已發覺  
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禁囚徒當赦所不原者咸

赦除之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持  
杖行劫官典犯賊不在此限賞不失勞百王令典人  
惟求舊有國通規當宜廣示優恩務酬嘉績應自來  
立功將較兵士等皆久經戎陣備覩辛勤竝宜各轉  
官資仍加賞給應僞朝流人并左降官未經量移者  
卽與量移已量移者卽與復資尚慮道路遐遙未盡  
知悉中書門下再舉勅文應内外文武當參官節度  
觀察防禦刺史主軍都指揮使等夙夜在公冰泉斯  
戒旣著顯親之道宜嘉事主之誠父母亡歿竝與追  
贈追封在者各與加爵增封四品已上扈從刼衛整

肅威儀展我國容俾成大禮應南郊掌儀仗隨駕官員各有勞獎其扈駕樓下立仗將士及河南將較兵士等亦各賜等第優賞矐惟盡瘁言念輸忠率玉帛以來庭贊郊廟而貳事旣崇丕烈特顯殊恩凡關竭力之元勳宜舉報功之茂典應藩鎮使臣各賜一子出身仍加功臣名號諸道留後刺史官高者加爵階一級官卑者加官一資宗子維城本支百代禮旣行於配祖情敢怠於睦親應本朝皇親近屬因緣僞梁竄遁遐遠竝仰所在搜訪如非謬妄卽與奏聞到京委宗正寺簡勘不虛竝與量才叙錄網羅之中無由

自奮蜂蠆之內竟至無辜旣淪沒於濫刑宜申明於真節凡本朝內外臣僚枉被朱温殺害者竝仰所司具衙申奏特與追贈仍搜訪子孫量加叙錄事主之道以立節爲先致理之方以賞善爲本其懷才抱器不事僞朝衆所聞知顯有節行仰所在長吏將所著狀具姓名聞奏當別甄獎兼授官秩皇王御宇禮三恪而爲賓士庶敦風賴五彙而濟世當宜封崇後嗣欽若前修應前代二王三恪及文宣王之後竝可各令繼襲仍加恩命所有祖宗廟宇亦宜各與增修其隨處合得俸戶并子孫戶下差稅征徭仍委中門下



較本朝格律施行堯鼓明懸貴聞進諫舜旌旁建此  
爲來賢是宜廣納話言庶箴闕政泊僞梁人滋澆薄  
朝掩忠良茂聞投水之規莫識從繩之路此後應內  
省文武嘗參官弁前資草澤之士有謀分利害事既  
機宜竝許上表敷陳朕當選長旌錄如有性多毀譽  
私貯愛憎承寬偶恃於得言縱志惟專於罔善朕亦  
潛令伺察親要審詳狡蠹有彰罪刑無捨錢者古之  
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  
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弊之志立告緡之條  
所以權畜賈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嘗須

簡較不得令富室分外貯見錢又工人銷鑄而爲銅  
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搬載出境被服  
錦繡貴賤有倫裁製衣裝短長有度苟無彛則必害  
女工近年已來婦女服飾異嘗寬博倍費縑帛有力  
之家不計卑賤悉衣錦繡念蠶織之匪易顧法制之  
不行須示條流冀漸遵守委所司散下文牒曉諭御  
史臺及諸道觀察糾舉違勅水旱之鄉而饑寒宜恤  
兵戈之地勞弊堪傷鄴城及河東以興師旅頗困生  
靈其近裏州縣又輦運徭役無時暫息應北京以北  
諸州川界及至新州幽州鎮定管界契丹侵掠并邑

凋殘兼遼州沁州南界及安義北界澤州諸縣河陽  
向下至鄆濮齊棣已來邊河州縣數年兵革至甚凋  
殘自此竝宜倍加撫安召令復業應人戶所輸租稅  
特與蠲減已從別勅處分兼諸道州縣有經霜水旱  
之災所損田苗納稅不迫懸欠處仰子細簡詳如不  
虛妄特與蠲放頃以未殄寇讎嘗勞戰伐况於邊鄙  
足見凋傷既歲月滋深在逋逃而可念或主持錢穀  
管係牛羊既已罄空須憂徵督將叶來蘇之詠宜施  
在宥之恩應近邊界州縣人戶有舊主持官錢斛斛  
牛羊諸雜課利送納不迫者竝令蠲放自兵屯郊境

事迫機宜互有侵漁交相虜掠既變良而爲賊實威  
脅以勢驅人或衝寃朕寧無慮可各下諸處有百姓  
媼女俘虜他處爲婢妾者願歸即竝不得占留一任  
骨肉識認其丈夫曾被刺面者仰勘所在村保如委  
不係食糧人數便勒本州府各與憑據放逐營生鄉  
村糴貨斗斛及賣薪炭等物多被牙人於城外接賤  
糴買到房店增價邀求遂使貧困之家嘗買貴物秤  
量之際又罔平人宜令府縣及御史臺於諸門嚴切  
條流不得更相違犯應天下見使斗斛竝是僞朝所  
定宜令所司別造新朝斗秤頒下諸道其見使者納

官毀廢三館蘭臺藏書之府動盈萬卷許列九流爰自  
亂離悉心多遺逸須行搜訪以備討尋應天下有人能以  
經史及百家之言進納者所司立等第酬獎喪葬之  
典合式具言使貧者足以備其儀富者不得踰其制  
頃自淳風漸散薄俗相承不守等威競爲僭侈生則  
不能盡其養沒則廣費飾其終自今後仰所司舉名  
條制勿令踰越若故違犯嚴加責罰歷代以來除桑  
田正稅外只有茶鹽銅鐵出山澤之利有商稅之名  
其餘諸司竝無稅額僞朝已來通言雜稅有形之類  
無稅不加爲弊頗深興怨無已今則軍須尚重國力

未充猶且權宜未能全去且檢天下桑田正稅除三  
司上供既能無漏則四方雜稅必可盡除仰所司速  
簡勘天下州府戶口正額墾田實數待憑條理以息  
繁苛國以人爲本人困則國何所依人以食爲天食  
艱則人何以濟聞僞朝已來恣爲倍斂至於雜色斛  
斛柴草受納倉場邀頡人戶分外誅求納一斛則二  
斛未充納一束則三束不了互相蒙蔽上下均分疲  
斃生靈莫斯爲甚自今後仰長吏選清強官吏充主  
納仍須嚴立條制以防姦欺兼具逐色所納加耗申  
奏當官者宜守於朝章力田者宜遵於王制苟容僥

侍必亂規繩訪聞富戶田疇多投權勢影占州縣不  
敢科役貧下者更代征徭轉致凋殘最爲蠹弊將安  
疲瘵須擇循良應僞庭內班朝僚及諸色主掌職員  
等遭無辜殺害者竝許昭雪歸葬共理者太守之官  
親人者縣宰之任戈鋌稍弭政術爲先刺史縣令有  
勸課農桑招復戶甲增加稅額檢勘不虛委本道觀  
察使條件奏聞當加進陟如貪墮不理害及於人者  
速便停替務於葺養稱朕意焉况親人之官無先於  
令錄致理之道必擇於才能苟選任不自於朝廷則  
恩澤全歸於侯伯今日諸道奏請授官人數轉多闕

員全占交曠體例須正條綱委中書門下舉舊例條  
理聞奏刺史總一州之政縣令專百里之權至于糾  
督之司竝謂親人之任僞朝取士多不擇才蓋自藩  
方奏論及因權勢屬託公行賄賂蔑顧典章到官唯  
務於追求在任莫思於葺理或聚蓄更希後任或摺  
歛以報前恩上下相蒙遠邇爲害生靈困斃職此之  
繇自此牧守令錄之官委中書門下精加選擇至于  
三銓注擬亦在審詳吏能如貪猥有聞不得更授令  
錄及到官後委本道觀察使切加鈐轄仍勒本州判  
官專爲訪察如掩賊罪不具聞奏豈唯獨罪本官兼

亦累及長吏至於義夫節婦孝子順孫竝合搜揚以  
行旌表德音之所未至赦文之所不該凡百有司各  
宜申舉於戲圓蓋方輿布陰陽而貿萬物賢臣聖主  
守紀綱而馭四方所寶者黎元所重者神器久落姦  
兇之手每傷忠義之心朕以訓練五兵憂勤三紀收  
復而親經百戰輯寧而敢忽萬機得不居安慮危慎  
終如始內則委樞衡於元輔庶顯彌綸外則分符印  
於列侯務觀製緝股肱惟肅宗社是依朕有過而須  
言臣有善而無掩使百姓時序萬國咸寧共全可大  
之功式表中興之道

四年正月壬戌制曰蓋聞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  
王不得已而任之是以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朕自收  
復汴州戡定蜀郡雖當時秋毫無犯而已前乃十載  
勞師每歲傷夷寧無災殃言功於已曾莫繼於百王  
語德於人况未洽於兆庶遂至去歲水潦爲災自京  
以東幅員千里田疇悉多荒廢人戶未免流亡賦租  
旣輸納不充軍食又轉運未及物價騰踊人心煎熬  
旣視人以如傷每敬天而忘戒朕近欲親幸梁宋徧  
恤生靈又恐大駕省方百司云從道途寧免勞擾州  
縣復備供承轉慮凋殘莫知攸濟朕自今月三日已

後避正殿減嘗膳徹樂省費以答天譴應同光三年經水災處有不迨及逃移人戶差科夏秋兩稅及諸拆配色委長吏切加點檢竝與放免仍一年內不得雜差遣見在者加意撫恤流徙者設法招攜其田宅無信有力人戶占射及鄰近毀拆務令歸復以惠傷殘且念給養兵戎撫綏疲瘵冀連營而粗濟思比屋以又安危困生靈倍懷憂切近者爰頒御札務切濟時有所便宜朕無不聽近歲賦稅尚恐懸闕遠年逋欠豈可督征不惟虛係於簿書兼亦轉困于生聚致其流散職此之繇應壬午年已前百姓所欠秋夏殘稅

及諸色課利錢物先有勅文悉已放免近聞或不遵守依前却有徵收仰下租庸司及諸道州府切准前勅處分如或更有違越任百姓詣闕論訴當議勘窮以定贓罪其同光元年當戰伐之後是平蕩之初人戶流離多未復業固於租賦須議矜蠲其諸色殘欠差稅及不迨係官課利竝與放免分明曉告各遣聞知又輦轂之中郊甸之內時物踊貴人戶饑窮訪聞自陝以西遐及邠鳳積年時熟百穀價和縱未能別備於貢輸亦宜廣通於糶糴近聞輒有稅率已曾降敕指揮尚慮闕鎮阻滯行人增長物價仰所在長吏切

加檢勘以濟往來推救災卹患之心明奉國憂人之道又京圻之內自全義制置已數十年每聞開懇荒蕪勸課稼穡曾無歉歲甚有餘糧公私貯蓄極多收藏未肯出糶欲俟厚價頗失衆情宜令中書門下條流應在京及諸縣有停貯斛斗宜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行卽仰聞奏別具檢括仍委河南府切詳勅命處分伐罪弔人旣叶前王之令推恩布澤敢忘當代之憂應三川管內王衍父子僞署將相文武官及諸色職吏等除罪名顯著已從刑憲外脅從者固是無辜同惡者亦以歸命一切釋放更不勘尋仍

不得將今日已前事干有告論貴宣曠蕩之澤以安反側之心我國家奄有四海垂三百年西之日入罔不來賓凡有遐方皆我赤子久陷僭僞寧無憫嗟應三蜀管內百姓除秋夏兩稅及三司舊額錢物斛斗并繼岌崇韜申奏減落徵收外所有無名配率急徵橫歛毒害生靈者更委本道新除節度使上後於館內一一檢勘細具聞奏當與放免俾惠傷殘應在京及天下州府凡有繫囚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賊屠牛鑄錢光火劫舍持刃殺人准律嘗赦不原外合抵極刑者遞減一等竝貸餘生其次罪等悉與減降疎理

釋放不得久有禁繫自同光元年後或有犯罪流人  
 情非巨蠹者竝許歸還應行營及在京諸軍皆役管  
 徤偶因過犯便至奔逃懷憂懼以離家恐饑寒而在  
 外事非在已情亦可矜委所在如有此色人切加招  
 撫或要却歸都幕或願遂便營生盡捨憊尤悉皆聽  
 許春以生而秋以殺天之道也德以教而刑以威君  
 之政也朕惟寡薄敢忘憂勤唯將德惠以臨人庶免  
 灾害之及物既垂天戒未致時雍爰施布澤之文是  
 表責躬之道中外臣庶遐邇生靈宜體朕懷罔有不  
 敬

是時天下州府相繼奏戶籍流亡及舉家凍殍者  
 數千帝憂恐減膳徹樂故降此德音蠲除雜賦人

已流殍無所及也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丙午即位甲寅御文明殿受朝  
 改元肆赦制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立君臣之位定  
 治亂之機撫之則為后王虐之則為讎敵以今况古  
 何代不然先皇帝親總干戈而奄宅區夏功既成而  
 稍忘戒懼道未濟而不慎驕矜遂致貪吏藏姦羣小  
 多辟勳舊無名而被禍忠良飲憤而見危比屋由是  
 怨咨連營以之愁歎俄成否運遂至橫流朕昔奉武  
 皇而幼承明訓早承締構備歷艱難敢忘作礪之規  
 以奉維城之固一昨趙在禮遽從其羣徑入鄴都一



則迫於饑寒從其糧穀一則痛於離折就彼妻孥朕  
既事於專征亦冀成於靖亂豈意羣情見迫衆意相  
推雖於擾攘之中彌勵扶持之節無柰軍中散卒亂  
若焚絲闕下禁兵勢如烈火繇是指河流而南渡誓  
軍旅以西馳志欲救於顛危情冀申於忠赤豈謂兵  
搖畿甸釁結蕭牆慙赴難以無功徒撫心而掩泣深  
誠未達羣議同詞以爲奉廟社之蒸嘗紹宗祖之基  
業軍民所繫神器難虛辭避雖至于再三推戴尤形  
於迫切竟將寡昧獲奉宗祧御朽索而敢載馳涉大  
川而莫知往夙夜戒懼罔敢底寧所賴中外蓋臣弼

予冲耿援今引古爾旣以大寶尊予濟國安民予亦  
以忠貞賴爾庶將此道共致治平宜推更始之恩以  
布維新之化今以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鄴都赴  
難之際定策功臣宜特恩以彰豐報其扈從將士及  
六軍諸衛諸道行營將校等委中書門下次第酬獎  
夫人不能自理立君以理之豈可殫天下之賦租爲  
宮中之玩好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其餘任歸骨肉  
臣守閤掌扇量留三十人教坊音聲量留一百人鷹  
犬之事以備蒐狩量留二十人御厨膳夫量留五十  
人其餘任從所適內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並從停

廢先皇運關外之量資供維中之戎馬遂致百姓困弊者不勝餽輓之勞今則須爲制置令度支與總管使會定在京兵數據所供饋積貯京師其近畿糧儲可令諸軍就食諸道營田租庸司先專差務使無益勸農起今後並委州使管係所納農具斛斗據數申省應納夏秋稅糧先有省耗一升起今後只納正數不得別量省耗其輸芻藁亦不得別徵加耗征賦上供國之常典別申進獻懼削生靈今後節度防禦等使除正至端午降誕四節量事達情自於州府圖議不得輒科百姓其四節刺史不在貢奉諸州使造

如聞省數之外長吏私更加造價錢多入於私門濫趨常存於省數省司及諸府置稅茶場院自湖南至京六七處納稅以致商旅不通及州使置雜稅務交下煩碎宜定合稅物色名目商旅卽許收稅不得選難百姓諸道監務破脚價極多獲租課極少須有條流以成規制租庸司先將係省錢與人回置所供課利或爛茶弊物積年之後和本乾沒爲弊最深宜令盡底收納以塞倖門已上五件委三司使條理聞奏力學登第承蔭出身或欠文書侵成踰濫先遭沒毀幾至調選無人州縣多是攝官爲弊滋甚宜令

別爲起請止除僞濫餘復舊規昨自魏汴至京大將  
所歷戎馬騰踐麥苗下本州使檢量據所傷殘與獨  
地稅自今年四月一日已前竝與放免如已徵入州  
縣者卽據數納省若取宮中回畧錢立契取私債未  
曾納本利者不在限其餘竝不徵理先緣漕運京師  
租庸司應借私船今旣分兵就食停於漕運其諸河渡  
私船竝仰却付本主如有滯留許本主論告先朝屢  
降德音所司不與宣行遲留奏改利在虐人赦書所  
至仰三司諸道丁寧宣布限一月內便須施行不得  
遺漏條件仍於要路榜壁貴示衆多嗚呼除舊布新

雖更於法制承祧繼世敢怠於纂脩惟上天之匪忱  
則下民之康定水能利物有載舟覆舟之文言可立  
身有興邦喪邦之喻敢不日慎一日業業兢兢庶乃  
三事大夫百辟卿士共修正道以啟遠晷復先皇帝  
已墜之基副億兆人相推之意冀上天之悔禍廻下  
土之沉憂雖唐堯之茅茨土階夏禹之惡衣菲食納  
隍御朽不憚於憂勤履薄臨深無忘於夙夜必能自  
勵以慰人情惟爾尊獎之誠興復之志有始有卒是  
所望於羣公無怠無荒莫不移於薄德凡百有司宜  
體朕懷

是年十一月庚申敕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已下委所在長吏速推勘決斷不得旁追證對經過宿食之地除當死刑外並仰釋放無不許徵理天成元年四月一日已前私債所降德音節文仰王京諸道分明宣布於要害道路榜壁不得漏落今則上聞違犯其後來相次條理諸道事件皆關念及生聚布以優恩多因州使侍門淹留敕命或公然隱匿全不施行官吏但習舊風百姓罔知親命宜令徧加告諭二年二月丙申曲赦京城臺府軍巡見繫囚徒十月辛丑詔曰朕聞后來其蘇動必從於人欲天監厥德

靜宣布於國恩近者優恩多因州使侍門淹留勅命公然隱匿全不施行官吏但言幸浚郊暫離維邑蓋逢歲稔共樂時康不謂姦官遽彰逆狀爲厲之階旣甚宗之禍自貽俾我生靈遭茲紛擾未言軫惻無輟寐興宜覃雨露之恩式表雲雷之澤應汴州城內百姓旣經驚劫須議優饒宜放二年屋稅兼公私債負如是在城廻留錢物及公私質庫除點簡見在外實經兵士散失者不計年月遠近並宜蠲放無不得輒差配管內戶有因納稅入州便值更變或散失車牛其車牛許本主識認勤王之節雖自動賢入貢之勞抑繇於使介其有諸道進奉使

或已入汴州陷失土貢宜與收破無勞重有貢輸專人  
經劫奪者宜與優給不軌之徒已加顯戮無辜之士當  
慰幽冤馬彥超宋景殷等宜與追贈逆人有子及弟姪  
者仰竝釋放一切不問輦輅之下姦逆遠興旣難戢於  
戈鋌因莫分於玉石昨王師攻下汴州之時剪除兇逆  
之際恐其士庶偶陷鋒鏃言念傷殂良多嗟憫宜令石  
敬瑭徧加存問燕勸在城殺傷人口奏聞量加給恤衛  
主亡軀摧兇致命偶徇脅從之勢終懷忠蓋之誠首議  
向明理宜行賞昨車駕初到城下之時有將士率先開  
門及下城朝見宜令石敬瑭奏聞當與甄酬禁暴戢兵

實由武德安民和衆乃契天心車駕自離雒京戒嚴  
兵士不配一物不役一夫河流井水此外無取尚恐  
州縣以迎駕爲名妄有配率如或察知必不容恕布  
澤之命必叶於羣心宥過之文庶臻于至理應天下  
諸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殺人光火劫盜合造  
毒藥官典犯賊僞行印信屠牛外罪無輕重竝宜釋  
放瑕疵可滌旣責其自新稂莠未除必從於去害應  
諸道或有人先偶曾爲非及有背役衙官懼罪藏隱  
宜令隨處長吏設法招携各勒歸家一切不問諸色  
人不得輒有搖動如或自守狂迷尚且結集當令嚴

加捕捉無致遁逃貴靜封隅未安黎庶策名筮士誠切於進身制祿命官義從於責實旣懲黷貨宜有代耕應天下州縣官員逐月俸料如聞支給多不及時縱或支遣皆是爛弱斛斛旣闕供輸難責庶慎自此隨處官員所破料錢宜逐縣人戶於合送納稅物內計折充支一則免勞於人戶輸納一則便於官僚仍下三司速與計度掄選之道雖在精研調業之勞頗聞艱苦應選人內有過格年深無門參選縱有材器難遂進趨宜令三銓磨勘行止卽與今年冬集判成選人例量材注官如或許稱不在此限爲政之要切

在無私聽訟之方唯期不濫天下諸州府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魯雪寃濫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獎敬老之規前王所重養親之道爲子居先應有年八十已上及家長有廢疾者宜免一丁差役俾遂奉養計國之心忠貞爲本承家之法孝友爲先應天下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兄弟繼世義居者隨處長吏聞奏當行旌表嫌疑之釁多起於蒼黃似是之非率難於明辨應去年四月一日諸州府軍變內有誑誤身沒者竝許子孫禮葬頃以兩軍對壘仍廢交鋒亡歿甚多暴露不少宜令滑濮鄆澶衛等州各

據地界內有暴露骸骨竝與埋瘞仍差官致祭其餘  
諸道州府有暴露者亦委長吏指揮埋瘞夫天灾流  
行時雨憊亢旣關地分宜減國租今歲岐華登萊自  
夏稍旱須加軫念以示優恩四州所管百姓宜令長  
吏切加安卹其所旱損田苗宜令檢行詣實申奏與  
蠲減稅租仍不得有差徭科配於戲罪已責躬前王  
之大德滌瑕盪穢往世之深仁致逆孽之亂嘗蓋取  
冲之寡德誠深惕厲罔敢怠荒旣行逮下之恩當守  
不移之信更在朝廷卿士藩翰侯王同交奉守之心  
共致治平之道宜布遐邇適當體朕懷

終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鼎臣 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九十三

赦宥第十二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二月乙卯郊祀畢還御五鳳樓  
宣制曰王者法天爲子長人爲君必在於上奉天明  
下從人欲奉天莫先於孝敬從欲莫先於矜寬則必  
上下叶和陰陽調序朕顧惟寡德猥紹丕圖祇荷景

靈敢不寅畏屬以域中作極邊上多虞繼除梟鏡之  
妖累殄豺狼之族阻行大禮于茲五年負芒刺以靡  
寧積冰湯而爲懼今幸五兵偃戢百穀豐登謂清廟  
以寫心陟泰壇而瀝懇孝敬之道誠益勵於夙宵寬  
宥之懷固難忘於頃刻上承玄祐奠永無疆之休下  
念黔黎宜覃莫大之慶况天地交泰之始雷雨作解  
之初布澤益示於滂沱發號重新於渙汗滌瑕蕩穢  
屈法申恩宜改天成五年爲長興元年可大赦天下  
應諸道見禁囚徒十惡五逆光火劫舍屠牛官典犯  
賊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外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

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其天成四年十二月終已  
前諸道州府人戶應有殘欠稅物蠶鹽食鹽乾摧濕  
摧旣係積年之欠俄逢作解之恩竝與免放諸州府  
營田戶部院應欠租課房店利潤逃移人戶死損牛  
畜或先遭剽劫及水澇處欠負斛斗無所徵填已收納  
到家產財物其餘所欠竝與蠲除所在倉場積年損  
壞使臣盤覆欠折尤多其主持專知官等據通收到  
產業物色外亦與放免應諸道商稅課利撲斷錢額  
去處除納外年多感欠枷禁徵收旣無抵當竝可放  
免諸道採造材木欠數定州材木錢及閩鄉船務遺



火所司累行催促無可填納亦與放免先南北兩軍前倉場持主損爛欠折及江河轉運拋失舟船並斛斛芟稈錢諸鎮欠少過軍准被糧草等據主持入見在家業勒收納外餘放所欠天成元年二月諸州般納到上供庫秤盤積欠物色并遭兵火燒劫及耀州前後身死刺史界分欠省庫錢物劫勒州司官吏陪填者並特放免天成二年終諸色人於西川省庫內借過錢並省司先差人收買羊馬欠折死損無填還及天成二年終已前諸道銅銀鐵冶銀錫水錫坑窟應欠課利蕪木炭農具等場欠負亦與放免諸州府

或經水旱災沴恐人戶闕欠餽糧方植春時誠宜賑恤宜令逐處取去年納到新好屬省斛斛各加賑貸候秋收日徵納完數應天下府州合徵秋夏苗稅土地節氣各有早晚訪聞州縣官於省限前預先徵促致百姓主持送納博買供輸既不利其生民今特議其改革已令所司更展期限輔相之榮必資德望公侯之貴蓋選賢能欲展徽猷貴在彰顯內外羣臣職位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與改鄉名里號欲通和氣必在申寬將設公方實資獎善州縣官僚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

色已着緋者與轉蕪官其朝臣及藩侯郡守等亡父母祖父母在并妻室未霑恩命者竝與追贈及叙封應有諸色私債納利已經一倍者只許徵本年外欠數竝放納利已經兩倍者本利竝放昭宗太祖莊宗時或有犯罪籍没人若有子孫在者竝許識認上祖墳塋主祭庄田已係官及有主承佃不在識認之限河陽管內人戶每畝上舊徵橋道錢五文今後竝放不徵諸道州府人戶每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特放二文只徵三文敢以赦文前事告者以其罪罪之赦書有不該者所司各具條例聞奏夫施令覃恩比期

及物苟有壅滯曷浣焦勞如聞近年赦書所在不廣宣布爲人臣者豈若是乎其在輔弼公卿藩侯郡守各轉忠力副朕憂勤共致治平永躋仁壽仍令御史臺嚴加訪察無縱稽留赦書日行五百里告諭天下咸使聞知

五月勅曰本朝列聖受冊徽號多施霑澤蕩滌瑕疵今緣纒過南郊不可便行大赦其中有恩未及者宜示優矜其諸色官員中或有經罰殿停替者宜竝許以停任時官資理選數赴調其諸徵科不了勒定州縣官等除已赴南郊行事該恩外慮有在外赴行事不

及者宜竝准上許理選序貴普沾於恩惠免未滯其身名俾得自新皆期受任

二年四月己巳勅旨應諸色官曾貶官者昨遇郊天量移近地想能知過宜漸服勤其量移官等各與特恩流竄者更與寬宥乙卯勅久憊時雨深疚予心雖遍虔祈猶未溥足宜廣推恩之道更敷恤物之懷貴獲感通必彰靈應宜令諸道州府各委長吏親問刑獄省察寃濫應見禁囚徒除犯死刑外餘晝時踈放除省司主持廻留敗闕軍將及諸色人等見別指揮三司商量或有情可矜憫或非欺罔積年致有逋懸

各具分析續行勅命并公私債負放至秋熟填納今年取者不在此限

四年八月戊申冊尊號禮畢制曰朕聞爲而不有曰天使而不知曰道下覆萬物中含兩儀難以嘗名加難以嘗德報是故賢君哲后則而象之雖有唐堯之聰明不伐其善雖有夏禹之勤苦不矜其功朕善愧唐堯功慚夏禹屬六十年亂離之後承億兆人塗炭之餘兒童悉習於戰爭耆艾罕聞於聲教強吞弱吐禮壞樂隳涼德耿躬豈易爲治所賴王公卿士戮力一心善無細而不行惡無大而不去革彼積弊成斯

小康夫化自心生平其心則化洽令從身出正其身則令行朕御茲九州迨今八載嘗懷戒懼罔敢怠荒每務推心感人謹身率下刑必有罪豈以喜怒而死生賞必有功豈以親讐而厚薄却雕鏤之麗日慮滯巧以蕩心罷畋獵之游娛恐逸豫之敗度未能全臻於富庶未能盡偃於干戈誠宜業業以兢兢詎可自尊而自大中外文武不謀同辭謂朕弘清淨之風戴以廣道樹生成之德而推之以法天堅讓固辭至于數四逼之不止去而復來雖義乃爾心深可嘉也而名過於實良所惕焉既大舉於徽章宜溥覃於霈澤

可大赦天下應八月四日昧爽已前在京天下州府見禁囚徒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嘗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長流人并諸色徒流人不計年月遠近已到配所並放還或有亡命山澤及爲事關連逃避人等並放歸鄉一切不問如過百日不歸首者復罪如初在京諸道將士各與等第優給應貶降官未復資者咸與復資州縣官內有先爲事勳停止者並許參選殿犯者免其所殿

長興三年正月一日已前諸道兩稅殘欠物色並宜減放或有先曾經災沴處逃戶却歸業者除見徵正

稅外不得諸雜科徭切委倍加安撫應係省司場稅倉庫今日已前諸色敗闕人等據其所有錢物家業盡底收納已上所欠竝敗闕人竝放其間未曾磨勘點檢者宜令省司便與磨勘點檢准前處分將來永不得任使如是雖稱敗闕省司未見申報文狀及見今勾當人已後敗闕於中錢穀或涉降赦文年分竝不得援此爲例山林草澤之人雖頻命搜羅而尚慮沉滯委所在長吏切加採訪的有才氣義行者具以名聞必議量才任使在朝文武臣僚并諸色職員有直言極諫者如上封章盡當開納諸凡無主丘墓

自兵革已來經發掘者宜令觀察使刺史差人量事掩瘞敢有赦前事相告者以罪罪之於戲滌瑕蕩穢宇宙繇是澄清布德推恩遐邇以之胥悅所望藩垣羣后社稷諸臣旣尊予以莫大之名當佐予以彌高之德日慎一日雖休勿休驅彼疲民置之壽域光爾在位顯我得人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戊寅受朝於明堂殿大赦改元末帝清泰元年四月乙亥卽位乙酉帝袞冕御明堂宣制曰王者司牧兆民寵綏四海爰屬統臨之始宜布渙汗之恩仰測天心俯從人欲所以春夏秋冬四

時先布於發生草木禽魚萬彙乃期於蘇息伏念大行皇帝承天眷祐立極艱難繫予耿躬嘗佐興運櫛風沐雨從湯征而多歷勤劬匣劍橐弓贊周道而克成底定爾後繼持玉節獲受桐珪事君必盡于忠誠爲子益堅於孝道諒穹蒼之可鑒奠宗社之永寧旋屬杞國人憂荆山鼎就痛攀髯之靡及念同軌之將臻爰自汧岐徑朝伊維所奠宿參屢輅親奉山陵終覲宮闈旋承告令百辟堅陳於勸請三讓莫諧六師共切於推崇羣情益固昔夏啟以謳謠有屬能承大禹之基漢文以將相叶心克嗣高皇之業願惟小子

豈追前王自纘鴻圖如登虎尾惟當慎終若始居安慮危保七百載之延昌致億兆人之開太將布改元之令爰敷在宥之文宜改應順元年爲清太元年可大赦天下四月十六日昧爽已前內外見繫囚徒據罪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嘗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應左降官及徒流人與量移已量移者更與量移已放歸者量與叙錄應內外文武臣寮節鎮州府等使刺史文武職員將校並與加恩應自鳳翔扈駕員寮凡主兵主事者各賜功臣名見在京隨駕并諸道馬步將士並與等第優給並從別赦

處分自二月十四日西來文武參佐沒於王事者各與追贈仍叙錄子孫隨駕前資文武官寮並量才任使鳳翔民李存劉實罄出家財以助軍賞並與命官起事之初鳳翔三城民戶多遭燒燬並宜本道檢視量給瓦木工價各令修葺自岐雍華陝已來王師所經踐履去道參里內夏稅並與放免應三京諸州府長興三年十二月已前欠夏秋殘稅並與除放其鳳翔卽自長興四月十二日終已前並放

二年五月乙巳御札曰王者父天子民深居高視恭已以行道褒賢以勸功蓋以上承天休下除民瘼率

輦下以勸天下者一人而惠萬人爲子爲臣不可不察朕惟寡德獲纘丕蓋底先聖之神靈荷皇天之眷祐寅畏夕惕罔敢違忒志與將相王公良牧賢宰共敷政教同致雍熙繇是詳酌政刑搜求利病以今觀古夜思朝行才濟於時雖蒿萊而必采言干於道雖誹謗而必容然而近歲已來多事之後邊陲尚擾府庫未殷扞防必假於兵師供饋須資於民力旣未能便停征伐固不可頓減賦稅念乃疲羸勞於鑿窳今歲爰自初夏稍屬愆陽朝昏正積於焦勞祈請果垂于甘澤所宜行慶以答殊休言念狴牢之人屬此鬱

蒸之候苦毒之狀所不能言况當長養之時特降哀矜之令應王京諸道州府見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已前除五逆十惡光火劫舍持杖殺人官典犯贓偽行印信合造毒藥外委逐處長吏據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不在追呼支蔓只正身招罪便疾速斷遣并見欠省司錢物外諸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應天下藩侯郡守令錄等爲我股肱作民父母必在精窮事理杜塞倖門副我憂勤察民疾苦刑獄不可以阿曲法令不可以滋章私不得害公利不得傷義長思砥礪共致隆平凡百庶官宜體朕意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即位於晉陽御崇元殿肆赦改元制曰古者君臨大寶子育黎民爰當御曆之初宣布惟新之令將冀昭蘇品物蕩滌瑕疵大推作解之恩俾樂咸亨之運恭以明宗皇帝經綸草昧統御寰瀛垂衣而八表歸心負扆而十年無事必謂盤維永固鼎社無遷立萬代之基畝爲百王之範洎遺弓劍遂起干戈逆豎延災宗英失守劫奪神器侮亂天嘗誅戮至親霄害無告顧予何咎忽有異謀無名而大舉甲兵不道而廣勞生聚寰中板蕩天下驚搔內外離心遐邇積怨嗷嗷士庶若無所依



丹皇帝不忘先朝特存舊好親提銳旅遠殄羣兇  
整鶴鵝盡殲蛇豕而復念中原之無主憫四海之  
懸欲泰羣情特申大義猥惟涼德俾纂寶圖成命不  
迴固讓莫得殷湯以東征西怨乃踐帝圖夏禹以地  
平天成遂興王業矧予寡昧有愧推崇雖勉副羣心  
恭臨大位將何以祗膺眷祐統和人神以是馭朽與  
懷宵衣在念躋生民於富壽保社稷於延洪頒曆紀  
年既有遵於典冊推恩行慶將普及於幽遐宜改長  
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十一月九日昧爽已  
前應在京及諸州郡邑罪犯及曾受僞命職掌官吏

并見禁囚徒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  
重嘗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應曾相連賊黨軍人百  
姓有奔竄山谷者一切不問任歸本貫如却願在軍  
者亦仰所司申送當令本軍收管易俗移風宜遵善  
教尊本敬始自有嘗規應明宗朝所行勅命法制仰  
所在遵行不得改易悉力爲時罄財助國苟不推於  
恩信亦何示於賞酬自舉義已來應借率人戶及經  
抄括商旅資財錢物委所司明置文籍候平定之後  
當議給還京城將士降附軍戎自舉義以來悉聞忠  
蓋宜加賞賚以勸勤勞應在京諸軍將領兵士等候

竝破賊寨當議各加優賞有沒於王事者各與贈官其子孫竝與量才叙用文武官寮等又輸推戴之誠宜示獎酬之道應在京及文武官寮及軍府將較并勸進官等兼前資官內自五月後來未曾分掌職任竝各與遷轉官資自五月後來已曾受官者不在此限其軍府諸色職掌將吏等已及押衛職者各與遞遷職次塩麥之利軍府所須倘不便放戶人宜別從於條制所期濟衆無患妨公在京塩貨元是官場出糴自今後竝不禁斷一任人戶馭使雜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開場糴貨其麩每斤與減價錢三十文恩

推掩骼義顯燭幽允諧遐邇之心冀叶陰陽之序應自舉義已來或有因事抵法之人及九月十四日後殺戮賊寇所在暴露骸骨未有骨肉收認無主者委逐處長吏埋瘞弓旌聘士巖穴徵賢式光振鷺之班將起維駒之應山林草澤賢良方正隱逸之事委逐處長吏切加採訪咸以名聞當議量才叙任昨以寇戎久在郊境頗傷禾稼賦租應近京畿五十里內委逐處令長檢覆當與免今秋稅租差科於戲甘澤配天萬物以之膏潤震雷出地百卉繇是發生將欲道和氣於八方示深仁於三面永康聖曆普洽民心凡

百庶察洎方伯連帥克奉明恩勉揚厥職共臻至化稱朕意焉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罪罪之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閏十一月辛巳入雒壬午詔御史府促朝官入見勅曰朕遠提義旅尋尅皇都六部相次以奉迎兆庶晝時而安堵旋茲底定已遂廓清應文武百官等早列通班各懷忠節掩跡雖淪於汚俗推誠必候於維新但當共罄嘉謨副予虛佇虞秦可鑒在於用捨之間堯舜爲心方務含弘之德勉堅臣節深體朕懷其兩班臣寮應事僞庭者竝宜釋罪是日百辟謝恩於行

宮之外甲申御文明殿受朝賀用唐禮樂制曰蓋聞神無嘗祀惟德是歆民無嘗懷非賢不乂曆數有歸者人祗共贊文明懷遠者龜筮叶從所以周開七百之基夏作三王之首伏自莊宗失馭天下分離萬國懷賢三靈改卜明宗皇帝潛符景運克紹寶曆一蒞寰區八周星律僞主從珂始因微績序在維城遇大國之多艱以列藩而入統勦絕裔嗣屠害忠良臨大寶而罔以德聞御諸侯而惟將威脅朕以明宗皇帝每弘厚遇益勵微誠無纖粟而使人可疑無絲毫而事君不謹豈期深苞禍釁暗抱猜嫌欲用奸謀擬相

魚肉初以北門之事委朕一生忽將汝上之田遷予十乘二三其德始終違心既欲害於無辜孰肯扶其不道而遇北朝皇帝英明鑒古威武冠今嫉彼不平閔予多難遂致累殲兇寇繼納降兵每借巨功俾成大業朕自興基構頗歷艱難異兆億而保安敢興寐而輒怠今則重光日月再造乾坤宜覃在宥之恩以布鼎新之命可大赦天下今月二十九日昧爽已前應在京及諸州府凡有所禁囚徒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嘗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雷雨作解瑾瑜匿瑕宜加盪滌之恩用示包容之應中外

外諸色職掌官吏有受僞命者一切不問既除巨蠹亦愍俱焚難全者須正呂刑可恕者特開湯網僞庭賊臣張延節劉延皓劉延郎等竝姦邪害物貪威弄權罪已滿盈理難容貸除此三人已行勅命外其有宰臣馬喬孫樞密使房嵩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韓昭裔等四人雖元事僞庭咸居重位每持忠懇不務詭隨僞主不任才謀遂致傾覆朕昔在藩邸備所諳知今竝釋放一切不問應中外官寮之外有自舉義已來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應僞庭貶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爵受官亦與復

資應徒流收管人竝放還伏以少帝地居嫡裔位集  
洪圖王從珂始構異謀非理屠害一家骨肉將正承  
祧之典式敦敬始之名宜令中書門下追尊定謚擇  
日禮葬妃孔氏宜行追冊祔葬應有宿舊臣寮竝與  
量加敘用昨者舉義之地稱師之邦必蹂踐於川原  
要矜蠲於輿賦其河東管內諸縣稅租今年秋及來  
年夏稅各與減放一半警蹕經過之地望幸雖榮蕃  
漢雜處之兵禁暴難備旣頒渥澤須示優矜昨大將  
軍兵士自河東以至京畿沿路擾踐之處宜委逐處  
長吏公當檢覆據頃畝特與蠲放今年秋稅一半朕

昨於霸府創置新軍救時昔在於從權卹下今徇於  
所欲河東所有新招置義勝軍人竝放逐便賞罰二  
柄激勸萬方倘稽甄獎之恩何答勤劬之效應扈駕  
及相次歸順軍都竝與重加優賞但緣宮內庫藏虛  
乏宜令三司疾速抽徵諸道稅物以充賞給其指揮  
使等竝與超轉官資五月後來已曾受恩命者亦與  
依資轉官高懸朗日昭臨必備於遐陬大扇仁風亭  
育罔遺於織芥應天下歸順節度使刺史下賓席郡  
職及將校等委中書門下各與改轉官資覆車難襲  
弊政宜遷恤鄉邑之瘡痍救民人之疾苦其北京管

內鹽當戶合納逐年鹽利昨者僞命指揮使每斛須  
令人戶折納白米一斛五升極知百姓艱苦自後宜  
令人戶以元納食鹽石斛數自每斛依時價計定錢  
數所取人戶便隱折納一人湯沐之奉實在王畿兆  
民凋弊之風宜行仁恕其維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  
實鹽起從來年每斤特量減價錢十文應道州府所  
徵百姓正稅斛錢帛等除係省司文帳外所在州  
府竝不得裏私增添紐配稅物應有懷才抱器隱遁  
山林方切務於旁求宜通行於搜訪委所在長吏備  
達朝旨具以名聞致仕官或勛力未衰才能可任將

表乞言之敬難從歸老之心委中書門下商量奏聞  
當議昇擢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委逐道奏聞當加旌  
表應自起義已來或盡節捐軀歿於王事宜加褒贈  
兼恤妻孥俾義激於忠貞庶恩霑於幽顯鳴諫鼓以  
俟讜言列柱石以申冤滯將聞善以自戒思與物以  
垂恩備著前規用光大業或直辭可貢或有理可矜  
各務奏陳皆當鑒納明宗朝屬之內宿舊之中或功  
名曾著於輿情或材氣可裨於公政宜委中書門下  
量才叙錄關防凡有征稅省司曾降條流慮多時而  
或有隱藏因肆赦而再頒條貫應諸道商稅仰逐處

將省司各收稅條件文牒於本院前分明張懸不得收卷榜內該名目分數者卽得收稅如榜內元不該說著係稅物色卽不得收稅宜令所在長吏嘗加覺察如敢有違條流不將文榜張懸將不合係稅物色收稅欺罔官法停滯商賈盡時具名申送奇伎淫巧往誥不容務實去華哲王所尚應有浮虛假僞之物不鬻於市肆委所在嘗加覺察犯者加重刑責士流之內有懷才抱器碩學殊能者委中書門下搜訪任使勿拘門地資歷於戲愛民如子王者之所以勅興損已從人耿躬而安敢自忽况朕驟主百靈之祀創開萬乘之基朽索在懷求衣益勵更賴庭中多士國外諸侯咸罄良籌共禪不逮物寧鯨浪適啟龍圖冬陽開溫炤之光春雨灑涵濡之澤惟新正令不宰玄功中外臣僚體予深意

二年四月甲申入汴州丁亥制曰歷代省方蓋觀風而設教前王展義皆利國以便民雖今古以有殊在皇上而無異朕艱難創業宵旰臨朝每軫念於瘡痍敢自辭於癰瘡近以浚郊粵壤梁苑名區乃舟車通會之都實人物殷繁之地春秋租稅可贍給於兵食遠近蒸民免煩勞於饋運爰從清雒遂整鳴鑾六

薰風思覃渙汗之恩特布如綸之命普安區宇首念  
狴牢况當長養之時曲示矜寬之澤應天福二年四  
月五日昧爽已前諸道州府見禁囚徒大辟已下罪  
無輕重竝從釋放凡關布澤務在及民宜加軫憫之  
恩俾遂蘇舒之望天福元年已前諸道州應係殘欠  
租稅竝特除放諸道係徵諸色人欠負省司錢宜令  
自僞主清泰元年終已前所欠者據所通納到物業  
外竝與除放或水旱爲灾虫螟作沴儻無軫恤何致  
阜豐朕昨行至鄭州滎陽縣界路旁見有虫食及早

損桑麥處委所司差八簡覆量與蠲免租稅河陽管  
內酒戶百姓應欠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  
前不敷年額麴錢竝放其諸處應經兵火者亦與措  
揮當罪卽誅式明嘗典既往可憫宜示深仁僞主清  
泰中臣僚內有從誅戮者竝許收葬要荒之內鄉黨  
之中宜弘養老之規式表問年之道天下百姓有年  
高八十已上者與免一子差徭仍令逐處簡置上佐  
官過滎陽而因思紀信屈夷門而尚想侯嬴著高義  
者猶足歎嘉蹈忠節者固宜旌賞事資激勸恩在褒  
揚梁故滑州節度王彥章勅命當時致身所事凜千



年之生氣流百代之令名宜令超贈太師子孫量才  
敘錄亡命藏姦此自攬搶之際好生惡殺宜弘曠蕩  
之恩應諸道州府管界內有自僞命抽點鄉兵之時  
多是結集劫盜因此畏懼刑章藏隱山谷宜令逐處  
曉諭招携各令復業自今年四月五日已前爲非一  
切不問如兩月後不來歸業者卽令所在長吏嚴加  
捕逐復罪如初於戲撫俗安民御宇式明於敏政行  
慶施惠爲君用顯於推誠况潛躍之時開創之始外  
則五侯九伯協力裨助內則四輔三公同心翼戴已  
寧華夏實賴忠良旣光帶礪之勲無忘盤盂之誠凡  
百有位更竭乃誠共致隆平永輔寡昧布告遐邇宜  
體朕懷

八月乙巳制曰雷雨作解表天道之推恩瑾瑜匿瑕  
顯國君之含垢顧惟師古敢怠弘仁關河旣靜於昏  
霾綸綍宜覃於慶澤昨者張從賓輒萌逆節遠結羗  
臣釁起三城悲躔兩地占據我都是邑虔劉我士民九  
泥欲閉於虎牢祆霧幾迷於鳳闕賴乾坤垂祐將相  
協謀渠魁送死於網羅兇黨咸膏於原野捷音繼振  
惡蔓皆除宜施曠蕩之恩以撫驚極之地仍頒霈澤  
徧及縲囚貴感召於淳和速盪平於氛祲天福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光火劫舍持杖殺人合造毒藥官典犯賊欠負官錢外其餘不問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並宜釋放應自張從賓作亂已來有曾被張從賓及張延播脅從染污及符彥饒下隨身軍將等兼安州王暉徒黨除已誅戮外並從釋放一切不問尚恐無知之人暗有恐動物色委維京留守河陽節度使明加察訪犯者重斷或無辜被害或徇節忘生既抱沉寃宜申贈典應自張從賓作亂已來諸色官寮內有沒於王事者並與追贈有子孫量才叙錄或是諸軍

小節級長行已下沒於王事者具給本家三年糧賜有男成長者委侍司衛典諸軍內酌量安排富父春喉須誅元惡文王葬骨式表至仁自張從賓作亂已來所在殺傷者並委逐處差人收拾骸骨壅瘞張繼祚在喪紀之中承逆豎之意顯從叛亂難貸刑章乃瞻先臣實有遺德遽茲之祀深所軫懷其一房家業准法雖已籍沒所有先臣并祖及母墳莊祠堂並可交付親的骨肉主張應有犯事人親的骨肉除已誅戮外並放一切不問所有祖先墳塋亦仰准此交付負國者天地不容爲逆者人神共怒未惟眚饗實有

感通昨出師之時將帥虔禱頗聞陰祐成此戰功唐  
衛國公宜封靈顯王其餘鄭州并汜水管內神祠宜  
令長吏差官點檢如有隳損處便委量事修葺貴伸  
嚴飾以答陰功五嶽承天四瀆紀地自正當陽之位  
未伸望秩之儀宜令差官徧往告祭兼下逐州府量  
事修崇所有近廟山林仍宜禁斷採樵降黜之科既  
然不濫洗滌之道足使自新應自創業已來降黜者  
竝可放還兵興已來邊疆多事或因虜掠或偶滯留  
歲序遷移家鄉迢遞魚腸鴈足嘗懸骨肉之恩月夕  
霜天必起桑榆之思宜令收贖俾遂歸還自梁朝後

唐已來前後奉使及北京沿邊管界虜掠往向北人  
口宜令官給錢物差使齎持往彼一一收贖放歸本  
家興兵動衆蓋矜元凶伐罪吊民須安兆庶應內府  
管界內今年夏稅近指揮只徵五分今以方駐兵師  
無不勞役竝宜蠲放於戲顧惟薄德屬此多艱敢忘  
御朽之規思廣納污之道爰敷渙汗貴洽蒸黎更在  
中外輔臣文武列辟同扶寡昧以致隆平告報寰區  
宜體朕懷

三年九月己巳勅魏府城內馬步諸軍將校員寮節  
級軍將長行及叅佐官員僧道百姓等朕以范延光

是明宗舊臣與朕素敦分義因開懷而捨釋果瀝懇以歸明君臣之義宛然金石之言無改亦繇諸軍將士叅佐職負同輸歸向之誠共感懷柔之道備觀忠孝深所歎嘉將編示於渥恩宜先行於慰撫表予大信安爾衆心應在城官負將校嘗行今日已前罪無輕重一切不問范延光已除授鄆州節度使賜鐵券封本郡王孫漢威等將校等第除授防禦團練刺史已各別行制勅命使往彼宣賜恩命仍令各取便路赴任恩命未到間仍且委薛霸充都巡檢使喬謹充副巡檢侯范延光赴任後即可取便路發赴所任其

餘將帥及參佐官吏隨職員並一一分析名銜奏聞當議各加渥澤其應在城馬步軍將廳子指揮散員親從左右義勇先鋒并入馬直有馬步人神勇弩手鄭齋張進手下兵士并薛霸王建遣諸色將校衙隊名額軍都並陞爲侍衛親軍排連所有今年冬衣見闕綿數已指揮楊光遠收寨內綿勘會俵散應有先被張從賓脅從符彥饒驚擾及衛州黎陽陷失因茲走入及隔過官員使臣將士等兼自興師以來前後離背軍都住彼者並不問罪其官員使臣等並與錄任其將士等各與依舊請受諸軍收管如有入城後

遷轉職名者便據見守職名支給請受如有諸色人  
輒敢恐動竝當深罪在城將校及諸色官員應有物  
業爲人請射者竝許給還依舊爲主先有抽入城義  
軍竝放歸本家如是已配在諸軍者各隨本人所願  
如願在軍者卽依舊收管願歸農者卽放歸本家所  
有府城四面人戶三十里內與放二年秋夏租稅三  
十里外委逐縣令佐專切點檢如實曾經砍伐桑柘  
毀折屋舍者分折申奏盡與蠲放租稅切仰招携速  
令歸業應九月二十五日已前因事被殺之家不得  
更有論訟及相讐報妻孥家產已配沒者竝給還如

有自去年七月十九日後來曾經在城將校及諸色  
人請射合干等或爲配率柴薪或爲自要供燒毀折  
却者只據九月二十五日後見在者舍宇交割其有  
已破除却間未數日不得更有論索如內有屬官舍  
宇亦仰准此指揮應自去年七月十九日已前有諸  
色商旅或城內與城外親情相識應是寄留諸色錢  
物羊馬牛畜等或經括率或以沒納入官或破罄盡  
不計是何公私官員寄付竝不許更有論索如敢以  
敕前事相告言及相讐報者以其罪罪之朕方啟基  
扃務安華夏每推誠而待物日仗信以懷來布茲誓

言質諸天地天雄軍節度副使朝請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賜紫金魚袋刑部李式可中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亳州團練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貝州刺史孫漢威可檢校太保隴州防禦使天雄三城都巡檢使檢校戶部尚書薛霸可檢校司空衛州刺史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檢校工部尚書王建可檢校司空虢州刺史天雄軍內外馬軍都指揮檢校戶部尚書樂元福可檢校司空深州刺史天雄軍內外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兵部尚書繡州刺史元霸可檢校司空隨州刺史李式本延光舊客歷數鎮從之薛霸延光妻弟自餘皆同惡相濟之腹心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旣寧縣事 臣 孫以敬 叅閱

知 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九十四

赦宥第十三

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戊戌勅曰天有四時首布和  
陽之命君臨萬國先弘曠蕩之恩所以垂青肆之文  
則周基遠大示寬仁之詔則漢業興隆朕猥以耿躬  
獲膺大寶顧惟涼薄每懼顛躋肝食宵衣恐一夫之

失所臨深履薄憂庶政之未孚雖粗致小康而未臻  
大化一昨災躔沙鹿兵駐銅臺擐甲執兵頗勞師旅  
飛芻輓粟重困生靈賴天地垂休將相叶力克寧邦  
家未靜烟塵凱歌共樂於班還喜氣實騰於遠邇豈  
一人之感召蓋羣后之扶持弓矢載橐大慶已流於  
中外雷雨解作普恩宜被於寰區庶使齊人咸霑霈  
澤可大赦天下應十月二十五日昧爽已前除犯十  
惡光火殺人僞行印信官典犯賊合造毒藥屠牛鑄  
錢外其餘罪無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  
咸赦除之侵官潤已爾其有諸督責暴徵我所不忍

應係省司課利場院官等宜依近行宣命期限磨勘  
徵督內有送納所欠錢物得足者其違限愆罪特放  
如有沒納本人及保人家業盡底外尚欠錢物更無  
抵當者其所欠竝與蠲放其逐人罪犯特從減等其  
去年降宣命月日後來欠負者不在此限昨以水旱  
爲沴什一未均奠便蒸黎因令檢覆未明公法或彰  
隱漏之愆爰念小民宜示矜寬之典近令檢田有隱  
漏合當罪犯者並放所有合罰令陪納租稅者特放  
竝令却依實頃畝輸納貨泉所聚徵督必行况係省  
之逋懸宜應期之供辦但以兵戈之後帳籍空存已



行蠲放之恩尚憂未普再示優饒之命式表推恩天  
福元年應經兵火處州府諸色塲院因此失陷錢物  
等先曾指揮蠲放一半者今並全放未曾經減放者  
今與蠲放一半天災或降地分所招携老幼以流離  
棄田園而蕪沒深懷惻憫宜示招安蒲同晉絳滑濮  
魏府鎮定等州人戶或經亢旱或屬兵戈逃移人戶  
等應移戶所欠今年已前諸雜稅物並特除放宜令  
州縣曉示招携如有復業者仍放一年秋夏租稅二  
年諸雜差徭爰自攻圍每多徭役或因兵死尚有戶  
存言念傷痍屢宜優恤應差赴魏府城下人夫內有

傷中身死者除已支孝贈外特放戶下三年諸雜差  
徭勤官奉國旣彰盡瘁之誠賞善酬勞爰舉必行之  
命應魏府側近州或曾祇應供饋或曾部領人夫當  
職員僚及州縣官等宜令逐處速具名術分析申奏  
當與加息區宇之表咸在炤臨疆場之間寧容隔限  
示王者之無外期國家之大同應淮南西川兩處邊  
界自今後不得阻滯商旅明堂欲構必自羣才大道  
曲全俱無棄物將期多士詎可遺賢累朝廢棄官員  
與量才叙用頃者借率猶有逋懸方務優饒豈宜徵  
督先率借雜京舍錢其所欠並放七萃師徒五營吏

士偶因罪負遂至逋逃念曾效於忠勤宜顯行於招誘自用軍已來應有諸軍及諸色負罪逃背諸處人等限一百日內許所在陳首竝不問罪却與放管如限內不出復罪如舊諸州府應有見禁此色人家口骨肉竝從釋放恩隆加等固有明文道在恤孤宜弘異渥自去年出師來諸軍將校有沒於王事者子孫竝與量才叙錄臯陶五刑旣從流放商王一德用解網羅想其憔悴之容爰示哀矜之道應貶降官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流配人等竝放還仁及枯骨澤渥重泉晷哲后之芳蹤乃有國之令典魏府管內用

軍已來墳墓所毀無王者委逐處官吏指揮隨事修整祭奠仍費官中支給賦歛未省杼軸猶空言念疲羸聊得蠲貸諸道州府管田戶部院務省莊等天福元年秋夏租課錢帛斛斗諸雜物色等除已納外應有逋欠竝與蠲放於戲萬靈蠢蠢生成咸賴於上玄六合茫茫舒慘悉由於元首朕每興念慮莫釋焦勞遂覃在宥之恩將合好生之德朝野士庶中外臣僚體予蕩蕩之懷而贊我巍巍之治無怠於協謀戮力共期於偃革修文益勵乃誠永俾寡德布告遐邇咸使知聞

六年八月己亥帝至鄴壬寅制曰自昔聖皇明帝膺圖受命必觀風而設教或展義以省方上則順彼天道下則從其人欲朕創開基業每遵舊章期四海之混同法五載之巡狩乃睠全魏肇啟新都頃屬經綸嘗茲潛躍宜從望幸俾慰來蘇遂整明鑿旋臨舊地雷雨作解式覃曠蕩之恩日月無私用廣昭臨之道應三京新都諸道州府天福六年八月十五日昧爽已前諸色罪犯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嘗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其持杖行劫并殺人賊免罪移鄉仍配逐處軍都收管其犯枉法贓人雖

免罪即不得再有任用或始因罪犯久處竄流特行洗滌之恩各遂歸還之望應配流人并已前途赦不在放還人等并放還徒罪年限未滿者並放偶負瑕疵爰從黜降俾量移於近地宜漸復于舊資應貶降官等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約資敘進用或歲因災沴民用艱辛久係逋懸宜示蠲免應欠天福五年終已前夏秋稅租并公徵諸色及營田租課並與除放朕頃當開創爰在并汾或傾歸順之心首謀翊戴或擁驍雄之旅力效推崇洎汜水興妖鄴城伐罪每令致討皆立奇功漸臻開泰之期愈念艱危之際

宜頒殊渥允答茂勲應河東起義之初佐命效順收復鄴都汜水立功臣僚將校等竝與加恩其亡歿者更與追贈子孫已有官職者與遷改未有身名者與叙用經過郡縣迎奉乘輿旣供億以爲勞宜旌酬而示寵自東京至鄴都公路供頓官員職掌等竝與加恩六飛行幸萬騎扈從慮旁午於路岐微損傷於苗稼應公路有傍道稍損却田苗處其合納苗子及泐徵錢物等據畝數竝與除放載念雀臺昔居侯服撫綏六郡臨蒞四年睠彼職員依然父老無恠推恩之典仍敦尚齒之風鄴都并相澶貝博衛等州官負職

掌內有頃歲潛龍時在職者竝與加恩管內耆老八十已上者竝與版受上佐官爲國之規利物爲本農器俾從於改革畊民必致於便宜諸道鐵冶三司先滌疏百姓農具破者須於官場中賣鑄時却於官場中買鐵今後并許百姓取便鑄造買賣所在場院不得輒有禁止攬擾擢文武之才今之急務旌孝義之行古有明文贊治道以克隆致人倫之式序山林草澤內有文才武藝爲衆所推者委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當議量才叙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竝與旌表門閭天覆地載無所不容改過自新於斯爲美應

亡命山澤負罪潛藏者竝放罪招携各令歸業所在切加安撫如過百日不出者復罪如初唐室忠臣鄴臺靈廟濟蒼生於一境正皇統於中區宜命褒崇用彰激勸唐梁國公狄仁傑與追贈官秩主掌曠敗錢物逋懸宜示矜容聊加蠲免應天福三年終已前諸色場院官欠負官中錢物人等累經徵理通勘實無錢物家業者竝與除放其人免罪任從逐使不得再任使無黨無偏徇至公之道去泰去甚戒求利之心私下債負徵利已及一倍者竝與除放如是主持者不在此限邊陲管界藩部經繇言念疲羸良深軫恤

忻代蔚弁鎮州管界內有經藩部踐踏却苗稼者其合納苗子泐徵錢物等據項畝與除放其經燒蕪舍室殺傷人命者據戶下合徵苗稅竝與除放於戲居域中之大爲天下之君按巡旣展於盛儀渙汗宜覃於慶澤人情允洽帝道有光更期忠蓋之臣未贊隆平之運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七年正月戊午以收復鎮州曲赦廣晉府禁囚及襄州鎮州惡黨一百餘人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卽位七月庚子御正殿制曰古先哲王開創丕業未嘗不櫛風沐雨旰食宵衣安

黔首於八紘保鴻圖於萬世恭惟先皇帝艱難啟運  
恭儉臨朝以武功定寰區以文德安黎庶日慎一日  
無怠無荒載洽隆平永傳基構顧惟冲澍獲奉纂承  
念負荷以爲難集哀摧而罔極期終喪制旋逼羣情  
竭推戴以彌堅執讓辭而不獲勉臨大寶以御兆民  
宜頒在宥之文用布惟新之澤可大赦天下應天福  
七年七月十七日昧爽已前四京及諸道州府諸色  
罪犯除十惡五逆殺人強盜官典犯賊合造毒藥屠  
牛鑄錢諸色僞造外其餘罪犯已結正未結正已發  
覺未發覺咸赦除之已前諸色配流人等除終身不

齒嘗知所在縱逢恩赦不放還人及曾爲強盜已配  
諸處收管人外其餘並放還其今日已前放還人內  
舊有職官者量與叙用弔民代罪用遵懲勸之恩改  
過自新必務含弘之道其襄州安從進如能果決推  
誠一稟朝旨並從捨釋各與官榮朕恭承顧命初嗣  
丕基而文武羣臣中外良佐肅清輦轂保佐國家備  
彰忠孝之心咸竭推榮之力宜覃恩渥用表旌酬在  
朝內外臣寮侍衛諸軍將校及諸道節度使防禦團  
練刺史並與加恩修奉園陵考詳故實務遵禮典副  
朕孝思凡曰在官悉能陳力爰逢昌運宜示溥恩諸

道賓幕將校職員見任京六品已下官州縣官三司場院監冶帶使額者普與加恩其諸道職員押衙已上與轉官兵馬使已下與轉職懸車官秩前任職資載敦尚齒之風爰示念功之典致仕官前任文武朝臣內諸使司已下前任節度使防禦團練刺史行軍兵從少尹上佐官前諸道都指揮已下前任京六品以下官及前資州縣官帶使額場院官等竝與加恩京師職掌夙夜勤勞竭力有聞推恩無吝應在京諸司職掌亦量與恩澤奉守文之業敦孝治之風宜加幽顯之恩用慰哀榮之意內外臣僚內諸司使及侍

衛諸軍指揮使已上父母在者與官封已下有官封別與遷改已亡歿者竝與封贈已有封贈更與妻封贈其有郡邑國號者與進封未有者與叙封魯竭臣誠歿於王事良深悼往宜示賞延自天福元年後來文武臣僚終有歿於王事與追贈已下追贈者更與追贈有子孫未有職官者與錄用蝗虫作沴苗稼重傷特示欽蠲俾令蘇息應諸道州府經蝗虫傷食苗稼者竝差官檢覆據所損頃田與蠲放稅賦仍委逐處長吏切加安撫務令存濟山林逸士草澤遺賢將裨教化之風宜廣搜羅之道應有懷才抱器隱遁丘園者

委隨處長吏切在搜訪具以名聞敦崇孝義旌顯門  
閭式恢王化之基用正人倫之本應有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委逐處長吏具名聞奏當議旌表於戲纂繼  
大業司牧羣黎小心必本於舊章恭已難忘於朽索  
不敢逸豫以召和平更賴將相大臣文武多士遵顧  
托於先帝永趄戴於冲人開保延洪爰覃渥澤報告  
遐邇咸使聞知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  
言者以其罪罪之

八月丁亥以襄州安從進平詔在城官負將校職掌  
等蓋被脅從素非黨類除已送赴關外其餘一切不  
問自圍閉已來餓殍不少言念嗸寃之魄宜行掩骼  
之文應有餓死及殺戮并安從進毀拆却墳墓暴露  
骸骨等竝官與埋瘞仍令致祭諸道商旅或有被安  
從進威脅配軍者竝仰給與公憑放歸本貫內有淮  
南商旅亦給與公憑放歸纂嗣之初收復之始特行  
軫恤用表渥恩宜令三司依此施行仍付所司九月  
癸未御乾明門觀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等獻俘  
馘曲赦京城禁囚

八年二月庚戌御札取今月十一日還幸東宮己未  
發鄴都曲赦禁囚辛酉幸澶州赦獄囚



五月甲辰勅曰朕荷上天之眷命守先帝之丕基日  
午坐朝恐一物之失所夜分不寐思比屋之可封身  
雖安於九重心嘗懸於億兆屬飛蝗作殄膏雨久愆  
流民倍切於撫安征賦頻令於蠲減未能感召深軫  
焦勞念獄訟之繁當炎蒸之候欲臻和氣宜去深文  
特行寬大之恩用叶哀矜之旨應三京鄴都諸道州  
府見禁罪人除十惡行劫諸殺人者及僞行印信合  
造毒藥官典犯賊外人犯死罪者減一等餘竝放內  
有欠官錢者宜令三司酌量與限監出徵理中外遐  
邇宜體朕意

開運元年七月辛未朔御崇元殿降制曰王者化家  
爲國旣開創以惟難纂業承基亦負荷而尤重朕虔  
承遺命嗣守丕圖顧眄躬而懼不克堪持小心而曾  
無暇逸外以生靈是念內以宗社爲憂若涉大川如  
馭朽索然猶功非及物德不動天蟲螟爲害苗之灾  
夷狄作亂華之患尚賴謀臣猛將義士勇夫共成戡  
剪之功復致澄清之運今則狂戎逃遁年谷豐登時  
屬小康禮當終制雖三年無改義欲化於人倫而正  
朔有嘗理宜新於鳳曆爰布改元之令仍覃在宥之  
恩天福九年宜改爲開運元年可大赦天下應今年

七月一日昧爽已前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光火劫殺屠牛鑄錢官典犯贓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外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流竄之徒其實有咎和平之道亦許自新其流配人除終身不齒嘗知所在人外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經量移者與叙用蟲蝗災疾之邦流夷頗甚儉狃經過之地凋弊尤深須議優饒用明軫憫其岐雍同華蒲陝涇邠耀威管內人戶委長吏切在招携復業之家免一年租稅魏博貝冀滄景德等州曾經虜騎剽攘特放今年秋稅其餘經過之地亦

量與矜蠲乃矐親軍實推忠節或從征醜虜顯立勲勞或出討叛臣方期平定至於邊陲守戍藩鎮分屯盡繫捍防皆施勤効雖賦稅未集帑藏猶虛宜示頒宣用明獎賞應將校兵士量與等第優給連年失稔嘗賦憊期國用未克軍須不足是行率借以濟贍供誠非欲爲蓋不獲已赦書到日盡時罷征出彼家財資予國力宜加甄別以示優隆出一千貫已上者特免科徭出一萬貫已上者咸授官秩無資給者與本處上佐有官名者依本品序遷謁彼臣誠沒於王事恩宜加等禮有明文當契丹侵犯之時有守城臨陣

盡節亡身者宜令逐處長吏以名術奏聞當議超加褒贈或孫或子竝與旌酬含垢匿瑕捨過宥罪前王令典有國通規應有曾行劫盜之人竝宜放罪願在軍者與配軍收管願歸農者委本縣安存務局因循職掌敗闕空係連懸之數徒行徵督之文宜示哀矜竝令除放於戲承祧繼統御極居尊雖旰食宵衣每勤庶政而利兵秣馬未息殷憂更賴四輔三公五侯九伯文武叶力上下同心竭彼忠貞佐予寡昧舉朝廷之急務盡軍旅之沉謀使鼓卧旗偃俾成寧謐同文共軌速洽隆平表乃有功致我無事

閏十二月乙酉以牧青州制曰高祖皇帝應天順人化家爲國勤勞庶政安輯四方御衆以寬懷遠以德高秩厚祿以獎勲勞推食解衣以重賢戚至于匹夫匹婦皆被亭毒之恩草木昆蟲悉覃忠厚之德朕恭承丕訓嗣守宗祧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兢兢業業若涉大川所賴將相公卿同德比義共扶不逮庶洽於隆平而揚光遠頃以微功驟升亞將後承僞命來拒義師始則爲桀犬吠堯終則背楚降漢先皇帝方弘大義推以赤心忘彼仇讐歡如魚水亟承重寄久縉親軍累典大藩亦兼重鎮邇後選男尚主待之以懿

親裂地封王寵之以極致人臣之盛近代無儔至於諸子之中皆擢爲牧守家臣之內多有遙領郡符比外有非理邀求違法僭濫國家務存終始悉與含弘柰何自至滿盈不勝富貴恩深致怨物盛乃衰而輒信姦邪虛有怨望聞我大喪之後乘我饑饉之年外則勾引蕃戎倚爲勢援內則竊據城壘潛肆窺覷遂使河朔數州頓成瘡痍青丘一境獨陷尉羅朕所以命將興師吊民間罪然猶堅壁拒命自夏徂冬固執其迷自稔其惡其子楊承勳見衆情之携貳知狐壘之困窮深懷滅族之憂遂有悛心之請解其戈甲待

罪軍門梟彼兇徒而傳首於闕下氛霾遽息中外同懽此皆宗社降靈乾坤眷祐將帥戮力士卒齊心掃千里之封狐不爲民患除三穴之狡兔甚泰物情念彼一方未能高枕宜行在宥用拯疲羸可取閏十二月十七日昧爽已前應諸州管內州縣見禁囚徒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拾爵策勲前王之令典錄功旌義有國之嘗規應收復青州將校兵士等一自征行再罹寒暑頻親矢石備歷艱辛賊壘旣平秋毫不犯雖已行頒賚而更議甄酬厚秩美名我無愛惜其將校自副兵馬使已上員

僚弁監押使臣竝與加恩十將已上各賜功臣名號  
已有功臣者更宜改賜自楊承勳納款歸明楊光遠  
亦拜章請罪朝廷務弘恩貸而特與全生既許自新  
終懷憂懼遂至疾作以及亡身雖悖逆之人衆所憤  
怒在君臣之分朕實憫憐斷棺戮屍情所不忍其楊  
光遠尸首許令骨肉收葬楊承勳比從頑父同作不  
臣志力既窮覆亡可待而能轉禍爲福全身保家果  
傾嚮義之心所謂見幾而作宜加恩澤以示獎勵其  
楊承勳宜與起復除授防禦使仍加官秩其一家骨  
肉竝放罪其弟承祚承信已在哀制放歸私第烈火

焚山始識珪璋之性嚴霜殞夜方知松栢之心適當  
危亂之時乃見忠貞之節故淄州刺史翟進宗清風  
凜物貞骨凌秋當光遠跋扈之初被逆黨脅驅之際  
而伏節守義經死徇忠終異叛徒以及遇害雖已行  
褒贈而未稱朕懷宜覃延賞之恩仍示殊嘗之禮其  
翟進宗靈櫬委本處類會本人骨肉加禮歸葬葬事  
官給其子仁欽可特授官資補充東頭供奉官去順  
效逆頗蠹人倫濟惡助姦難逃國典前登州刺史張  
萬迪恩隆郡寄顯受朝恩不能事君盡忠輒敢從人  
於亂備彰逆節須舉明章其張萬迪宜從別勅處分

尚在寬宥特免族誅其骨肉竝從釋放國家兵士恩澤頗隆賞賜以時衣糧甚厚其中有凶惡之輩輕狡之徒不顧妻孥輒背軍伍如期僥倖難追嚴誅其青州城下兵士有走投入賊城者竝令指揮殺戮所有逐人骨肉宜從釋放叛城既下汚俗宜新同惡者皆就勦除詭隨者竝從停廢其餘註誤宜示矜寬其楊光遠下惡黨皆已梟首所有隨幕賓從除已殺戮外餘皆配送邊遠州府嘗知所在終身不齒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其在城及管內州縣鎮負僚將技魯被楊光遠脅從者一切放罪亡命之人比來懼罪所

宜招諭却復耕農自楊光遠作叛已來或有鄉村百姓接便遞相劫殺逃竄山林者竝皆釋放仍委本處官吏明宣朝旨招喚歸業如救命到兩月不歸者復罪如初當令擒捕顯行刑戮其莊田物業亦許力及人戶請射佃蒔忠力之士稟君命而不避危難良善之人入亂邦而橫遭迫脅罹茲患難實可憫傷自楊光遠作叛之初應有差去使臣非理而死者如子孫量與量才叙用攻圍之際役使實煩凡有區分皆繫急速稽緩者固當抵罪辨集者豈惜酬勞應青淄登萊交沂密鄆齊棣等州職員州縣等曾部署輦運者

竝與加階減選及轉官加職軍旅所至雖切戒嚴營寨所經寧無踐食宜寬嘗賦以慰編氓自王師攻討逆賊大軍下寨之處所有田苗桑棗應遭蹂踐砍伐宜委本處官吏子細通檢除今年見苗供輸外來年夏稅竝與放一半其去青州三里內更免今年秋夏殘租興師動衆勞費生靈或則負畚鍤以從軍或則徵輦運而赴役疲於供命不暇息肩言念蒸黎宜加優恤應青州管內及鄆齊棣兗沂密等州諸縣人戶自攻討已來差役科配頻併其今年夏麥殘欠并公徵錢物竝與除放所有逃移戶口宜令逐處長吏切

加招携青州城市居人等久經圍閉頗是凋殘楊光遠率彼資財奪其糧食至此餓殍宜示憫傷其在城見在貧民委本道以食糧賑恤所有城內屋稅特放一年應洞子頭及城下夫役有遭矢石致死者宜令逐處長吏子細通勘與放二年徭役城郭之內餓殍極多墟墓之間暴骨甚衆方隆渥澤豈限幽明其青州城內餓死百姓及城外墳墓曾遭發掘者竝令本道掩藏埋瘞於戲亂嘗干紀天地不容負國欺君人祇共怒是知福善禍淫之道信而有徵孤恩背義之人敗不旋踵今則干戈少息海岱已寧凡在股肱更

思康濟庶臻治道同享升平布告寰區咸知朕意  
二年五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制曰堯仁御極尚興  
丹浦之師軒后承乾亦有阪泉之戰是知五材並用  
王者不能去兵四氣同功天道不能止殺朕自躬傳  
神器勉徇人謀戢干戈而寧耀武威撫夷狄而但修  
文德而契丹見利忘義負約渝盟大爲猾夏之灾屢  
肆窺邊之暴須爲民而除害遂命將以伐戎駐五輅  
於大河勞六師於極塞賴乾坤祐助社稷威靈將相  
一心貔貅戮力致羣兇之敗衄血滿平川使元惡之  
奔逃魂消廣漠今則朔陲稍靜中夏小康宜上答於

穹旻俾特施於赦宥用導和平之氣適符長養之風  
可大赦天下開運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昧爽已前應  
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持杖殺  
人強盜官典犯賊合造毒藥屠牛鑄錢僞行印信外  
其餘罪犯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  
諸色配流人除終身勿齒并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人  
及曾爲盜賊并自契丹內來諸色人已於諸處收管  
外其餘配流人并嘗知所在者竝放歸其開運二年  
正月一日後來配流人等不在放還之限兵戈之地  
可料傷殘惻隱之心不捨晝夜所宜優惜用恤疲羸



應嘗定刑貝相并鄴都已北管界自今年契丹犯境已來有人戶實經虜殺劫人者所通檢到夏苗十分已令減放二分苗子并泐徵錢物今更特減放一分其今年徵正稅錢物等亦與十分內減放二分行幸之時往來之處奉迎不闕供億實繁宜示渥恩以獎勤效應滑澶兩州迎奉車駕并泐路供頓官員職掌等仰逐處具名銜申奏當與加恩出師已來遇敵之處忠烈之士皆效命以衝鋒行陣之間遂損身而報國宜加延賞用慰真魂應北面行營將士等除已與加恩及第支賜優應給外其有沒於王事者職員宜

令逐處分折聞奏當議超加褒贈子孫已有官者當與叙用其節級長行等如有親男堪充征行者宜令逐處酌量配軍收管支給衣糧戎夷侵軼驅脅吏民雖陷虜庭旋歸漢境所宜慰納以示綏懷應近北泐邊州縣軍鎮官員職掌被契丹脅權入蕃得便逃得歸來者竝放罪仍仰切加安撫睠彼易水最處邊陲經戎虜之攻圍賴軍民之固守將投齊一生聚保全念此忠勇宜加旌賞其易州被契丹圍逼之時應在州守把城池刺史官員職掌等仰具名銜申奏竝與加恩征討之際饋運之民不唯飛輓之勞或有抄截

之患宜令存恤用示優弘應鎮定刑維先差隨軍運糧百姓偶有不廻者委逐處用勘如有此色其本戶骨肉切加安撫免三年差徭俟擾之際輕俠之徒而偶聚盜於萑蒲遂亡命於山澤宜令招携俾復農桑訪聞鄆齊棣等州管界及河北諸縣百姓內有昨因蕃賊入界接便爲非今遇安寧怕罪未來歸業者宜令逐處長吏徧行榜示告諭所有今月一日已前罪犯一切不問宜令竝放歸田業各務營生仍委縣鎮鄉村切加安撫不得恐動如告諭後過百日不來歸業仍前爲惡者復罪如初逃背軍都誠爲極罪誅夷

家口乃是嘗刑將議寬矜并從捨釋應諸州府見禁及本營枷項并嘗知所在諸軍逃走兵士家口等竝宜釋放場院積弊官吏承寬致課額之逋懸勞朝廷之徵督久淹刑獄深軫予懷爰示優容俾令除放其安邑解縣兩池前催監使王居敏王景遇禁盤監欠折軍將兩界逋懸累年禁繫宜令三司各詳逐人所欠如有人家業錢填納者可與盡底據數納官餘欠竝本人竝放如有欠負錢物數內全無家業錢物填納者宜與免死配送邊遠諸處收管仍未不得差使所欠特放河中府雍同華陝虢等州管界內人戶有

欠王居敏王景遇盤盪脚價者竝特放於戲鴈磧方  
秋稍息烟塵之患雞竿肆赦是覃雷雨之恩更賴文  
武大臣中外宿德或決策巖廊之上或提戈軍旅之  
間嘗膽為懷摧凶是念速除餘孽共集殊勲克致澄  
清永銷氛穢仍遣赦書日行五百里敢有以赦前事  
相擾告者以其罪罪之布告遐邇當體朕懷

冊府元龜卷之九十四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九十五

赦宥第十四

漢高祖以晉開運四年二月即位於晉陽宮稱天福  
十二年五月辛亥至陝府釋管內禁繫罪人  
六月甲子至東京戊辰赦曰王者興膏雨之師所以  
蕩瑕穢下哀痛之詔所以吊傷夷朕頃自晉朝俾父

并土屬戎夷兆亂致干戈日尋每懷如燬之憂嘗竭  
扶顛之力旋以金行失馭天驕縱暴北陷河塞南踰  
官渡盜據宮闕凌辱衣冠蹂踐我京畿虔劉我生聚  
田不易墾人不聊生犬羊布於四郊腥穢聞於千里  
人既思主朕實疚心遂乃建彼義旗整斯戎輅雪萬  
民之枉抑期九土之和平求理之端惟刑是恤况時  
當養物仁在好生爰覃解網之恩用廣泣辜之道應  
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昧爽已前諸道州府見禁  
人等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除十惡五逆外  
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三司地征六營軍費素懸

數額皆有限程但以兵革屢興旱蝗相繼蓋督吏不  
能開許致疲民無以供輸苟不蠲除轉成困弊天福  
十一年已前諸道州府應係殘欠稅租竝特除放朕  
昨夙駕河汾薄狩陝號洎及京邑周覽神臯禾黍廢  
爲閑田墻屋毀爲平地悽傷滿目指顧傷心且農夫  
不耕廩食何取蠶婦不織府帛何輸言念流離諒宜  
矜恤况朕頃在藩翰備諳稼穡自臨大寶首念蒼生  
常久困於蕃戎欲盡蠲其租賦又以干戈未弭士馬  
方繁月無見糧歲無嘗給特於經費須此減除其東  
西兩京畿內遭契丹蹂踐暴苦處人牛俱喪蠶麥不

收雖近復田園固無可輸納其東西兩京一百里內今年夏稅及沿徵物色竝與蠲放其一百里外曾有契丹經過劫掠之處委本處官吏躬親恤問如實被契丹蹂踐不虛其今年夏稅大小麥苗子沿徵物色等各放一半其京城內先遭張彥澤明行拷捶劫掠資財蕪被契丹毀折屋舍括率緡錢爰屬艱危併罹殘害爰符望幸用慰來蘇其京城內今年屢稅與減一半雨露之恩豈宜有間文武之吏咸與維新應內外臣僚及京百司并諸官吏將校等各具名銜申奏當與加恩應有契丹除授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

使刺史及令錄賓僚將吏等竝各安職任不議改更勉思共理之規更俟維新之命或曾經謫官又念接荒苟亡慚隱之恩何示炤臨之德應已前貶降官未量移者當與量移已量移者便與敘錄應該徒流者與放還近因儉狃猖狂萑蒲充斥交相劫剽不問官私遂令王事之人空有係官之數應屬省務局錢穀曾經契丹及草寇般孽處據已勘到實數仰三司具指實條奏當議別有指揮應係欠省司錢物尚令逐處徵催全放則因便生姦加罪則困窮可憫宜下三司據見有家業抵當外如實無充折者特貸餘生更

無任使亡命不逞之徒殘民蠹物之類或隱藏山谷或畏懼典刑及今日已前結集爲非者竝不問罪仍令所在長吏丁寧曉諭如願在軍都者量材安排如不願在軍都者卽任歸農業與限兩月明示招携如限滿依前結集爲非不議寬恕卽嚴加捕捉復罪如初浚都重地汴水各區控襟帶於八方便梯航於萬國眷言王氣允稱皇居其汴州宜仍舊爲東京朕以肇興寶曆克嗣炎精遐追雍雒之宏規仰仗高光之盛烈其國號宜改爲大漢朕始事晉以至開國雖易服建號固有通規念舊懷恩未忍改作其年號仍舊稱天福於戲帝王之道亭毒爲先黃老之言清淨爲本用示滌瑕之典宜敷作解之恩矧惟臨馭之初方屬艱難之運當欲盡除疾苦漸致康寧用遵置器之方庶減納隍之慮凡在遐邇宜體朕懷

十月甲申北巡至韋城制曰自古聖帝明王開基創業輯寧庶彙康濟四方行寬大之恩不遺遐邇布含弘之德無隔華夷頃屬前朝季年中原失馭蒸黎板蕩寓縣分離寰區爲戎虜之鄉宮闕作腥羶之地百萬之生聚俱陷虎狼數千里之人煙頓成荆棘朕屬茲多難思庇生民憫晉祚之覆亡憤胡塵之紛擾

是痛心疾首躍馬提戈慕大業于高光起義師於汾  
晉匈奴運盡魁首天亡殘孽遺妖奔巢走穴繼平凶  
醜再造乾坤盡復諸華不失舊物顧惟眇質獲荷寵  
靈怵惕于懷憂勤在念朝野亂離之後國家開創之  
初每慮德澤未優炤臨尚狹懼一夫之不獲恐一物  
之乖宜思濟艱難靡遑宵旰大河之北易水之南久  
因兵戈聚成瘡痍男孤女寡十室九空念此興懷潛  
然出涕近者北地州府相次歸明覩千里之坦夷顯  
羣心之忠順今則方當展義爰用省方宜弘及物之  
恩用廣惟新之澤應鄴都管內及邢洛慈相衛鎮深

趙貝奧博滄景德易定祁秦等州管內應見禁罪人  
取十月五日昧爽已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  
覺嘗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自契丹爲患已來逆虜  
所至之處劫掠之外殺害實多方布仁慈豈限存歿  
應河北曾經契丹殺害處所有無主骸骨並仰所在  
長吏勤加指揮收斂埋葬其有官員將吏歿於王事  
及曾被契丹脅從指使返遭殺害者並可搜訪逐人  
子孫及親嫡骨肉具名聞奏當與量材任使必令存  
濟捨過錄功方務含垢逋亡服叛惟切推誠契丹節  
度使麻答見在定州自前曾輸款誠欲來歸順已降

詔論想計聞知當俟傾心別加殊渥幽燕瀛莫舊屬  
蕃戎惟彼生靈久遭屈辱近知軍民憤激志願歸明  
苟能密設機謀審圖禍福必然成事終享功名土郡  
雄藩當用酬獎鎮州殺僂契丹之時軍人百姓竝立  
勳効其軍都將校員寮已行恩澤訪知百姓鬪敵之  
際死傷甚重聽聞已來傷歎尤切其逐人本家宜令  
本道常加優卹向者有漢地諸色人員隨契丹北未  
能歸還去國離鄉益加憫念其本人骨肉仰所在存  
卹倍加安撫先有諸色人曾伏事著契丹官員者一  
切放逐穩便所在不得動搖於戲上天悔禍黔首愛  
生敢忘兢慎之心冀合升平之運凡在黎庶當體朕  
懷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制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  
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澤潤生民慶流長世  
淳耀之德不泯延洪之業無窮肆予冲人猥集大命  
荷上穹之眷祐揚列聖之耿光底定四方奄有萬國  
纘堯承緒欽若未圖嗣夏配天不失舊物乃者有晉  
失馭羯賊亂嘗蛇虺肆毒於寰區豺狼暫穴於宮闕  
虔劉我生聚俘掠我吏民戎馬所經人煙殆絕海內  
無主天下騷然朕方在躍潛遇茲屯難秉旄誓衆憤



其家國之仇冒暑出師雪彼生靈之怨皇天后土悔禍誘衷胡虜喪亡遼碣潰亂腥羶屏氣屬縣歸心披六轡而嚴屬車克寧西道走空函而飛折簡遂定中州旋以王業尚難魏郊斯梗當思康濟爰議省巡一方旣靜於煙塵九野漸期於清晏今則已旋魏關正屬王春三陽布和四序更始便宜宣德澤以順發生紀號易年式顯鼎新之祚宥過懋德載覃渙汗之恩可大赦天下改天福十三年爲乾祐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犯罪除十惡五逆外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諸貶降官未量移

者特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敘用諸色配流人並放還鄉里其餘名不齒者量與敘錄諸處散闕場院官自前有因繇欠折卽日並無抵當灼然無可徵督者宜令三司勘覆聞奏豐阜之道耕種爲先宜伸勸課之條以重衣食之本應天下戶口夏稅見供輸項畝稅賦外一人任戶開墾荒地及無主田土五年之內不議納稅亦聞自前有此指揮始卽許其開耕旋乃却行簡括旣非誠實顧失緝綏朕以化理域中信敷天下必無改易庶廣耕桑宜令所在長吏明行曉示自中原板蕩編戶瘡痍凶歉荐臻逋逃未復加以

徵賦煩重差配頻仍言念疲羸宜伸撫恤比聞州縣調役未甚均平秋夏供輸不依條制生靈受弊胥使成奸宜儆尤違俾循軌度所有逐處戶口宜令觀察使刺史縣令設法招緝除宣省指揮外不得非理差配其合充色役人戶不許官吏州縣影占務均苦樂其秋夏輸納只依朝廷指揮受納不得有加耗取覓若或差人察訪不虛其主者監官必加深罪更在藩侯郡牧共理分憂嚴設科條以副委任一昨親征鄴部暫駐野營周覽鄉川備觀凋瘵所宜優恤以召和平其鄴都四面人戶去城三十里內所有天福十二

年賦稅并緣徵一物以止并可特放其無主破毀墳墓仰差官吏如法掩瘞兵荒之際寇盜連羣自朕始及京師以宣赦宥尚聞結集未復家園豈非告諭之未嚴慰撫之未至今則陽春資始東作將興雨雪及時耕桑有望所宜各歸營養自取安全式敷在宥之恩載啟自新之路應諸處有前自爲非惡迹之人一切放罪不問便可安家樂業各歸營農所在不得動搖赦書到後仍與限一月若不歸本家復罪如初當令緊切擒捕心無矜恕仍別有條理指揮恭惟列祖園陵諸聖祠廟桑田變海當時之弓劍猶存精爽在

天終古之威靈不泯載惟追感誠切未懷其雍州西京及諸州府應有諸帝陵廟仰所在修奉務令完葺國家大事惟祀與戎苟蘋藻之不虔則神祇之安享起今後凡有祠祭所供用之物務在豐潔宜令有司精細點簡向者桀虜亂華或有抱幽寃而沒地王師薄伐或有徇忠節以殞身念彼遺魂宜覃霑澤自國家舉義已來應有將校臣寮沒於王事及晉朝臣寮枉遭契丹屠害者竝與追贈如已追贈爵秩未高者更與贈官仍令搜訪子孫量材敘錄朕昨展義省方討遼伐叛適當平定且錄勤勞應扈從鄴都城下內

外文武臣寮及馬步諸軍將校并在京部署巡檢官員職掌諸軍將校等升除已行恩命外所有未曾加恩者宜令中書門下條舉聞奏兼鄴都以來沿路州縣迎奉大駕供饋宿頓糧草無遺闕處其職掌及州縣官吏竝可等第甄錄天下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祠廟墳墓委所在量事修葺自唐莊宗後來應有文武大臣功德昭著者其凌替子孫量與敘錄其有先曾仕契丹并有骨肉見在契丹者其本人本家所在切須安存不得妄有恐動朕昔在藩邸頗熟臣寮文武之才嘗備觀其梗槩方員之用宜更察於

精微俾取質于衆多庶無遺於後造應文武嘗參官  
仰准唐建中年故事上任後三月表舉一人自代軍  
國之費務在豐財關市之征資於行旅所宜優假俾  
遂通流應天下商旅往來所在並須饒借不得妄有  
擾勒卑宮菲食前代之令猷革烏絺衣哲后之明德  
至於損上益下惜力愛人冀息煩苛漸期富庶所有  
乘輿服御後宮費用太官嘗膳一切減損在京及內  
諸司竝天下州府除應奉軍期急切外其餘不急之  
務非理營造並皆停罷免致勞役徵聘丘園免遺邦  
彥恢張名教俾厚人倫應有蘊蓄器能精通理道文  
理該博武畧縱橫而退遁於家高尚其事者委所在  
訪尋當俟徵用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仰具聞奏卽議  
旌表於戲創業惟難守成非易敢忘馭朽思致偃戈  
更賴文武股肱藩后同心康濟勩力彌諧永冀隆平  
共臻仁愛凡在戴履宜體朕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  
有司舉奏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罪  
罪之

隱帝以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即位癸巳制曰古先哲  
王繼天御物必有大造被於生民故能流餘慶於子  
孫保赤圖於宗社我國家本惟堯之洪緒襲有漢之

耿光曆數有歸謳歌所屬先帝乘時出震應運開國  
爰在初潛適丁難否妖孽盜居於官闕腥羶肆毒於  
寰區血肉黔黎荆榛赤縣繇是建靈旗而指敵伏黃  
鉞以誓師逐逋寇於龍荒救含生於虎口遺身利物  
功德契於三靈以欲從人潤澤流於八表大統既集  
仙馭俄遷號慕終天殞越無地肆予小子獲纂丕基  
上承顧命之嚴下迫羣臣之請遺弓如昨仍几具有  
瞻黼屨以推心處苦廬而瀝血而文武庶尹將相大  
臣連上封章請臨政事固拒雖切敦勸爾堅蓋負荷  
於耿躬復祇膺於未命諒難固執須強荒羸恭已親

朝載惟感咽向明而治始聽斷於萬機作解之恩宜  
昭宣于四海可大赦天下取二月十三日昧爽已前  
所犯罪有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  
嘗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諸左降官未量移者與量  
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與叙用應諸有盜賊  
處宜准今年正月五日所降恩赦放罪招携宜令所  
在長吏更切曉諭招喚各令歸業安家營養竝不問  
以前違犯仍倍加安撫文武臣寮侍衛將士赤心為  
國勩力勤王盡節盡忠同心同德輔翊先帝推戴冲  
人言報忠勞宜伸渥澤應中外文武臣僚將吏各加

火之後災沴相仍編戶傷殘比屋貧弊重以科徭未  
息輸歛不時言念瘡痍宜伸蠲復天福十二年終已  
前殘欠秋夏稅賦及和糴沿徵一物已上並特放所  
有徧經災沴處開封府滑曹鄆宋毫單穎徐宿兗沂  
密孟鄭懷衛澶濮等州并濮城四面三十里內共二  
十處除已放去年殘稅外宜更加軫卹其今年夏麥  
苗子於舊額上特與放免一半頃經戎虜所在驚駭  
於場院課程州府管係既有陷失宜示矜蠲應州府

縣鎮遭契丹草寇及軍都更變驚却兼有般迭綱運  
已離本處沿路遭劫奪諸色錢帛一物已上兼天福  
十二年六月終已前諸州府塩麩商稅鉄冶不敷課  
利及主持錢物糧草柴蒿敗闕欠折等一切特與除  
放其主事人員亦放罪其有契丹犯闕之時諸州府  
有危疑之處分差兵士守把城池逐急將係省錢物  
充兵士優給犒設諸道州府有去年六月終已前全  
分支却將士春冬衣賜及諸色諸受自來累行徵納  
者竝與檢驗除破先是諸州府被契丹率配到錢物  
逐處差人管押送納有欠折者勘驗指實竝與除破

天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逐處收刈到芟草積年損爛及欠少處竝令除放孝治之道不獨其親況推許國之忠俱享承家之慶感霜露者宜覃漏澤奉晨昏者亦示寵章立身揚名于斯爲美在朝文武臣寮內諸司使及侍衛諸軍都虞侯已上諸道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并見任節度副使行軍司馬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祖父母見存者竝與加恩亡歿者竝與追贈追封已追封追贈者更封贈禮稱助祭詩美作賓誠歷代之嘉猷盖近朝之闕典興衰繼絕宜舉舊章其唐晉兩朝可求訪子孫訪立爲二王後州縣之

職朝廷命官旣曠事者有懲豈奉公者無勸諸處令錄主簿在任顯有殊績善於勸課招輯徵科靜辦者委所在具以名聞當加優獎仍以時經多事民未小康每念疲羸倍懷軫惻天下州縣戶口除宣省指揮外不得輒有科配徭役如合充色役者竝須定奪允當其力及大戶竝不得諸處投名影占稍違科條當舉典憲古者慮政教之紕繆詢理道于芻蕘盖欲使外事不壅於中下情得通於上言路旣廣頌聲則聞况在纘承之初實繫忠謹之說內外臣寮如有所見便於時政者可直言得失無所隱任賢勿二得士者

昌仰稽聖謨敷求時彥訪諸貞遁庶無遺才天下有  
賢良方正文才武畧不求進達處于沉滯者仰所在  
搜訪以聞名實相得當加擢任於戲建邦撫運念創  
業之惟難繼統承基知守文之不易續紹惟重憂思  
匪寧所賴列辟宗臣元勳舊德段肱王室保佑朕躬  
共致扶持庶無失墜爰覃霈澤用洽中區凡在炤臨當

體予意

二年正月乙巳朔制曰朕以耿躬獲續洪緒念守器  
承祧之重懷臨深履薄之憂屬以縣道猶艱王室多  
故天降重戾國有大哀奸臣樂禍以圖危羣寇幸灾

而伺隙力役未息兵革方殷朕所以嘗膽卧薪廢食  
輟寢雖居億兆之上不以九五之尊漸冀承平永安  
遐邇內則稟太后之慈訓外則仗多士之忠勲服肱  
叶謀爪牙宣力西推三叛撫其背而扼其喉北挫羣  
胡斷其臂而拆其脊次則巴邛嘯聚淮海猖狂纒聞  
矢接鋒交已見山摧岸沮寇難少息師徒無虧兼以  
修奉園陵崇建宗廟右賢左戚同寅協恭多事之忠  
大禮無闕負荷斯重哀感良深今三陽布和四序更  
始宣申允澤允答天休恤獄緩刑捨過宥罪當萬物  
之孚甲開三面之網羅順彼發生以召和氣應乾祐



二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繫罪人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贓合造毒藥劫家殺人賊黨正身外其餘犯人及關連竝放如河中府李守真鳳翔王景崇未與趙思館等比與國家素無讐讐偶因疑懼遂致叛違所以命將陳師徵辭問罪止期旦夕必見功收然以彼之提封朕之黎庶久陷孤壘可念非辜易子折骸填溝委壑爲人父母寧不軫傷但以屈已愛人先王厚德包荒含垢列聖美談宜弘濟物之恩用廣好生之道其李守真王景崇趙思館等宜令逐處都部署分明曉諭若能翻然順歸朕竝待之如初當保始

終享其富貴明申信誓固無改移其或不認推誠堅欲拒命便可應時攻擊尅日盪平候收復城池罪止元惡其餘誑誤一切不問仍預告諸軍破城日不可殺人放火諸處草寇等拋棄耕農聚集林藪晝伏夜動害物殘人前後累令剪除繼行招諭尚恐疑懼特示寬恩如能改過知非出來陳首者應已前所有爲非一切不問宜令逐處節度刺史及巡檢使明行曉示宜達朝廷恩旨冀其歸業嘗切撫安不得信任節級所繇衷私怨慟重念征討已來勞役尤甚兵猶在野民未息肩急賦繁徵財殫力匱矜恤之澤未暇於

疾羸愁歎之聲幾盈於道路尚以軍旅未息帑廩無餘猶稽蠲復之恩空懷愧憫之意卽侯邊烽少弭國患漸除當議優饒異獲蘇息諸道藩侯郡守等咸分寄在共體憂勞更宜念彼瘡痍倍加勤卹究鄉閭之疾苦去州縣之煩苛勸課耕桑省察冤濫共恢政理用副憂勞凡百臣僚當體朕意

册府元龜卷之九十五終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九十六

赦宥第十五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卽位制曰自古受命之君興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啓有商之祚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杖鉞臨戎

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焦思勞心討叛渙于河潼  
張聲援于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勞纔旋旆于關西  
尋統兵於河北訓齊師旅固護邊陲只將身許國家  
不以賊遺君父外憂少息內患俄生群小連謀大臣  
遇害棟樑旣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亦遭讒構逃  
一生於萬死徑赴闕庭梟四罪於九衢幸安區宇將  
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朕以衆庶所  
迫逃避無繇扶擁至京尊戴爲主重以中外勸進方  
嶽推崇黽勉雖順于群心臨御實慙于涼德改元建  
號祇率于舊章革故鼎新宜覃于霈澤朕本姬室之

遠裔號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旣延於  
百世大命復集於耿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爲號改乾  
祐四年爲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以前應天下  
見禁人等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  
嘗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漢樞密使楊邠侍衛都  
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  
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于  
沉寃宜更申於漏澤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喪事  
官給仍訪子孫敘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以追贈馬  
步都軍將士等戮力協誠輸忠效義先則平持內難

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勲勞所宜旌賞其員寮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有功臣名號者別與改賜應左降官量加敘錄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用配流徒役人並許放還已歿者任從歸葬所有杜仲威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縮竇幕元隨親戚及諸色人先因懼罪至今逃匿者並可放還任自取便昨者犯罪人蘇逢吉劉銖閻晉卿李業侯贊聶文進郭允明及同時犯罪人等家族骨肉先已釋罪疎放其逐人所有親戚及門客元隨職掌在諸處者切慮尚抱憂疑今並釋放所在不得更有恐動內有手下

先管莊田錢穀人等已下三司點簡磨勘了日一任逐便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咸許自新一切不問各還鄉里自務營生仍仰所在切加安卹所繇節級不得褻私妄有恐動如赦到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如初內外文武臣寮致仕官諸軍將較隨使職員及前任藩侯郡守文武朝列前內諸司使副使前禁軍指揮使前資行軍副使等各與等第加恩應見任文武臣寮內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即與恩澤如亡歿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

封贈晉漢以來兵革屢動賦役煩併黎庶瘡痍鰥寡  
孤惻不能自濟爲人父母爭不閱傷應天下州縣所  
欠乾祐元年二月已前夏秋殘稅及派徵物色并三  
年夏稅諸色殘欠並與除放所有澶州已來大軍經  
過之時沿路人戶恐有蹂踐兩邊共二十里并乾祐  
三年殘欠秋稅並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  
後來曾經契丹蹂踐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已  
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並與除放仍委逐處長吏倍  
加存撫至於防守邊塞優卹疲羸利害之事各宜條  
奏自前或有拒扞契丹顯立功勞及將吏之中有歿

于王事者具名以聞當議酬獎應係三司主持錢穀  
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以前徵納外累經較科  
灼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開奏別候指揮秋夏徵  
科舊有規制如聞諸道州府別立近限催驅或逼賦  
過深轉致供輸不易至使蠶欲老而求絲債禾未熟  
而取穀錢但無逋懸何須急暴應天下百姓納稅租  
並取省限內納畢不在促限徵督如是軍期急速卽  
不拘此例訪聞諸處人戶逃移在外者自前省司雖  
累行招携多未歸復兼知逃戶稅賦攤配居人公私  
之間未甚允當念其疾苦嘗軫于懷宜令所司商量

別行條貫庶使逃移者卽歸鄉土見居者漸遂舒蘇  
免困生靈以付勤恤藩侯郡守寄任非輕立政之先  
養民爲本每及徵賦尤要徇公其逐處倉場庫務宜  
令節度使刺史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  
不得別納斗餘秤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  
停罷朕早在藩鎮嘗戒奢華今御寰區尤思節儉况  
國家多事帑藏甚虛將緩憂勞所宜省約應乘輿服  
御之物不得過爲華飾宮闈器用並從朴素太官嘗  
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比助軍國支費其珍巧  
織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得輒有貢獻諸無用

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爲先崇飾  
虛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雖多端以奚爲今後  
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古者用刑本期止辟  
今茲作法義切禁非蓋承弊之時非猛則姦兇難制  
及知勸之後在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  
今後應犯盜賊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  
制施行應諸處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餘罪並不  
得籍沒家產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天下諸侯皆有  
親較自可慎擇委任當必克勤參禪朝廷選差理或  
未當宜矯前失庶協通規其先于在京諸司差軍將

克諸州郡元從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  
仍勒却還舊處職役設官分職具列司存離局侵權  
誠爲紊撓今後諸司公事並須各歸局分不得越次  
施行朝廷之務顯有舊章職官具存安可廢墜如聞  
自前諸司公事多有壅滯今後並可速疾舉行國之  
大事在祀爲先苟爽吉蠲深爲瀆慢如聞自前祠祭  
宰饌頗虧肅敬今後委監察御史嚴加覺察必須豐  
潔庶達精誠稍或不恭國有常典近代帝王所在陵  
寢合禁樵採俾奉神靈唐莊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  
戶以近陵人戶克漢高祖皇帝陵置職員及守陵宮

人時月薦饗拜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  
齋爲三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自古聖帝明王莫不  
好賢納諫是以立誹謗之木采芻蕘之言時之利病  
罔不知政之得失無不察達聰明目其在茲乎應內  
外文武臣僚有見識灼然益於治道者許非時上章  
聞達山林草澤之間懷才抱器之士切在搜訪免致  
遺賢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勵時風於戲  
致理保邦非德教無以安萬國發號施令非誠信無  
以示四方其或言出行違朝行暮改是爲秕政何以  
子民更賴棟樑羽翼之臣左右前後之士共扶寡昧

同致雍熙思致器以永安都覆車之可戒納隍馭朽  
予豈忘諸釐革有所未盡者有司具啓請以聞

二年五月親征交州癸亥次曹州行宮在州禁繫罪

犯人除死罪外並釋放是月交州平壬午制曰在昔

哲王承天育物莫不內修庶政外撫諸侯推誠以待

人人皆自信虛已以馭下下無弗從是以車書大同

革兵不試動植遂和平之性蒸黎絕愁嘆之聲朕以

耿躬猥承大統側微自效嘗從軍旅之中億兆所推

獲託王公之上涉道斯淺於德未章致其毒螫之亮

為我生靈之患逆賊慕容彥超輿臺賤類闖葦微人

歷郡牧而至藩侯扇貪風而彰惡迹泊子臨馭無間

緩懷而乃顛越不恭姦邪是恣北則結連戎虜南則

臣事淮夷每與劉崇潛通人使剖割萬姓傷殘乃杯

軸其空盜橫一州嚴酷如爐炭之上招呼亡命剽劫

隣封繕甲治兵深溝高壘既顯悖違之狀須興討伐

之師朕昨暫御戎車來巡軍寨觀貔貅之賈勇憤蛇

豕以為妖咸請先登不容假息士怒未洩逆壘俄平

盜泉已涸其源流惡草盡除其滋蔓班師振旅太軍

方樂于凱旋盪穢滌瑕一境宜覃於霈澤可赦交州

管内取五月二十七日見禁罪人及未發覺者大辟



以下並赦除元兇流毒同黨濟姦國有嘗刑皆合顯戮特示好生之道俛寬連坐之誅應曾與慕容彥超同惡之人逃避潛藏者並與釋放仰於所在自出陳首百日不首者獲罪如初應已伏誅逆黨人等於諸處有骨肉者先已指揮放罪招安尚慮本身抵法之後却有驚疑宜令所在州縣明行告諭並釋放不問兖州城內幕職及州縣官吏軍府將較今並放罪其衙前州使兩院職役人本城軍都並赦仍舊自慕容彥超違背已來鄉州山寨豪強人等接便爲非劫掠擄殺今因收復並與洗滌一切不問外諸軍將士等

勇於爲主奮不顧身所有沒於王事者各等第給孝緡仍以本人半分衣糧與本家一年有親子者官中並與收錄安排自軍使都頭以上皆與贈官職賊據一城民殘四境或撤毀其墻屋或蹂躪其田疇槩于徵取供軍點集應役並宜矜卹漸蘇舒應兖州城內所有徵取今年屋稅及蠶食鹽鐵諸雜稅物並與除放城外官軍下寨處四面去州城五里內所毀今年夏稅苗子蠶食鹽鐵並諸雜沿徵錢物並與除放五里外十里內除放今年夏苗子三分中減放一分并兖州城內百姓被慕容彥超閉門已來無辜殺害

者宜令本州存恤其家其被殺官員宜令本州官具錄奏聞當行恩澤所有被毀折却舍屋極多及收城之時延火燒焚官中給賜材木重令蓋造攻取城池須資力役既臨矢石或致喪亡致人歿身在朕深念諸州差別人夫內有遭矢石身死者宜令逐州縣分拆姓名聞奏官中各給絹三疋以省庫物充仍放下三年諸雜差遣勒本縣給與文帖其部領人夫州縣官等到城下施功者據勞役日月等第加減選萊蕪監所抽點到諸縣義軍已各指揮放散今後更不得管係名額其權克都將節級者亦不得此後於鄉村

內更有稱呼於戲夏爲長羸勞軍民以從役聖職教化用干戈而剪兇惟予不明增愧于是尚賴穹旻之祐漸期寰海之安告爾魯人咸體茲意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親祀圓丘禮畢御樓肆赦曰王者祀天地饗祖宗著於前經謂之大事嚴上者伸尊於下奉先者教孝於民簠簋豆籩陳其備物犧牲玉帛薦以至誠聿遵嚴配之文式展昭事之懇朕仰膺睠命下副樂推有兢兢業業之心無赫赫明明之德錫珪膺瑞莫繼禹功祝網爲仁但欽湯政接近朝喪亂之後當群黎凋弊之餘不敏不明何以爲治而寒

暑三往車書漸同征人少駐于邊防戰馬多閑于坰  
牧污萊加闢杼軸靡空從大化之未敷亦小康之遽  
致得非藝祖烈考垂其佑皇天后土被其恩鍾在耿  
躬躋此嘉會俾創業垂統傳之無疆治國安民引於  
有慶將恐將懼雖休勿休祇荷景靈是用大報恭以  
都邑所在宗廟爲先開創已來因仍其舊未伸移奉  
之禮重增怵惕之懷爰自雒陽卜遷浚下今四序資  
始三元履端陳水陸之毛載見清廟薦陶匏之質對  
越玄穹所謂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也凡爾衆庶同  
我虔恭申其肇禋旣謹就陽之禮施於純嘏宜覃及

物之恩改號紀年惟新行慶可大赦天下改廣順四  
年爲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應犯罪人已  
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嘗赦所不原  
者咸赦除之其殺人者放罪移置他處貶降官與量  
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與敘用諸配流人並  
任逐便如刺面配軍收管者不在此例流貶死者許  
歸葬草賊避法隱藏者所有巡簡人諭以恩赦招呼  
令歸農養如願在軍亦聽其內外馬步都軍將士各  
等第優賞應見任內外文武職員諸軍將較致仕官  
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前任文武升朝官前內諸司

使副使前諸州行軍列使前指揮使諸道進奉專人  
前資官赴郊廟陪位者並與加恩內外命婦並與進  
封因夫子敘封者不得過夫子本品其諸寺監攝官  
如滿七周年以上應奉公事無遺闕文書灼然者並  
與同明經出身如不滿七周年者任逐便穩今後寺  
監不得以白身署攝如違本司官吏並當勘罪諸州  
府廣順二年已前逋欠稅沿徵錢並放其二年終已  
前主持省錢及主倉庫敗闕者據納家業外無抵當  
者並釋放自開創已來諸軍將較死王事者軍使都  
頭已上並與追贈已追贈者更追贈有親嫡子孫量

才敘用者諸軍將士年老病患不任征行情願歸農  
者本軍具以名聞給憑繇放免應見任文武升朝官  
內諸司使副節度留後防禦團練副使禁軍都指揮  
使已上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等父母亡歿未經追  
贈者並與追贈已追贈者更追贈自廣順元年後來  
幽州淮南西川河東等界軍人百姓投降者累令安  
撫所在有無主荒閒田土一任請射任佃爲永業西  
川接界久不通商今後一任來往只須所屬官吏防  
閑恐夾帶姦細應祇奉郊廟職掌人員並與恩澤其  
行事官已勘無違碍者候銓司移省後各與除官合

來年集者候將來授任仍並加一階欠三選至五選者減一選欠選以上減兩選幕職並與減一年如欠月限不及一年者便與除官仍轉官資其諸色人駁放皆依格勅其間小小違碍可以情恕者並條奏以聞起今後升朝官兩任以上著錄十五周年者與賜緋著緋十五周年者與賜紫凡縣官歷任內曾經五度參選者雖未及六考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以上令授優散官者並賜緋其非時特恩不拘此例梁室受命奄有中原當歷數之有歸亦神器之所在潞王踐阼承紹唐基累年司牧於生靈諸夏奉承於正

朔莊宗克復以朱氏爲僞朝晉祖統臨以清泰爲僞號所宜追正庶協通規今後不得名梁朝爲僞朝潞王爲僞主前代帝王陵廟及各臣墳墓無後者所在官吏簡較勿令樵採耕犁天下年高殘疾鰥寡孤獨所屬官吏務行存恤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州縣以名聞者並與旌表門閭山林隱逸草澤才能所屬長吏搜訪具以名聞於戲安不忘危百王所以慎其德上之化下一人姑務正厥躬予苟有違衆皆無隱方今庶吏和勸貪者少而廉者多兆民從風令旣行而禁亦止司予刑者無忘哀矜又禮讓方興恩信兼布賦

役咸遵于法制鄉閭已絕於侵漁家遂求安國當思  
理從予政者無忘和平凡左輔右弼盡其心五侯九  
伯宣其力君唱臣和同寅協恭不致昇平未之有也  
凡百有位暨于群倫俱承福禧同體朕意節文有所  
未該者所司條奏以聞

世宗以顯德元年正月即位三月辛巳制曰凡神聖  
之功乃開基以創業惟帝皇之德遂垂制而立文生  
成參天地之靈悠久鍾子孫之福寧禹湯而獨美豈  
堯舜以無倫先皇帝出震安時膺乾啓運改相仍喪  
亂之轍迄勃興開泰之邦儉靜其身寬慈于物寒耕

熱耨之苦嘗念三農宵衣旰食之勤不忘萬務恩霈  
庶彙義結群心周室肇興安神器而方固軒臺遽往  
望仙駕以不迴肆予冲人獲紹丕構孤藐自視寡昧  
何知稟理命之丁寧副衆情之推奉中心憂塞罔有  
津涯易月之禮制尋終在天之感慕無已負荷斯重  
恭默以居宜從作解之文以洽當陽之澤可大赦天  
下應三月七日昧爽以前所犯罪人已結正未結正  
已發覺未發覺嘗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諸貶降責  
授官等量與升陟敘用應配流徒役人及縱逢恩赦  
不在放還并嘗知所在者並放逐便諸處有草寇團

州府元集赦宥十五  
集仰所在州府及巡簡使臣曉諭恩赦招喚各令歸農兩京及諸道州府人戶所欠去年秋夏稅租及沿徵物帛並與除放其鄉村逃移人戶並仰招喚歸業內外見在文武職官致仕官及諸軍將較並與加恩其前任京官幕職州縣官至今授官日施行諸將軍較自開創以來有沒于戰陣及身死疆場者並與追贈如有親嫡子孫未曾錄用者並與錄用文武外朝官及內諸司使副使禁軍都指揮使以上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在者並與恩澤忘歿者與封贈其妻未敘封者特與敘封應沿邊州府

接近西川河南契丹河東界處仰所在州府及巡簡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及虜掠人畜務要靜守疆場勿令搔動其投來人戶仍仰倍加安撫大行皇帝山陵有期准遺命不得勞擾百姓者宜令所司奉承先旨無至隳違應緣山陵公事合使工人役夫並須先給錢物雇覓諸雜費用一切取官物供給不得差遣人戶科配州縣文武班列親近臣寮愛國誠堅致君心切苟或聞朕躬之過失觀時政之否臧無借敷陳以輔寡昧苦口良藥逆耳忠言裨益至多翹竚惟切今後內外臣寮或有所見及有

所禱益可其實封章表以聞或欲而對便仰閣門司  
畫時引見懷才抱器出衆超群或養素于衡門或屈  
迹于末位孤寒難進志業何伸咸用搜羅待以爵秩  
諸隱遁不仕及卑官下位中有文武幹畧灼見可稱  
者所在具名以聞化理之本孝弟爲先苟或虧違實  
亂名教其有士庶之內兇率之徒不順于父兄不恭  
于尊長狂悖難狀訓誨莫從親族容隱而不言里巷  
畏避而不告傷風敗俗莫甚于茲今後或有不孝不  
義之人違戾尊長喧悖毀辱及父母在異財別居畧  
不供侍如此之輩不計官宦軍人百姓之家宜令御

史臺及本軍本使所在州縣廂界彈舉覺察如或容  
縱不切簡舉罪有歸處其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宜  
所旌表以厚人倫恭惟先皇帝推誠損己焦思勞神  
念將士之忠勤知戰伐之辛苦餼糧祿賜無非經手  
經心土地官封不惜酌勲酌效生靈是念稼穡爲憂  
罷非理之差徭去無名之侵耗不貪遊宴盡去奢華  
減後宮冗食之人停諸司不急之務方獄止其鮮之  
貢殿庭絕珠玉之珍獄訟無冤刑戮不濫凡關物務  
盡立規繩予小子纘紹丕基恭稟遺訓仰承法度不  
敢踰違更願將相公卿左右前後共遵先旨同守成



冊府元龜

卷之九十五

魏志九十六

奏  
劫虜神水人等... 奏

四月庚午制曰昨者劉崇縱肆毒螫勾引蕃戎困我  
生民深入澤潞朕所以泣辭神御親總甲兵抑茶蓼  
之哀懷殄豺狼之兇黨誠賴玄穹垂祐將士輸忠大  
剪寇讎尋清源野覽賊寇經繇之地深切憫傷當城  
池圍閉之時良資捍禦適因駐蹕宜示特恩應潞州  
諸縣取今月二十七日巳前見禁罪人除死罪外並  
宜與釋放當州數縣昨經賊軍傷殘處人戶所徵今  
年夏稅斛斗錢帛三分與放一分內有村坊元不遭

賊寇殘傷者不在蠲放之限潞州昨經圍閉將較職  
員同力守禦兼以大駕駐蹕迎奉無關應在城將較  
官吏職員宜令本州具名銜以聞各加恩澤昨殺戮  
賊軍之處及四面山谷間屍首絕多宜令逐處官吏  
差人收斂埋瘞勿令暴露逐處墳墓曾被賊軍發掘  
者指揮掩閉河東及契丹敗散兵士其中有潛竄山  
谷間者並令招喚不得輒有傷害如是義軍百姓便  
可放歸本家若是軍人及諸色人並監送至駕前各  
與穩便安排遼沁二州新屬潞州久陷賊境深可憫  
傷委本道節度使倍加安撫所有劉崇煩苛事件並

與蠲放

二年十一月癸丑鳳翔節度王章上言收下鳳州乙卯詔曰朕承宗社之靈居億兆之上祇臨太寶于茲再周每念晉漢以來朝野多故疆宇日削生聚未堪嘗懷拯救之心冀答天人之意至於夙夜不敢荒寧求安邊拓境之謀思濟世息民之計乃眷秦鳳地接巴邛頃屬亂離因茲阻隔千里之地大朝之聲教不通十年之中百姓之艱苦難狀昨者興發師旅經畧封陟鼓輦絕震於郊原虵豕難逃於鋒刃僵尸遍野棄甲如山秦成階等州管内將較官吏軍人百姓等

喜寇孽之逋逃舉城壘而歸順飛章送款協力同謀父老相懽山河如故而僞署鳳州節度使王環等獨迷去就尚據城池朕念彼孤危繼令招諭惜一城之士庶開三面之網羅豈期拒轍之徒不體好生之德遂令攻擊立見盪平渠帥就擒秦隴無梗宜降惟新之澤庶隆及物之恩應秦鳳階等州管内自顯德二年十一月已前有罪犯者無問輕重一切釋放應馬步行營將士等各與恩澤其有歿於王事者自付兵馬使已上並與贈官仍賜賻贈物城下攻歿百姓爲矢石所害致死者本戶除二稅外放免三年差徭仍

賜本家孝服絹三疋其倍畧人夫州縣官並與加階  
減選秦城階等州歸明將士自長行以上等第支賜  
優給其官吏將較職員等並與加恩其中有西川人  
員除恩澤賞賜外如願駐畱者厚與請受如願歸去  
者並給盤纏用慰衆情免違物性應收捉到賊軍將  
較一切放罪並令押送赴闕各與恩澤自何重建等  
歸投西川已來訪聞管内州縣連歲饑荒百姓軍人  
倍加勞役科歛頻併法令滋章既爲吾民宜革前弊  
今後除秋夏兩稅徵科外應僞蜀所立諸般科率名  
目及非理徭役一切停罷德音未該者宜令所司相

次指揮

三年五月乙卯帝至自淮南是日詔免在京見禁罪  
人六月壬申降德音曰王者經營四方式遏亂畧懷  
安逸而亡戰伐則雄圖莫震有雪霜而無雨露則歲  
功不成日者革輅親征靈旗問罪正陽之役吳師無  
匹馬之歸六合之征楚甲有齊山之積今長江以北  
半爲我疆實賴將相協謀貔貅宣力破彼勍敵成茲  
茂勲宜敷曠蕩之恩用慰輕揚之俗澤流霑於動植  
寵豈忘於忠勤聲教惟新甄賞斯在可特赦淮南道  
諸州管内見禁罪人取顯德三年六月十一日已前

凡有違犯不問輕重並不窮問其江北諸州縣有未收復處宜令行營大將明申招諭儻能知幾變歸順朝廷其向來各位俱一切如故仍選明藩大郡厚加旌賞其軍都自長行以上並與優給其中有願歸江南者亦聽自便應隨駕淮南行營諸軍等或破敵成功或攻城効力或收降州縣或護衛乘輿咸積忠勤宜加酌獎各與等第優給從駕職官及諸色人員等從征在外奉事有勞各與加恩以獎勤幹諸州夫役自來有沒於矢石者其本戶放免三年差徭仍每人支賜贈孝絹三疋淮南道諸州縣先屬江南之時頗有非理科徭無名配率今後一切停罷事有不利於民無益於時者宜令長史條奏以聞

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自守丕圖嘗勤庶政念萬方之至廣終日勞心恐一物之未蘇通宵不寐屬乾元資始春日載陽升紫殿以發德音秉鎮圭而朝群后順青帝發生之令體玄穹亭育之仁思與群生同慶嘉運及物之澤罔間於幽遐作解之恩宜均於雷雨應天下見禁罪人除犯大辟外一切釋放應諸色亡命之人官中自來追捕未獲者今並放罪諸道州府應欠顯德三年終已前秋夏稅物並與除放諸處敗

開場院人員自來累行徵督尚有逋欠實無抵當者  
宜令三司具欠分析數目聞奏別候指揮内外文武  
職官自前曾有犯罪停免黜削人等宜令中書門下  
樞密院具罪犯因繇聞奏別候進止應淮南界内百  
姓宜令行營將較告報諸軍不得俘虜傷害應有文  
學之吏武勇之人或幕府州縣官等臨事強明在任  
有所振舉爲衆稱譽者宜令所在長吏具名聞奏在  
朝文武臣僚於知識人中有如此者亦可公舉並當  
擢用待之厚祿於戲帝王之於億兆也教之化之納  
於仁壽當五兵未戢舜干暫舞於兩階洎中夏小康  
湯網宜開於三面用示好生之德竚遵且格之言凡  
被炤臨體予朕意

三月庚戌以降下壽州制曰朕受天明命繼統中區  
寰瀛將保於大同征伐蓋非於獲已一昨以壽春未  
拔吳寇重來内外張皇烽火相接罔避暫勞之役須  
興再駕之師步騎長驅水陸齊進戈船砦柵一鼓盪  
平劉仁贍以衆意憂危援兵覆沒遣子上表瀝血求  
哀矜彼含生許其納款兵革之後黎庶未安念孤壘  
之初開解疎羅而示德宜覃在宥之澤俾安向化之  
心可赦壽州管内見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昧爽

已前凡有過犯無問輕重並從釋放應歸順官吏將較職員並與等第加恩壽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內與放今年及明年秋夏租稅自來百姓有曾受江南文字聚集山林者押逐處長吏使臣招喚歸家並不問罪如曾有傷害者今後不得更有相酢及經官論訴兼自用兵已來被擄劫骨肉者不計遠近並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所在不得藏占曾經陣敵處所暴露骸骨仰差人收拾埋瘞自前後政令有不便於民者委本州條列聞奏當行釐革

恭帝以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卽位七月丙寅制赦天

下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九十六

二十一

册府元龜 卷之九十七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九十七

獎善 禮賢

獎

書曰用德彰厥善禮云隱惡揚善用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是知王者稱善所以懲惡獎一所以勵百將使在下者聳思齊之心臻耻格之化若風草之偃置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九十七

鄴之速也。繇漢已來，士有立節守正，博聞稽古，持廉崇讓，明經執法，英文煥發，至性內篤，治行尤異，忠款昭著，精思絕妙，膽氣剛毅，彰穎悟於童幼，形著撰於細素，拔乎其萃，良非一途。而當時之君，或形於獎激，加之爵號，申以賜予，齒於榮官，使才美遞進，貪懦知勸。斯固大禹稱善之旨，詩人烝髦之訓者也。

漢高帝時，朱建故嘗為淮南王英布相，布欲反，問建諫止之，布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賜建號平原君。

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傅，後歲餘，帝思誼，徵之，至入

見帝，方受釐，坐宣室。宣室，未央前正室也。釐，祭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

行祠還致福釐福也。言受神之福也。帝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事，誼

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漸促近誼，聽說其言。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為

梁懷王太傅。懷王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

問以得失。誼朝問以國家之事。

後漢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

時虞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

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葉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

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



不容羽蓋帝怒使掾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  
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日以陳留督郵  
虞延故貫御史罪從送車駕西郡盡界賜錢及劔帶  
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

周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武巡幸汝南召掾史試經  
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

何湯爲開陽門侯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  
雨雒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鈎令車收案有詔  
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帝嘗歎曰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何湯之謂

章帝時黃香爲郎中帝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香後見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  
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  
右莫不改觀

後魏道武自鄴還京師次於嘗嶺帝親登山頂撫慰  
新民適黃門侍郎崔玄伯扶老母登嶺帝嘉之賜以  
牛米因詔諸從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後玄伯爲  
周兵將軍道武末明元未立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  
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明元卽位命玄伯  
居門下虛已訪問以不受詔賜財帛特賜帛三百疋

長孫嵩已下咸愧焉

古弼爲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明元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爲弼言其輔佐才也

太武時公孫軌爲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太武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孝文時于烈爲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乞黜落孝文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

表而有直士之風故是卿爲太子翊軍

雀挺爲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太和中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喻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畧因及

文章文甚悅謂挺曰今日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

憂

徒芬挺之長子爲北海王詳司馬早有才識博學

好文章孝文召見嗟賞之

賈元壽爲中書郎作雒陽北邙寺碑文孝文頻登其寺觀讀文稱爲佳作

傅永字修期爲安遠將軍孝文每嘆曰上馬能擊賊

馬作露板唯傳修期耳

後周文帝時柳敏為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  
鬚鬢半白尋起為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帝  
見而嘆異之特加廩賜

武帝建德四年盧柔子愷為禮部大夫其秋李穆攻  
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

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 臣欽若等曰令君謂後漢尚書令荀

或也或子頭字景倩

隋高祖初高構為民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  
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參議不決構斷

而合理帝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  
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  
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  
米百石繇是知名

辛彥之為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翫唯彥之所  
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不學  
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

鄭譯為柱國奉詔定樂於太嘗帝勞譯曰律令則公  
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  
楊恭仁司空觀王雄之長子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

恭仁務舉大綱不爲苛察戎夏安之高祖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惟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

煬帝大業五年弘化太守柳儉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明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絢肅各一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

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叅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伽哀其辛苦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

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道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

隋罪無繇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

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始平人宗士朮負米一石委於太倉而去云願少益軍國高祖嘉之賚物百段七年七月詔曰自隋以來離亂永久雅道淪缺儒風莫翕朕膺期御宇靜難齊民欽若典謨以資政術思弘德教光振遐軌是以廣設庠序益召學徒旁求俊異務從獎擢寧州羅川縣前兵曹史孝謙守約丘園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並幼童講習孝經咸暢厥旨義方之訓實堪勵俗故從優秩賞以不次宜普頒示

咸使知聞如此之徒並卽申上朕加親覽特將褒異太宗貞觀十三年十一月揚州總管長史李襲舉撰忠孝圖二十卷奏之太宗覽而稱善因下書曰卿情深奉國志在忠孝爰錄前列圖之丹青事兼勸獎足勵風俗再三循覽朕甚嘉之

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嘆曰德明雖亡此書足可傳習因賜其家布帛百疋

十九年太宗征遼紀王府參軍喬寶明以乘輿暴露堅城之下賊久未平不勝其憤因至長安爲司空房

玄齡陳取高麗之算玄齡表送詣行所謁太宗太宗與語甚奇之謂曰安市不降平壤尚遠我慮三軍寒凍已命班師卿既遠來今者欲陳何策寶明日昔魯連飛箭而燕將死陸賈使越而趙佗順臣願將命平壤申喻高麗高麗承駢蹕之後心膽破裂臣得進說其必面縛而自致耳若懷不遜臣請爲傅介子斷蘇文之首以降其國太宗壯其言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祿如卿之輩終不投之死地也於是引寶明參侍從之列尋守通事舍人

呂才爲太嘗博士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嘗丞

程名振爲雒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畧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讐對逾辨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嘗在我前每見我噴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張昌齡貞觀末獻翠微宮頌太宗召見令作息兵詔草甚加賞歎曰禰衡潘岳之儔也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李百藥除宗正卿後致仕歸家太宗嘗製帝京篇令

百藥和之手詔答曰省所和事極爲佳作何身之老  
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

李義府舉進士劉洎馬周薦之太宗令詠烏援筆爲  
詩曰何惜鄧林樹不借一枝棲太宗喜曰當盡借卿  
全樹何止一枝也尋除監察御史

高宗咸亨元年六月帝御冷泉宮亭子召許敬宗泉  
男生及東西臺三品舉酒作樂帝謂男生曰聞卿悔  
不讀書信乎男生奏稱臣生在海隅莫知善惡自沐  
皇化方欲自新旣恥面牆始學讀書是實敬宗奏曰  
男生夷人豈知好學雖欲自強亦無及也帝曰夫學

植也不學將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如欲  
化人成俗其必繇於學乎故曰困而不學斯爲下矣  
乃賜男生興寧坊之田第及美女寶貨

玄宗開元初吏部尚書崔日用嘗探毛詩大雅小雅  
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帝生日表上之以申  
規諷拜述善成之事手詔答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  
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與之齊庶乎採  
詩之官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  
未明於志道悚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  
慙夷吾之語卿洽聞殫見溫故知新建此發揮益彰

忠懇豈非封蓬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禱  
言固深於沃朕循環覽輒用慰于懷今賜卿衣裳一  
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疇之信也  
五年勅蒲州童子吳豸之薄綴小篇兼記古事不稱  
優異無申獎勸宜賜其父絹十疋令更習學便有成  
就

肅宗時杜亞字次公京兆人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  
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於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較  
書郎

董晉字混成舉明經及第至德初帝自靈武幸彭原  
晉上書謁見授較書郎翰林侍制

憲宗元和五年三月獻策人張權與游君愛各賜衣  
任所適

武宗嘗曾私撰數字以示侍講王起起曰臣書中所  
不識者唯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今此字臣未知出  
於何書武宗笑而奇之故待如師友因曰當代仲尼  
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勅進策官前攝鄭州防禦巡  
官前鄉貢明經張休以廉科擢第義府遊心既堅拾  
芥之勤果奕然薪之志而能救斯時病來貢封章覽  
其所陳其爲濟要旌諸憂國示以寵章王畿式解於



册子元 藝英善 卷之九十七  
福衣縣簿仍超於嘗品可將仕郎守河南府伊陽縣  
主簿

三年二月庚辰左散騎嘗侍張允進駁赦論帝覽而  
嘉之降詔獎飾仍赴史館

六年正月辛酉朔上受朝於崇元殿刑部員外郎李  
象進二舞賦一首帝覽而嘉賞令編諸史冊

周世宗顯德二年草澤趙守微投匭上書指陳治道  
帝覽之宜召顧問初令樞密直學士邊歸謹試策論  
詩賦復令中書程試以其文義小有可觀翌日乃授  
右拾遺賜衣服銀帶繒帛鞍馬等兼降詔獎飾仍以

所試策論詩賦宣示百官

四月太子少保王仁裕進回文金鏡銘上善之賜帛  
百疋九月仁裕又以自製詩賦寫圖上進賜銀器五  
十兩衣著五十疋

三年十二月兩浙進奉掌書記歙州刺史周叔獻進  
上國觀光歌一首帝以繒綵鞍馬賜之

六年二月辛卯以新及第進士高冕爲右補闕仍賜  
衣一襲烏金帶一銀器一百兩衣著二百疋銀鞍勒  
馬一匹是時帝銳意於平燕及冕登第因其謝恩入  
對命宰臣以平燕論試之旣而冕著論盛言燕可擊

甚愜帝旨故有是超拜復厚加賜賚焉

### 禮賢

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繫矩以行之萬乘之主虛心以待之上以成王者之美下以通天下之志所以人用勸而邦用乂也其或才識明備行實敦篤或動默繇已用舍在時或以舊齒名德或以抗節直道莫不延見之際勞問湛渥進退雖殊恩遇胥洎賜予以將其厚意詔命以達乎至誠或想見夫人親至其第或各從爾志愈厚其風存歿攸同始終一貫斯蓋有國者之典也

周文王至於磻谿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

武王克商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繇舊釋箕子囚式商容閭

漢武帝時汲黯爲九卿帝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

置兵闡五兵於帳中也

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

可其奏其敬禮如此

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令郡縣嘗以正月賜羊酒有

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後漢光武建武中詔徵太原周黨黨伏而不謁博士  
范升奏毀黨曰臣聞越不須許繇巢父而建號天下  
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  
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  
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  
遊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  
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  
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  
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  
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  
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

杜林扶風人少好學時稱通儒王莽敗避亂客河西  
建武六年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  
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群僚  
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索盧放建武六年徵爲雒陽令有能名因病乞身從  
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  
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谷二千斛遣歸除子  
爲太子中庶子

王良爲司徒司直以病歸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能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

明帝時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帝聞彪名永平六年詔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

趙咨少有孝行舉至孝有道遷博士謝病去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章帝初淳于恭不應辟召客隱瑯琊黔陬山數十年建初元年帝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疋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勸以政事

江革齊國臨淄人事母孝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章帝甚崇禮之遷五官郎將每朝會帝嘗使虎賁扶持及進拜嘗目禮焉時有疾不會朝太官送膠膳恩寵有殊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已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嘗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

中牟繇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鄭均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章帝

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

以衣冠 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帛

鄭均東平人毛義廬江人並有至行元和元年詔告

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

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

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

不云乎彰厥有嘗吉哉其賜均義谷各千斛嘗以八

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

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飯食鄭玄注云助

之氣也 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

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和帝永平九年徵魯恭拜議郎八月飲酎大會章臺

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

甚渥

順帝永建二年策書備禮玄纁徵樊英等四人復固

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篤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

病不肯起乃強與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

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

以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殺臣焉能生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蔽其名使出就大醫養疾月給羊酒至三年二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帝令公車令道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送穀千斛嘗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桓帝初徵爰延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嘗特宴見

靈帝卽位再以玄纁聘彭城姜肱肱不至帝手筆下詔曰姜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繇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縣以禮優順勿失其意

魏太祖初平荊州乃釋韓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

趙戢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及太祖平荊州乃辟之執  
戢手曰恨相見晚遂辟爲掾後爲五官郎將司馬相  
國鍾繇長史

邴原自遼東歸於太祖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  
酒帝北伐三郡單于還任昌國燕士大夫及酒酣帝  
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  
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  
謁帝大驚喜摩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  
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  
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帝怪而問之時荀文

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曰耳帝曰此君名重乃  
亦領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  
盡禮以待之帝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  
重原雖在軍歷署嘗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久  
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  
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  
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  
也張範後因帝自荊州還得見於陳以範爲議郎參  
丞相軍事甚見敬重

文帝黃初二年公卿朝朔旦乃引故漢太尉楊彪待

以客禮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憑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着布單衣皮弁以見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辭帝不聽又爲門使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初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恥爲魏臣送稱足孳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卽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

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虞翻在吳爲騎都尉有盛名帝嘗爲翻設虛座薛夏博學有才爲祕書丞文帝加之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

晉宣帝爲魏相時南陽州泰好立功業善用兵荆州



刺史裴潛以泰爲從事帝鎮宛潛數遣詣帝繇此爲  
帝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及  
祖九年居喪帝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  
守

景帝爲魏相時山濤年四十餘隱身不交世務與宣  
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  
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  
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爲晉太子與濤書曰足  
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  
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

贈黎杖一枝遷大將軍從事中郎帝以濤鄉閭宿望  
命太子拜之

元帝爲鎮東大將軍引賀循爲軍司循稱疾篤賤疏  
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  
而用各任其貞耳當宇宙肅清彝倫攸敘隨運所遇  
動默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  
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至危  
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城緹以入秦園綺  
彈冠而輔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  
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殫服玄風慕羨高矩

嘗願棄結駟之軒執策柴萁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離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義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瘁群望顛顛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豈得爲軍司謹遣參軍沈楨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第因諮以正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

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

紀瞻以世亂還吳時元帝爲瑯琊王遷安東將軍引瞻爲軍諮祭酒轉正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同乘而歸

王嶠北軍中侯佑之子也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而不就永嘉末携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業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布三百疋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士不就

杜夷初拜國子祭酒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會朝帝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嘗儀也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矣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嘗就諮訪焉明帝卽位夷又表請退詔

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

後魏道武時奚莫忠厚有智謀帝寵遇之稱之曰仲尼後以軍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

賈彝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彝於垂彌增器敬更加寵秩

大武時崔浩爲左光祿大夫帝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

孝文時李平涉獵群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帝禮之甚重

王肅爲豫州刺史尋徵入朝孝文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餘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濱也故復此勅

劉芳爲太嘗卿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勤相顧訪

孝明時甄琛爲侍中明解朝義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至帝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

後周太祖時江陵平王褒與王克劉焯宗懔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帝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之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嘗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其羈旅焉

韋夔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夔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精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席林泉夔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

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憂亦為之

盡歡接對忘倦

及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身遜世三辰光少微潁陽

讓愈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珮風飄蓮葉衣坐石

窺仙島乘舟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崑泉百尺飛聊登

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幾憂答

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

之曰造

逢公

元暉頗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太祖見而禮

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覘情契甚厚弱冠召輔

相府中兵參軍

劉璠為梁雍州刺史蕭循府司馬時武陵王紀稱制

於蜀徵璠為中書侍郎璠堅求還蕭循及至白馬西

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

系聞其名先誠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

關璠至帝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

何以至之徽曰昔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

漢得一劉璠也

明帝時寇攜為驃騎將軍攜年齒雖邁而志識未衰

教授子孫必先典禮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

錫欲與相見攜不得已乃入朝帝與同席而坐因顧

訪雒陽故事攜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

清明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為前膝及攜辭還帝親執

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禮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心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

武帝時韓褒爲少保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帝深敬重嘗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與論政事

熊安生初仕北齊爲國子博士武帝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恭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民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爲優帝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李德裕初仕北齊爲儀同三司及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

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主東走今聞猶在大有慰懷  
宜卽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使宇文昂訪問齊  
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卽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  
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

隋文帝受禪以後周司中大夫儀同三司張美年老  
致仕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  
舊齒明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  
致仕猶克壯年宜卽入朝用副虛想乃謁見勅令勿  
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  
杖

姚察爲祕書丞開皇中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於  
朱華閣長參帝知察蔬菲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果  
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  
唯得此一人

唐太宗初爲秦王徵求草莽置驛招聘皆自遠而至  
於時海內初平帝乃銳意經籍怡神於藝文因開學  
館以待四方之士又降旨曰昔楚國尊賢崇道光於  
申穆梁邦接士皆德重於鄒枚咸以著範前修垂芳  
後烈顧惟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無景慕是以  
芳蘭始被深思冠蓋之遊丹桂初叢庶延髦俊之士

旣而場苗蓋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從遷終媿嚶嚶  
之友所與通規正訓輔其闕如故側席無倦於齊庭  
開延有待於燕館屬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誨記  
室考功郎中房玄齡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  
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  
穎達主簿李道玄天策倉曹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  
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宋州總管府  
戶曹許敬宗太學助教蓋文達諮議典籤蘇勗等或  
背淮而至千里或適趙以欣三見咸能垂裾邸第委  
質藩維引禮度而成典則暢文詞而詠風雅優游幕

府是用嘉焉宜令并以本官兼文館學士及薛收卒  
復徵東虞州錄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庫直闡立本  
圖其狀貌具題名字并顯爵里仍勅文學褚亮爲之  
像贊勒成一卷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用彰  
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  
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典籍商  
畧前載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  
厚繇是天下歸心奇傑之士咸思自効於時預入館

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

又嘗謂侍臣曰朕每觀臣

爲政可觀者未嘗不  
拭目以師友待之



褚亮隋末爲太管博士薛舉僭僞隴陰畧有郡縣得亮以爲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及太宗擊破舉素聞亮名乃於衆中訪之深加禮接因從容勞苦之曰久事無道之主寡人受委專征喜於尅敵得俊亮拜手對曰弱年流轉寓跡隋朝雖異龍逢逆鱗同爲暴君所棄備嘗艱苦淪沒寇庭所恨王濬浮江名桂三吳之籍武王伐紂不預八百諸侯薛主於擾攘之間據有秦隴不知天命數抗王師非大王寬仁則盡從坑戮矣今十萬俘囚並皆釋放手舞足蹈無不歌詠恩德仁聖天資大度睿畧英遠故能尅平干紀成此霸圖豈獨亮荷再生之恩誠四海仰來蘇之澤帝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

藥初爲杜伏威行臺郎中勸伏威入朝尋輔公又又以百藥爲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祐同反武德中配涇州司戶太宗爲秦王嘗至涇州召百藥因賜詩云項藥范增善紂妬比干才嗟此二賢沒余喜得卿來

高宗顯慶四年召孫思邈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思邈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周宣

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  
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  
道誠可尊重美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  
至是又召見焉

肅宗為太子時李泌自嵩山詣闕獻書論當代時務  
玄宗召見令待詔翰林為東宮供奉肅宗甚禮遇之  
代宗初為元帥廣平王以泌為行軍司馬肅宗嘗謂  
曰卿當上侍上皇天帝中為朕師友次判廣平王行  
軍朕父子三人資卿道義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興臣 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九十八

徵聘

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說者以為節行超逸  
之民隱居未仕則舉用之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是  
以子子干旄歌於國風翹翹車乘形於載籍聘名士  
禮賢者著於時訓王天下者舉而行之以蒲裏輪取

其安也以玉為幣優其數也若乃徵而不至至而不  
屈屈而不事事雖出處語默軌迹不同然其激清鎮  
躁矯世勵俗亦可以為教化之助也

殷湯初為諸侯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

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九主者法君專君授君等君寄君勞君破

君國君三歲社君九九品圖畫其形也湯舉任以國政

漢高祖時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  
人者當秦世避而入商維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  
祖聞而召之不至

武帝自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廼以安車

蒲輪徵乘蒲輪以道死在道復以賢良徵故清河太

傳轅固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  
矣

建元元年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初  
王臧趙綰俱受詩申公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  
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就成也乃言師申公

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加駟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軺傳從云至已八十餘對帝曰為治者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  
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

事

昭帝時涿郡韓福等五人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

東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鄉里

行道舍傳舍

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

縣次具酒食肉從者

及馬

道次給與酒肉并飲食其從者及馬

長吏以時存問嘗歲八月賜

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

元帝初卽位遣使者徵貢禹王吉吉年老道病卒禹

至授諫議大夫又徵翼奉待詔宦者署奉數言事宴

見天子敬焉

哀帝時瑯邪邴漢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又龔勝爲

諫議大夫引見勝薦龔舍爲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

有詔皆徵勝曰切見國家徵醫巫嘗爲駕欲賢者宜

駕帝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

唯唯恭應之詞

有詔爲

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議大夫甯壽稱疾不至

後漢光武建武中徵郭憲爲博士憲自王莽篡位逃

於東海之濱光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故有是拜

逢萌隱瑯琊勞山養志修道託以耄耄迷路東西連

徵不起

嚴光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

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

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

王霸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

不友

索盧放東郡人也索盧姓也建武六年徵為雒陽令政有

能名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太子中庶子

周黨廣武人也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

子居澠池復被徵不得已乃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

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

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賜帛四十疋

譚賢廣武人也建武中徵不到

殷謨鴈門人也建武中徵不到

和帝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特徵李充為博士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汝南周燮南陽馮良皆不起詔

二郡賜歲以羊酒養病

建光元年復詔徵樊英及同郡孔喬李暉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惟郎宗楊倫到雒陽英等四人並不至

郎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嘗負笈荷擔賣卜給食療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暉孔喬等前比徵命未嘗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加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

王輔平陸人學公車傳授神契舉有道拜郎中陳災異有驗拜議郎以病遜位安帝公車徵不行

順帝永建二年徵楊厚初厚爲郎中免歸不應徵辟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累拜侍中後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

黃瓊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卽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至卽拜議郎

法真扶風郿人也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順帝西巡  
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終不降屈

張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初司隸舉茂才除長陵  
令不至官後順帝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  
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  
獨拔群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嘗優  
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  
桓帝建和三年下詔以安車備禮聘楷楷以篤病不  
行

桓帝時韋著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  
冀辟不就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  
山採藥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  
禮勸著遂不就徵

韓康字伯休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  
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  
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  
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  
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  
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逃逝  
靈帝中平五年以博士徵申屠蟠荀爽鄭玄韓融陳

紀襄楷等十四人並不至

魏文帝徵管寧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遂下詔曰大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不聞以秦穆之賢尤恩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於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慈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所給安車吏從茵褥道上厨食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



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  
疴寢疾稱留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  
自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  
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褥以禮發遣光寵並臻  
優命屢至征管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  
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  
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  
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書重賜安車衣服別  
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  
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

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  
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案柁駑下荷棟梁之任  
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青又年疾  
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閻  
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思聽放無令骸  
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嘗以八月  
賜羊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  
病疴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北  
臣嘗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嘗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  
時單複出入闈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

自亦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单衣  
新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母喪不識形象嘗特加  
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  
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  
長潛逸耆艾之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  
欲必全不爲守高

晉武帝咸寧二年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  
好古與俗流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  
疾又詔徵爲議郎尋召補著作郎司隸較尉皆不就  
四年詔以朱冲爲博士冲稱疾不應又詔曰東宮官  
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  
庶子冲聞徵書至趣逃入深山是時劉兆三徵博士  
徐苗再徵博士皆不就

太康初平陳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  
稱並以貞潔不容僞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  
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  
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嘗侍

惠帝元康元年以東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  
永康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臨海太守仇馥薦郡人  
任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辭

疾不行

懷帝永嘉初以公車徵杜夷虞喜爲博士皆不就  
愍帝建興二年徵張茂爲侍中以父母老固辭  
元帝初鎮江東聞任旭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  
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  
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  
司空王道啓立學較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  
喜俱以隱學被召未行會消王敦之難遂寢明帝卽  
位徵任旭拜給事中旭稱疾篤不到太寧三年復下  
詔備禮徵旭及會稽虞喜並爲博士

成帝咸和八年以束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  
不起

咸康元年詔書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  
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  
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  
並以散騎嘗侍徵之又不起是歲以束帛徵處士郭  
翻又以侍中徵阮裕以博士徵韓績皆不起

劉鯁字長魚高密人郗郁字弘文城陽人也並有盛  
名咸康中帝博求異行之士鯁郁並依韓績及翟湯  
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病鯁隨使者到京師自陳

年老不拜

康帝建元元年復以散騎嘗侍徵翟湯湯固辭老病不至又以束帛徵會稽虞喜

海西公太和中以安車再徵陸阮爲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嘗侍皆不行

孝武太元十二年束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繫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爲散

騎嘗侍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嘗以稽側席之望逵辭病不就後又徵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嘗侍復不至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返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嘗抱羸病時或失調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奏疏帝許之

翟法賜湯之曾孫也孝武以散騎侍郎徵亦不至  
龔元壽玄之弟子也亦有德操孝武帝以太學博士  
散騎侍郎給事累徵不起

安帝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戴勃勃不起勃達子也  
後魏太武徵天下才雋趙郡李虛爲中書博士又徵  
河間邢穎范陽盧玄渤海高克等穎以才學知名拜  
中書侍郎

後周高祖保定中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國徵都官  
尚書沈重仍書曰皇帝聞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  
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勢異代於是率繇莫

不趣大順之徑途履中和之成並致及青細起烟素

移風文逐世疎義隨俗舛大禮禮在於玉帛之間至樂

形於鐘鼓之外雖分地聚緯郁郁之辭蓋關當塗典

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縱聖哲拯蒼生之已

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修人紀咸理朕寅奉神器

恭惟寶圖嘗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二

千斯乖於治俗九變未協於移風欲定畫一之文思

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慄士則卜寶復潤於

荆陰隋炤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致

東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俟而萃止明

期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周闕於逸  
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  
申培鮒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  
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  
影響徇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勅襄州總管公  
直敦喻遣之在塗供給務從優厚重至京師詔令討  
論五經并較定中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  
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三千餘人重辭義氣優  
洽樞機明辨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館爲皇太子講論  
在館旣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詔答之曰  
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襟江東竹箭亟疲延竚故東  
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  
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歎而楚林晉用豈無  
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請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  
上士楊注送之梁梁明帝拜重散騎嘗侍太嘗卿建  
德中詔所司以安車駟馬徵亡齊國子博士熊安令  
隨駕入朝并勅所在供給至京勅令於大乘佛寺參  
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  
八十餘

隋文帝開皇五年四月詔徵山東馬榮伯等六儒  
煬帝大業中詔徐儀爲學士儀陵之子少聰警仕陳  
爲尚書殿中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隱於錢塘之緒  
山至是召之

唐太宗時杜如晦弟楚客隱居嵩山貞觀四年召拜  
給事中太宗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  
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邪夫涉遠者必自邇升  
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爲衆所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  
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爲憶爾  
兄意欲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忠義也

高宗顯慶四年徵孫思邈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  
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  
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炤等執師資之禮  
以事焉

咸亨中徵武丘山隱士史德義赴雒陽尋而稱疾歸  
田遊巖者雍州三原人也初補太學事後罷歸遊於  
太白山每遇山林會意輒畱連不能去其母與妻子  
並有方外志意與巖同遊山水三十餘年後入箕山  
就許繇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繇東隣高祖遣中書  
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服出拜帝令左右扶

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  
肓煙霞痼疾旣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  
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  
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懽因將遊  
巖就行宮並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  
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及營奉天宮遊巖舊宅先在  
宮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  
宅

中宗神龍元年以安車備禮徵嵩山武攸緒又降書  
曰朕聞大隱忘情不去朝市至人無迹何所滯礙王

高標峻尚雅操孤貞有咸一之用弘體一之德學究  
深遠理詣精微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蔭松山而辭竹  
苑去朱邸而就青溪逍遙林壑傲睨箕穎有年歲矣  
朕虔膺聖鑑重闡皇基保乂家邦輯寧區宇求賢採  
彥俯谷窺幽王之所居接近嵩岳相望高烈思滿風  
煙將令移蹕具茨追尋大隗鳴鑾峒岫詢問廣成機  
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監司業杜慎盈以禮命  
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  
豈以黃屋之貴而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  
志延佇聞闔若在汾陽武攸緒武太后之從弟也爲



揚州都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於嵩山至是召至  
都授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  
上餞送於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  
誅戮惟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

王友貞長安中為長水令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官乃  
召為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作太子中書舍人仍令  
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曰敦夷齊之行可  
以激貪賞顏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書舍人  
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學愛始於事親忠信表  
於行已富在文史廉於財貨久歷官位累聞課績有

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及抗志塵外棲情物表深歸  
解脫之門誓守薰修之誠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  
辭榮陳情懇至朕方榮獎廉退懲靜澆浮雖思廊廟  
之賢豈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禮仍遂雅懷以太子中  
書舍人員外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任其在家修道仍  
令所在州縣存問四時送祿至其住所

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皇太子表請備禮辟隱士前  
太子中書舍人王友貞以致孝故也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詔通事舍人禮徵處士范陽盧

伯瑗一名浩然瑗善書畫屬文不婚娶寡嗜慾隱於嵩高

有終焉之志及使至稱疾不就徵所賜束帛亦辭不受

開元四年八月詔益州山人勾洪禮陳元德在峨嵋山宜令長史韋抗詔召以禮發遣令內品官李思遠領赴京

六年三月徵嵩山逸人盧鴻至詔曰嵩山隱士盧鴻應辟而至訪之政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與五品官受諫議大夫景辰鴻以疾辭位優詔放還曰昔在帝堯全許繇之節緬惟大禹遂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邈之時義大

矣哉嵩山盧鴻抗節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高臥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逸民而天下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處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退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節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明屈太原王霸終以疾歸其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林歲給米百石絹五十疋充其藥物仍令州縣送至隱所欲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十三年以安車徵徂徠山逸人王希夷赴都希夷徐

州滕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以牧庸供養畢  
隱於嵩山之陰後又隱于徂徠山車駕東巡勅州縣  
召以敦禮及至都時年已九十六矣帝令中書令張  
說訪以道義使中官扶入宮中與語大悅深所禮重  
以年老道高不可屈以職事乃下制曰徐州處士王  
希夷絕學棄知抱一居身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  
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紆綺季之  
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爵以尊年俾高全於尚齒  
可制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每歲春秋州  
縣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及帛百疋

十四年勅曰前刑部員外郎嵩陽觀道士崔泌門承  
貴仕志慕玄宗頃辭簪紱之榮遂託囂塵之外棲遲  
隱釣獨往忘歸雖高尚之風雅正於浮俗而精實之  
道申寵於幽人宜廻紫洞之遊俾在青宮之列可大  
子洗馬

天寶四年五月引諸州高蹈不仕舉人見詔曰君子  
之道所以正心志全貞吉也達人之學所以勵天下  
激浮躁也朕每崇先訓以道化人思致栖貞之士用  
先咸在之列是以頻降束帛奠空巖藪虛懷式旌明  
發不忘卿等來應聲命遠致城闕周文多士旣叶於

旁求虞舜疇咨亦在於僉議爰命臺省詢於道業或  
善行無跡明實難窺或大器晚成春秋尚富津涯未  
測輪楠何施事且隔於行藏道以分於出處其馬曾  
嘗廣心賀蘭廸等三人宜待後處分崔從一王允貽  
韓宣胡祭趙玄獎等五人年鬢旣高稍宜優異宜各  
賜綠衣一副物二十段餘並賜十段不奪隱淪之志  
以成高尚之美並宜坐食訖如去仍依前給公乘還  
郡數日增曾爲左拾遺廣心廸並爲金吾衛兵曹  
肅宗乾元三年二月徵太白山人祝素塘拜諫議大  
夫

德宗卽位初以孔述睿爲諫議大夫加金章朱綬令  
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玄纁束帛以禮聘述睿旣至  
召對於別殿特賜第宅給以廐馬爲皇太子侍讀旬  
日累表固辭乞還山詔報之曰卿懷伊摯佐時之道  
有廣成嘉遁之風養素丘園屢辭命秩朕欲崆山問  
道渭水求師亦何必堅務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命  
且啓乃心旣懇辭不獲方就職久之改祕書少監右  
庶子加史館修撰初述睿隱於嵩陽大曆中轉運使  
劉晏表薦之累授司勳員外郎以疾固辭至是乃就  
徵拜

建中三年閏正月以潞州處士田佐時爲右拾遺集  
賢院直學士佐時偉容儀涉獵經史好大言時務黜  
陟使裴伯言薦之故拜官宰相張鎰以爲命徵稍輕  
請加恩禮復有詔褒美賜絹百疋粟百石仍令州縣  
長史就家以禮徵聘竟不起觀察使李抱真又數薦  
之自拾遺拜諫議大夫亦不起

貞元二年七月以嵩山韋况爲右拾遺况郇文貞公  
安石之孫中書舍人斌之子大曆中隱居於深山守  
志樂道不屑於榮利至是徵之不起

四年四月以處士劉益爲左贊善大夫致仕未歸之

間且於國子監安置六月以先除著作郎陽城爲右  
諫議大夫仍遣長安尉楊寧齋束帛詣夏縣所居致  
聘城以褐衣至具上表讓帝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  
後召見賜帛五十疋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遠近慕  
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間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  
城以決之李泌爲陝虢觀察數禮問城及泌爲相乃  
舉之城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  
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爭死職天下咸畏憚之  
十六年五月徵茅山山人崔苒召對於延英殿賜緋  
魚袋是年以處士竇羣爲左拾遺羣扶風人少有節

操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及夏卿爲京兆尹復薦之故有是拜

憲宗元和元年九月以山人李渤爲左拾遺徵不至渤隱嵩山之下讀書爲文以自課鹽鐵使李巽諫議大夫韋况更薦之渤不就徵朝廷有得失時附章疏以聞嘗著禦戎新錄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爲著作佐郎詔曰特降新恩用清舊議勃於是起赴官

蕭祐少貧苦居山野奉養以孝徵拜左拾遺

穆宗長慶二年七月以前河南府參軍李源爲諫議大夫詔曰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

爲義甚明其風咸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稱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盪生靈吞噬河雒贈司徒忠烈公愷處難居首正色就屠兩河間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至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於神明有巢繇之風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奇其迹爵祿不入於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鎮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於時是用擢自衡門立於丹陛處以諫議冀聞儻言仍加印綬式示寵光可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諭發

遣初愷既為羯胡所害源方八歲為羣賊所虜流浪  
南北展轉入家方六七年逮雒陽平父之故吏有隱  
認者以金帛贖之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參軍  
源遂絕酒肉不娶婚姻不役童使嘗依雒陽之城北  
惠林寺即愷之別野寓於一室次僧而食人亦未嘗  
見其所習至於齊榮辱混是非熙熙而無不洽蓋自  
有得也先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其間是月  
丁卯命中使齋手詔一封絹二百疋緋衣牙笏赴東  
都賜之九月源上陳情表一封且言讓所賜絹及緋  
衣牙笏以衰耄竟不赴詔

徽宗長慶四年四月乙未以布衣姜倫為補闕試大  
理寺評事陸洵布衣李虞並為左拾遺布衣劉堅為  
右拾遺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庚辰徵前左拾遺鄭雲叟為  
右諫議大夫王筍山道士羅隱之賜號希夷先生雲  
叟始隱尚少累年之後西入華岳與之朝夕遊處隱  
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及長  
嘯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竿所酒經時其味不壞日  
携酒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酒酣聯句鄭雲  
叟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羅隱之曰

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上聞其名故遣  
劉珣趙處玳等齎鵠書致禮徵召其後雲叟稱疾不  
起上表曰臣聞君子有應敵之友因時俯仰介士有  
不移之操與性逍遙康堯佐舜者洽道於君臣洗濯  
巢箕者寄形於天壤惟聖人之效業左庶物以繇庚  
徵臣學圃無成文場不調頃屬兵交四海怨暴三塲  
梁室亂離走蘭成於荒谷江都淪覆遁庾袞於天山  
而又蔡順少孤虞丘三失倉野之女遠國颺零王祥  
之舅一時彫落喪家室而有鰥在下悲身世而無處  
求生因投迹玄元委心虛靜長揖當途之客羣居在

野之人幽蘭以備於重襟灌木用成於虛室或臨窅  
嘯傲或植杖耕耘樂在其中老而將至西山採藥已  
有詠歌北闕彈冠曾無夢想安期綸綽下及煙蘿日  
月方耀於太清世胄適躋於高祖任賢勿貳蒞事惟  
能衡門不傑之才繇來有愧詔局殊嘗之命未敢以  
聞夫功大者其任尊職克者其責重任必安於所據  
責不致於非才方今內服百工外拜五長百爾黎獻  
一存至公載惟清朝奚急百士誠繇陛下天綱地絡  
容無所遺夏雨春風恩無不及青陽振其沉頹旭旦  
起乎幽棲將令匹微罔不率俾固宜勇別環堵言隨



輯言勇切車拜丹地之明廷奉竈囊之清職東望心願

其如病何賦分隱淪滅思聞見九徵而往雖有語於

莊周三召不行獨無求於殷浩仰祈皇鑒俯宥愚衷

上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

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以華山隱者陳搏有道術徵

之赴闕月餘放還舊隱

育精渴外闕戰武曾無夢

獻姪姪並封持法樂在其中志而

理之人幽蘭以獻於重薪薪木用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既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九十九

推誠 親信

推誠

夫挺清明之德包豁達之量虛其心而待物一其志  
以使能坦然而不疑曠然而獨運者哲王之懿範也  
故任賢而勿貳下得以罄其精忠招携而克誠人得

以安其反側蓋敦愨之至通於神明感激之深淪於骨髓用能康多難而成大業操非類而革野心不冒羣倫納於軌物中孚所浹其利博哉自漢祖以大度知人善御雄傑光武之後訖於五代宅民上者固有擅高世之識立非嘗之功莫不正慮而閑邪善任而靡感以得士之死力而爲世之美談者焉

漢高祖初封漢王還定三秦時陳平自楚降漢漢王與語而大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謹而曰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後漢光武初爲蕭王與銅馬餘衆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繇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

光武親征赤眉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

建武四年冬隗囂使馬援上書雒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帝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斬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旣平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庭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

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軍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

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後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正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正等且一年皆斬之

時賜馮異壘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

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魏太祖初爲曹公平呂布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後攻袁譚於冀州時李孚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及譚戰死孚

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寧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凌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李孚爲良足用也

文帝時蜀孟達與劉封忿爭不和達率所領降魏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嘗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達領新城太守遣征

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帝時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嘗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帝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晉文帝初爲魏晉公以相國總百揆荀勗爲從事中郎時鍾會謀反於蜀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

元帝稱尊號後劉隗用事王敦之反也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王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手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

導之字也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也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

後魏孝文時李冲爲僕射仍領少傅及太子恂廢冲罷少傅後宣武爲太子帝醮於清徽堂帝曰皇儲所以纂立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說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醮以暢忻情帝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

虛豈有嘗泰天道猶爾况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  
而然悼往忻今良用深嘆冲對曰東輝承儲蒼生成咸  
幸但臣忝前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茲遇寬舍得  
預此醮慶慰交深帝曰朕尚弗革其昏師傅何勞愧  
謝也

宣武時東昏母弟蕭寶寅高祖旣克建業殺其兄弟  
將害寶寅乃歸誠宣武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  
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  
長子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勅宣武以寶寅誠  
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門下

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陽南徐兗三  
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  
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  
其後痛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及虎賁五人  
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  
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强弩將軍並爲軍  
主

後周太祖能駕馭英豪一見之間咸思用命沙苑所  
獲囚俘釋而用之河橋之役率以擊戰皆得其死力  
史寧仕魏爲涼甘瓜等三州諸軍事遣使詣太祖請

事太祖卽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庾季才梁元帝時領太史江陵陷太祖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嘗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奴婢牛羊什物等因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

隋高祖初爲周相卽委高熲以心警開皇九年晉王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軍還以功授上柱國帝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帝怒之皆被疎黜因謂熲曰孤度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煬帝卽位以長孫晟爲左領軍漢王諒作逆勅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畧之晟辭曰有男行本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勢卽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

辭於是遣赴相州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遣光祿卿李密往瀍維收其餘衆帝謂密曰公卿皆有疑於公唯朕於公赤心相委勉立功名

李靖爲馬邑郡丞屬高祖起義靖上變高祖惡之後破開州蠻賊高祖甚悅手詔勅靖曰旣往不咎何憂何懼今日已去心中疑更不須憶舊事吾久忘之矣太宗自髻亂多大志大業末左親衛竇軌弟瑠犯法亡命奔大原依於高祖與帝有宿憾每自疑帝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安

封同人爲韓州刺史太宗卽位引諸衛驍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絞刑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甲碎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不意非所爲社稷計也同人矯乘驛馬入朝切諫帝皆不納謂之曰我以天下爲家率土之內盡爲臣子所恨不能將我心偏置天下豈當有相疑之道也自是後人人自勵一二年間兵士盡便弓馬皆爲銳卒

尉遲敬德仕劉武周爲大將太宗爲秦王時來降授



秦府統軍從太宗擊王世充於東都既而武周降  
尋相蘇筠等皆叛諸將疑敬德亦當必走乃禁於軍  
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等咸言敬德初歸國家忠志  
未附此人勇健非嘗繫之又久旣被猜貳狠怨必生  
畱之恐貽後悔請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公  
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乃命釋之引入  
行宮賜以金寶而謂之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  
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良善公宜體之必庶  
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因從獵於  
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恃其驍  
悍領騎直入以趨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橫刺單雄  
信中之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圍因率騎兵與  
王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僞將陳知略等獲排  
稍兵六千人太宗憇於古丘謂敬德曰昨衆人證公  
必叛走天誘吾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  
也賜金銀各一篋此後恩眇日隆

劉師立初爲王充騎將武德中雒陽旣平師立罪當  
誅太宗惜其勇力保護得免引爲左親衛特蒙委接  
任以心膂

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

死罪者憫之放歸於家限至來秋卽戮乃勅天下死囚皆放令人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囚三百九十人皆釋禁自至朝堂不勞督領一無逃者太宗感其奉法竟盡赦之

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出青丘道伐高麗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還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錄功棄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侯君集旣與太子承乾謀逆時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潞州刺史君集激怒亮曰何爲見排也亮曰是公所排更欲誰寬君集曰我平一國而來遂逢屋許大曠何能仰排因襁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奏之太宗曰君集怨望則有之何至於反我意在兩全公慎勿言太宗待君集如初

穆宗長慶元年劉總爲幽州節度頻獻表章請分割當管土地及進征馬以明忠懇朝廷自宰臣公卿以下皆疑其詐帝獨推納之總思有以寬濟乃舉張弘靖自代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詔曰元首股肱君象臣類義深同體理在坦懷夫任則不疑疑則不任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實人

心腹庶使諸侯方岳鼓洽道化夷貊飛走暢泳性分  
况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以後紫宸坐朝衆寮既退  
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後唐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平鄴城斬張彥及同惡者  
七人軍中股慄帝親加撫慰而退翌日帝輕裘緩帶  
而進令張彥部下軍士披甲持兵環馬而從因命爲  
帳前銀槍衆心大服

同光元年帝入雒宴於崇元殿明宗及僞庭大將軍  
預焉帝酒酣顧明宗曰今辰宴客皆吾前日之勅敵  
也一旦與吾同筵蓋卿前鋒之功也僞將霍彥威載  
思遠伏堦叩頭帝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  
酒器盡歡而罷帝嘗德勝也彥威思遠皆爲軍帥屯  
楊村寨日與帝挑戰交兵故有是言

張全義爲雒京畱守莊宗平定汴州全義辭歸奏曰  
請大駕便幸雒陽臣已備郊天法物儀仗請謁廟之  
後便行大禮同光二年二月郊天禮畢加太尉中書  
令河陽三城節度使仍賜保忠歸正安國功臣進封  
齊王河南尹如故初全義自雒朝覲汴州泥首待罪  
帝撫勞釋之以其老羸令人掖之升殿陳敘帝謂曰  
卿兒姪無恙尚在河南吾誅滅僞庭正爲卿家爾慰

勞甚歡

華溫琪爲耀州觀察使畱後莊宗入維溫琪入覲嘗  
曩歲守平陽之功且無二於梁所賜甚厚詔改耀州  
威勝軍爲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尚義功臣  
周知裕少事劉仁恭歸欵於梁爲歸化軍指揮使同  
光初莊宗入汴知裕隨段凝軍解甲於封丘明宗時  
爲總管受降於郊外見知裕甚喜遙相謂曰周歸化  
今爲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憐  
甚異而諸較心妬之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  
裕遁而獲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爲房州刺史

劉玘初仕梁爲晉州觀察使畱後莊宗復收汴州玘  
來朝玘在平陽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鬪境上  
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爾控吾晉陽之南鄙歲  
時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晏歟玘頓首謝之  
郊天後令歸鎮正授旌節尋有詔授封安遠軍

晉高祖天福四年春正月詔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  
賜宴便殿以延光嘗爲僞主帥師拒我義旌識量幽  
狹不體大觀乃至嬰城叛命及降雖著以信誓委之  
方任而又表乞致仕嘗內疚其心狐疑怏怏故休假  
之內賜其欵密謂之曰無忿疾以傷厥神無憂思以

勞厥衷朕將忱裕四方豈有食言於汝也延光俯伏  
拜謝其心遂安

漢隱帝賜前昭義軍節度使張從思衣一襲金帶鞍  
馬綵帛等物時有投無名文字誣告從思者故特有  
是賜以安其心

### 親信

虞書有臣隣之言周雅有疏附之義蓋謂乎親之以  
道信之以德故其應也若心手之相視其順也若臂  
指之相隨出處不疑語默無間簡在上意克濟時用  
若矣若夫肇自里閭卽敦情好雅同譽序備識器於

幽贊艱難之際協奉亨嘉之會其有頗資謀勇數從  
征伐深蘊忠慎嘗列左右謹肅無過質直有守內則  
規正其事外則將順其美俾之入侍帷幄出陪輦蹕  
大得以諮詢國事小得以參備宿衛寵待侔於宰執  
愛厚等於公族至有周旋禁闥多歷年所躬調御膳  
專司侍醫祇奉清問過蒙賞賚雖同職而莫望何外  
庭之能比哉

漢高祖與盧縮同里又同日生及帝起沛縮以客從  
入漢爲將軍嘗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嘗從出入  
臥內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過縮者

親信

武帝時石建為郎中令奏事於帝前即有可言屏人

乃言極切有可言謂有事當奏陳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廷見謂當親而

見帝以是親而禮之

霍光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

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宮中小門謂之闥小心謹慎未嘗

有過甚見親信

金日磾為侍中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

帝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戚

多竊怨日陛下得一亡胡而反重貴之帝聞之愈厚

焉

昭帝時右衛將軍光祿勳張安世與大將軍霍光同

輔政帝甚尊憚大將軍然而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

宣帝時大僕杜延年久典朝政帝任信之出即奉駕

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貲數千萬

夏侯勝宣帝時為諫議大夫給事中為人質樸平正

簡易無威儀見見謂見於天子時謂帝為君誤稱字於前前

子之前也君前臣各不當相呼字也宣帝以是親信之

後漢光武時丁恭拜侍中祭酒散騎都尉與侍中劉

昆俱在左右每事諮訪焉

和帝永元中賈逵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

秘書近署甚見信用

靈帝時蓋勳爲京兆尹勳雖在外每軍國大事帝嘗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之右

魏太祖初起史渙以客從行軍中較尉從征伐嘗監諸將益見親信轉中領軍

韓浩爲護軍從帝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知畧足以綏邊欲畱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帝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太祖俱還其見親任如此

晉元帝時劉隗爲丹陽殿尚書令刁協並爲帝所慮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

萬機秘密皆預聞之

孝武帝時殷仲堪爲太子中庶子甚見親愛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垣仍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震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嘗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愆恨其恩狎如此

王雅仕孝武歷右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其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

舉觴其見重如此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園樹  
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豫焉

後魏道武初在賀蘭部時長孫肥嘗侍從禦侮左右  
帝深信仗之長孫道生忠厚謙謹帝愛其慎重使掌  
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

奚攸代人重厚有智謀帝寵遇之稱曰仲尼使敷奏政  
事參與計謀

崔玄伯道武時爲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嶽奚斤等  
同班而信寵過之

李粟少有才能兼有將畧初隨道武幸賀蘭部在元  
從二十一人中道武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腹心爪  
牙多任親近惟粟介遠寄兼戚舊當世榮之

明帝卽位以內侍獵郎叔孫俊與元磨渾等拾遺左  
右俊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忠篤愛厚不諂  
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

退事密者倍至蒸仍

蒸猶孜孜仍猶殷勤

是以上下嘉歎

太武爲太子時盧魯元初以忠謹給事東宮及卽位  
以爲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渥而魯元益加謹  
肅帝益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後以征平涼  
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錄尚書事帝貴



異之嘗從征伐出入臥內

李孝伯太武時爲光祿大夫掌軍國機密甚見親寵  
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

伊馥爲殿中尚書嘗典宿衛帝親任之

毛修之爲前將軍光祿大夫修之能爲南人飲食手  
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進大官尚書賜爵南  
郡公加冠軍將軍嘗在大官主進御膳

許彥爲散騎嘗侍與人言不及內事太武以是益親  
待之

羅結爲侍中外都太官總三十六曹事二百七歲精  
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  
內因除長秋卿

文帝時韓彥爲光武將軍帝稱其聰敏清辨才任喉  
舌遂命出納王言並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  
獻文天安初李安世爲中散以溫敏敬慎帝親愛之  
累遷主客令

陸定國自纏抱與帝同處及踐祚爲殿中尚書前後  
大駕征巡每擢爲行臺錄都曹事

乞伏龜獻文時爲散騎嘗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  
侯以忠謹慎密嘗侍左右

孝文時李波爲戶部尚書帝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

楊椿性寬謹孝文時爲侍御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昔而王翔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內使自太和初與李冲等奏决庶事迄乎十六年賜賞前後累千萬宣武時甄琛爲散騎嘗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太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趙修本初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督力帝踐祚乃充近侍受遇日隆旬月之間頗有轉授每受除

宴帝親幸其宅咸陽王禧家貨多賜高肇及修

孝莊帝建義初在河陽楊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嘗寢宿於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惟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後周太子旣平侯莫陳崇見高平郡守李遠與語悅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後爲左僕射帝又以第十子達令遠子之卽代王也見親待如此

蔡祐爲平東將軍從太祖拒齊獻武王於河橋是戰也我軍不利帝已還祐至弘農帝引見祐至字之曰

承光爾來吾無憂矣帝心驚不得寢枕袒股上乃安  
伊婁穆弱冠爲太祖內親信以機辨見知授奉朝請  
嘗侍左右

李穆爲并州總管少明敏有度量太祖入關便給事  
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密未嘗懈怠太祖嘉之  
遂處以腹心之任出入臥內當時莫與爲比

陸通爲太祖帳內督頗見親禮晝夜陪侍家人罕見  
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太祖心向重之

武帝與宇文孝伯同日生又與同學武成初拜宗師  
上士遷小宗師嘗侍左右出入臥內朝之機務皆得

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  
外間細事皆以聞奏帝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  
帝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字  
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爲右宮  
正

隋高祖初總百揆劉昉以定策之功封黃國公沛國  
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  
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  
推後

李德林爲內史令自帝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及帝

親信  
幸同州以疾不從勅書追之後御筆註云伐陳事意  
宜自隨也時高潁因使入京帝語潁曰德林若患未  
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

崔彭開皇初爲驃騎將軍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  
十餘年每當上在伏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帝  
甚嘉之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

煬帝令李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會幽州賊楊仲緒  
率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  
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  
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  
人言公闕天關據京都吾無疑也

斛斯政明悟有器幹大業中爲尚書兵部郎政有風  
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帝悅之漸見委信

裴矩爲武賁郎將大業十一年從帝北巡狩始畢率  
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  
以待顧問

唐高祖武德初竇威爲內史令帝甚重之每引入臥  
內相見帝爲膝席朝廷疑議多取決於威

太宗爲秦王時劉師立爲左親衛會建成元吉等潛  
謀禍亂帝與謀自安之道或至登閣去人通宵達旦

師立每進忠規多蒙嘉納及建成死超拜右衛率  
張亮帝爲秦王時爲車騎將軍委以心膂會隱太子  
與帝構怨帝深懷危懼以雒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  
將出保之乃遣亮之雒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  
山東豪傑以候變及建成死除右衛將軍

周範爲秦王庫旦車騎帝旣踐祚累遷右屯衛將軍  
宿衛於玄武門以忠節見知故特蒙親委俄遷左衛  
將軍

李太亮爲左衛大將軍貞觀十七年爲東宮太子寮  
屬皆盛選重臣以太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

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名爲親信太亮每當宿直  
必通宵假寢帝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宵安臥  
其見期如此帝每有巡幸多令居守

武士稜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  
宣城縣公帝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

肅宗初李泌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至於  
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位非宰相實輔臣  
也初泌以博涉經史善屬文玄宗時嘗獻書論當世  
務爲執政者不便乃潛遁自適天寶末祿山構難帝  
卽位泌自汝州冒難奔赴行在時帝興師靈武注意

求賢一見固辭不就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德宗建中末陸贄為翰林學士艱難中贄為內職行止輒隨從精潔小心未嘗有過誤帝特所親信待之不以嚴侍見從容言笑至或脫御衣以衣之或以姓第呼為陸九同職莫敢望之初帝自奉天適梁州山路危險往往與從官相失夜至驛求贄不得驚悲涕泣募於眾曰有能得贄者吾與千金久之贄乃至帝喜皇太子以下皆賀

齊映興元初為給事中白晳長大言音高朗帝自興元還京師嘗令映侍或前馬至城邑鎮守輒令映宣詔令帝益親信之

王紹貞元中為戶部尚書判度支時帝臨御歲久機務不繇台司自竇參陸贄已後宰臣備位而已惟以紹謹密恩遇特異凡主重務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紹未嘗洩漏亦不矜衒

後唐武皇初鎮撫太原時牙將蓋寓最為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朝廷藩隣信使結託先及武皇次入寓門既總軍中大柄其名震主梁祖亦使奸人離間暴揚於天下言蓋寓已代李克用聞者寒心武皇畧無疑間每家事珍膳窮極海陸精於厨饌武皇非寓

家所獻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歸恩寵之洽時無與比及其卒也哭之甚慟

張敬詢武皇時專掌甲坊十五年以稱職聞復以女為皇子存霸妻益見親信

莊宗時張建為帳下小較及帝救上黨戰柏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於華縣及胡柳阪繼為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於面前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嘗在左右畧加簡較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

明宗在藩邸時安重誨得給事左右年尚幼而勤恪穎悟出於時輩漸得帝意帝之鎮邢臺也俾職關司

隨從征討垂十餘年親信無間歷數鎮咸委心腹之任及鄴城之變也天下之心知所歸矣佐命之功獨居其右

安彥威善射少隸并州為騎士及長尤涉兵法莊宗與梁軍戰於河上彥威累從帝擒敵有功帝在藩邸用為腹心歷鄆汴嘗等州牙帳親較彥威性謹厚甚見委任

康義誠時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帝寵而倚之每乘輿出幸近甸多遣義誠次馬首而行間以外事

翟光鄴年十歲爲軍所俘帝以其穎悟俾侍左右既  
冠沉毅有謀莅事寡過帝踐祚特深委遇累更內職  
至皇城使簡較司空  
末帝卽位初以前興州刺史劉遂清爲西京副留守  
其兄遂雍先爲西京副留守帝自鳳翔始憂王思同  
藥彥稠合力固城至岐山聞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  
人宣撫遂雍乃盡出庫藏於軍士前至者便賞給令  
過比軍前賞遍並不入城帝至奉迎仍括率都民刑  
播嚴酷而軍獲濟帝見握手流涕自是相隨事無巨  
細必與遂雍謀而後行帝卽位以遂雍爲淄州刺史  
仍以遂清代其任

漢高祖時李彥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間帝典禁軍以  
鄉里之舊任爲親信國初用爲左飛龍使簡較司空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九十一

二十四



册府元龜 親信 卷之九十九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

聽納

古之為天下者何嘗不虛已訪言疇諮詢度擇令典而從人欲補闕政而成機務故帝堯有稽衆舍已之聽漢祖有納諫轉環之美用能極羣臣之謀慮任四海之志力塞未然之咎立非嘗之功使下情無壅而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九十九

芻蕘不遺大猷是經而金玉其度者也東方朔曰談  
 有悖於耳拂於目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有說於目順  
 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明王聖主孰能聽之蓋  
 君人之用心當如水鑑之不將不迎山澤之納汗藏  
 垢然後忠邪立辨疎遠咸達擇其善者聞斯行諸書  
 曰嘉言罔攸伏詩曰王道如砥其直如矢是之謂也  
 漢高祖初為漢王二年三月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  
 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為者無為之為布告  
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為義帝發表此為行仁義不用

勇力也

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

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祖

祖謂脫衣之袖也

而大哭哀臨三日

三年十二月漢王與酈食其謀撓

撓弱也

楚權食其欲

立六國後以樹

樹立也

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

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啜飯吐哺

哺口中所含食

曰豎儒

言其

賤劣無智若童監也

幾敗乃公事

幾近也

令趨銷印

趨速也

五月

欽若等曰漢初以十為歲首故此月在後

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

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榮

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關項王必引兵南走走亦謂趨

也向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

河北趙地輯謂和合也連燕齊郡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

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

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葉縣名古葉公之國宛縣葉縣之間也與黥布行

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六月項羽圍漢王成臯漢王跳跳獨出意也得韓信軍八

月臨河鄉軍小修伍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

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

騎數百度白馬津人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所畜軍糧芻藁

之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燕縣名古南燕國攻下睢陽外黃十

七城

四年十一月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

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

而立之使自為守於是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

五年冬十月漢追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

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即固始也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

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

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信越對未有益地之分其不至

固宜理宜然也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

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

因為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

曰非君王意

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

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淮陽以

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南傳海與齊王信信

家在楚其意欲得復故地能出捐此以許兩人使各

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

皆引兵來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

亟發兵阬豎子耳

亟急也

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

謝曰諸將云何帝具告之平曰人有上書言信反人

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

精兵孰與楚

與如也

帝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

有能敵韓信者乎帝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之

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切為陛下危之

帝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

雲夢

楚澤名

陛下第出偽游雲夢

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

會諸

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

迎謁

出其郊遠迎謁也

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

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于陳吾將南游雲夢帝

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

士見信即執縛之田肯賀帝曰陛下得韓信又致秦

中時山東人謂秦形勝之國也得形勢帶河阻山縣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百二得百中之二二

萬人足當諸秦地險固二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二縣近海財

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河水東

孟津號黃河北過高唐即平原也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

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此

東西秦也非親王子弟亡可使王齊者帝曰善賜金

五百斤

馮唐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言年已老矣何具以實言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

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之下吾每

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食念監所說李父老知

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曰何

已已猶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師將大父祖善李

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帝既聞廉頗

李牧為人良說良善也聞頗牧廼拊髀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耳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懼

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間處乎何不間隙處之而言唐謝曰

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

尉師帝以胡寇為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

能用頗救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跪而推轂

曰闌以內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門中楹為闌也軍功

爵賞皆決於外闌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

牧之為將也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

外不從中覆也覆謂覆白之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

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殼騎萬三千匹殼張弩也百金

之士十萬良士直百金也百金喻其貴重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

滅澹林澹胡也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

是時趙幾霸幾致於霸也後會趙王遷立趙幽也其母倡也

倡樂家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

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

私養錢五日一殺牛私假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

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

伍符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伍五相保之符信也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

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行伍之符要節度也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

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

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武帝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讓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濕死者甚眾餒饑也 離遭也西南夷又數

反發兵與擊耗費亡功耗損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

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言通西南夷 大為損害可且

罷專力事匈奴帝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今自保守且 修成其郡縣

宣帝即位徵魏相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帝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

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山者去病之孫 今言兄子誤也相因平恩侯許

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

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通籍

謂宮之中皆有 各籍恣出入也或夜詔問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

寢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

之業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

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

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明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

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

馮奉世破莎車帝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願之可也奉世

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

使有指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

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以奉世為

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逐竟也為國家生事於夷

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帝善望之之議以奉世為

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鮑宣為諫議大夫上書陳天變請復徵用何武師丹

彭宣傳喜等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

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

後漢明帝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

疫通使區種增耕而下吏簡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

居巢侯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

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



以冬春間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民田除害有  
助穀食無闕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懇田多減  
故勅詔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  
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  
務令覈實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者同罪帝悉從之  
王望爲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  
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  
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  
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爲望之  
專命法有嘗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  
臣不稟君命擅平三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今望懷  
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有乖聖朝  
愛育之義帝嘉意議而赦望罪

章帝建初元年地震東平王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  
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  
心開目明曠然發蒙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  
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  
今改元之後年饑人荒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  
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刻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  
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

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謨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

和帝時故居巢侯劉般子愷當襲封爵先是建中初般卒愷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請絕愷國章帝特憂假之愷尤不出積十餘年永元中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章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切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嘗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以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六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辭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

安帝時連有災異詔百僚各上封事尚書陳忠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進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

順帝永和四年中嘗侍張達遠政等共譖梁商等帝不從達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濫刑不泛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切聞考中嘗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坐者王左雄爲尚書令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至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六十已上爲郎舍

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故稱文吏課牋奏付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

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後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復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

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播撲者

李固陽嘉中公卿舉固對策詔特對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嘗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後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郡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盤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君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

桓帝時度遼將軍陳龜上疏陳牧守不良或出入中官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較尉除并涼二州今年租帝覺悟乃更選幽州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應奉爲司隸較尉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

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

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於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狄固貪婪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鄭漢立飛燕成帝繼嗣况

絕母后之重興廢所關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

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

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

皇后

靈帝光和五年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害民者

太尉許馘音郁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官

子弟賓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有惠化者吏

人詣闕陳訴司徒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

率黨其類斯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也其言忠節切

帝以讓馘濟繇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魏太祖征馬超等於關西時軍每度渭輒為超騎衝

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曰今天寒

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帝從之乃作縑

囊以運水夜度兵作城比明城立繇是帝軍盡得渡

渭又征韓遂等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等會語諸將

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設木行馬以為防遏公

甚然之

明帝初踐祚羣臣或以宜饗會博士高唐隆曰唐虞有過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

楊阜爲城門較尉常見帝著褐被縹紱半裒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見阜

晉景帝爲魏相征淮南時吳將諸葛恪帥軍於孫權所築東興堤左右結山夾築兩城使全端留恪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帝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帝從之

魏嘉平五年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帝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阻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有似強而弱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其勢自走諸將自不輕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輕進

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帝曰善乃使郭淮陳恭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母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

武帝太始中散騎嘗侍傳玄上便宜五事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禦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

初王濬平吳爲王渾所嫉所賞甚薄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陳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泌等並表訟濬之功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嘗侍領後軍將軍

成帝時蔡謨代郗鑒爲征北將軍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酌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乃上疏以爲先以許鑒今不宜斷且覽所上者皆積年勲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簡文帝初爲撫軍執政王彪之爲廷尉時當南郊帝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以爲郊祀必赦至

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

後魏明元時崔浩爲祭酒晉軍在雒議欲以軍絕其後帝問浩浩對以爲不可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故與卿同其甘也

文帝時源賀出爲冀州刺史上書乞寬刑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從邊久之帝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徒充北蕃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濟之理旣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言利實廣

矣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

孝文爲太子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聘彭城劉長榮陽鄭慤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泛舟天淵池謂郭祚翟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尚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弱柔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爲然乃不令



恂畫入內

鄭道昭為國子祭酒表請崇尚儒學孝文詔曰具卿崇儒敦道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不至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

高道悅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時孝文將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廻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之帝詔曰省所上表深嘉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德然後明所以不用有繇而為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廻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為棄物脩繕非務舟楫無章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

矣深薄之危撫陵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帝遂從陸路

隋文帝時崔仲方為虢州刺史上言論取陳之策帝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畧帝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

唐高祖武德初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為劉武周所攻棄軍還京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

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繇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切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法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旣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

太宗貞觀十六年七月丁酉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等爲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卽日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帝曰此言是也朕將年五十已覺衰怠旣以長子守器東宮第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嘗憂慮頗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卽分義情深非意闕闞多繇此作其王府官僚宜限以

四考

褚遂良爲黃門侍郎貞觀中鴻臚寺奏高麗莫支離貢白金遂良進曰莫支離虐殺其王九夷不容陛下

丹府元龜 聽納 卷之十一  
已云興兵將示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耻若受其貢何所攻伐太宗納焉

張玄素爲景州都督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及卽位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機已多虧失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旣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有司奉職誰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寓縣所求天下不過十數

人餘皆保邑全家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侍御史

高宗時太尉長孫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帝無不優納之

玄宗先天二年詔貶特進李嶠爲太子率更令時嶠子暢爲處州刺史嶠隨暢之任先是韋庶人臨朝嶠密表請令相王諸子皆出京師帝於宮內獲其表以傳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說曰嶠雖不辨順逆

然亦爲當時之謀議非其主請不追討其罪帝從其言因有是命

姚崇爲紫微令玄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召宋璟蘇頲問其故璟等奏言今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陛下宜增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帝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隳壞恐神靈戒以東行不便耶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緣舊制歲月茲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頽此旣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

相會不是緣行乃隳四海爲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豐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爲人行幸非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舊廟旣毀爛不堪修理望移神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帝曰卿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疋所司奏七廟神主遷於太極改造新廟車駕遂幸東都因命崇五日一參仍入閣供奉甚承恩遇

宋璟爲侍中時太嘗卿修國史姜皎兄弟當朝用事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奉請稍抑損之

玄宗勅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並以優閒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宜放皎歸田園以恣娛樂又玄宗東巡璟復為畱守帝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維邑為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帛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戒終身

肅宗至德中李勉為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人詔並處斬因有仰天嘆者勉偶過問之對曰某被脇制守官非逆者勉入而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點汚者

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寇逆也帝遽令奔騎宥釋繇是歸化日至

李揆為中書舍人至德中宗室請加張皇后翼聖之號肅宗召問之揆對曰臣觀諸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翼聖今皇后之號正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比蹤景龍故事哉肅宗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肅宗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

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

德宗建中四年末避難遷於奉天以城隘不可久議幸鳳翔且依張鎰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竊聞移幸鳳翔未審虛實帝曰有之復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士皆朱泚舊兵今泚悖逆此中必有同惡相濟者臣尚慮張鎰不能久奈何擬幸鳳翔帝曰朕行計已決試爲卿駐駕一日屬鳳翔後營將李楚琳殺張鎰自爲節度使乃止

貞元十二年信州刺史姚驥舉員外司馬盧南史准例配得有典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閒冗無職事於典而納其直凡五年計贓六十千文又云私買鉛燒黃丹詔令刑部員外郎裴澥監察御史鄭楚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往按之並召對於延英德宗曰必須評審無令漏罪銜寃三人將退澥獨立奏曰臣覽姚驥奏狀云南史取直典紙筆雖於公法有違在情可恕德宗曰此事亦應其有但未知燒鉛事何如澥曰燒鉛爲黃丹格令不禁准天寶十三年勅鉛銅錫並不許私家買賣蓋防私鑄錢亦不言不許燒黃丹然南史違勅買鉛不得無罪三司

使至江南今忽緣小事令往非唯罷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為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參軍告其非法朝廷唯令大理評事往按近大曆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賊犯三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丕往推今姚驥所奏事既無多臣若堪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要三司盡行德宗曰卿言是也可召楚相等來及至乃賜坐曰朕惜於理道處事未精裴漉所奏深合事宜卿可宣付宰臣但行舉一人往按問十八年三月以前攝東都團練使齊總為衢州刺史

給事中許孟容上表封還時左補闕王武陵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繇是詔書留中不出明日雨不視事特開延英門召許孟容對帝慰諭開納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

憲宗元和五年九月復以吐突承璀為左衛上將軍依前知內侍省事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承璀嘗建謀征討無功而還於是諫官上疏懇論帝從之間一日降為軍器等使

六年十一月宰臣李吉甫奏永昌公主所立祠堂不如置墓戶以克守奉劫日帝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

祠堂事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  
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三二十戶百  
姓當揀官戶謹信者委之吉甫等拜賀帝曰卿此豈  
是難事有關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  
多邪卿但切思規正無謂朕不能行也

册府元龜